

宋

會

要

恩惠

宋會要居養院 養濟院 涵澤園等雜錄

居養院始於唐之悲田福田院元符元年詔鰥寡孤獨貧乏不能自存者以官屋居之月給米豆疾病者仍給醫藥崇寧五年始賜名居養從淮東提舉司之請也五年淮東提舉司言去濟坊涵澤園並已奉朝廷賜名其居養鰥寡孤獨等亦乞特賜名稱詔依京西湖北以居養為名諸路准此紹熙五年九月十四日明堂敕文在法諸州每歲收養乞丐訪聞徃徃將強壯情及有行業住家之人計屬所屬胃監支給其委實老疾孤幼貧乏之人不露實惠仰今後須管照應條令從實根括不得仍前縱容作弊其臨安府仁和錢塘縣養濟院收養流寓乞丐亦仰依此施行不得徒為文具如有違戾去處仰提舉司平司覺察按治施行內有軍人陳汰離軍之後殘廢廢疾不能自存在外乞丐之人仰本軍隨營分措置收養毋致失所自後邪祀明堂敕亦如之慶元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廣東提刑陳晔言竊見所部十四郡多是水土惡弱小官貪于近闕絜累遠來死於瘴癘者時時有之孑累貧乏不能還鄉遂致狼狽晬搏節財用起宅子六十間專養士夫孤遺又買官民田及置房廊拘收錢米割倉庫各一所凡入宅居止者計口日給錢仍以其餘遇有二廣事故官員扶護出嶺量支路費

欲名其宅曰安仁倉庫曰惠濟尚慮向後不能相承却致流落之家復至失所乞行下本司得以遵守從之曄條具事宜么一遇二廣官員事故家屬不能出嶺願就宅居止者每家給屋一間七口以上二間止一買到田每歲秋成委官收納拘收到房錢椿備支遣一計口給錢米十五歲以上每口日支米一升鹽菜錢一十文十五歲以支米一升一家不過七口口一廣官員事故孤遺扶護出嶺支給路費自二十貫至五十貫止一過往事故官員不願出嶺舊有叢園就內葬一在宅之人亡歿支錢三貫嫁女五貫娶婦三貫一官置錢米曆子付各家收掌不許預借一置碁基簿一面本司徵賞庫一面本州軍資庫收掌一依文思院式置斛斗各二十隻分給逐莊收管一錢米竊慮官司移易比類借兌常平錢米法施行嘉泰元年三月十一日和州言以本路提舉韓挺申請置居養院收養孤老殘疾不出外乞食之人起造屋宇支給錢米揀選僧行看管軫恤本州去年二月於城西路逐買民田修築塙圍五十三丈九尺創建居養院根括到鰥寡孤獨無依倚人六十九口每人日支米一升至歲終共支米一百七十二石八斗五升今來已行收買材植物料起造到養濟院一所計瓦屋二十五間置造應于合用床薦什物器用之屬約可存養一百餘人

計支用錢三十二百餘貫米二十石並係博節那融支使即不敢支破朝廷錢物乞行下提舉常平司及本州照會常切遵守如遇歉歲闕乏許於本州別項米內借撥候豐年拘收撥還輪差僧行各一名主字點檢粥食分差兵士充火頭造飯煮粥洒掃雜使把門使喚輪差醫人診候病人用藥調治有過往人卧病在道路店肆不能行履許撻桿入院官給錢米藥餌候安可日再給錢米津遣還鄉以養濟一百人為率一歲約用米四百七十餘石錢六百貫文根括到含山縣桐城度安湘城太浦四圩課子米今項置藉拘催委自歷陽知縣令大軍倉文受置歷收附寄一撥充養濟院支用如有餘剩即充給散貧民或散施貧病藥餌之用專差巡轄兼監知縣檢點通判提督從之

列傳 恩惠 神宗 居宗 居宗

恩惠

宋會要

神宗

居宗 養院 養濟院 漏澤園 等雜錄

元豐元年
元祐九年

神宗熙寧二年閏十一月二十五日詔京城內外值此寒雪應老疾孤幼無依乞丐者令開封府並拘收分學于四福田院住泊于見今額定人數外收養仍令推判官四廂使臣依福田院舊有看廳每日持與依額內人例支給錢賑濟無令失所至立春後天氣稍暖日中書省住人所有合用錢于左藏庫見管福田院錢內支撥 元豐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知太原府韓絳言在法諸老疾自十一月一日州給米至次年三月終止河東地寒與諸路不同欲乞本路州縣于九月以後抄剗自十月一日起支至次年二月終止如未支有餘即至三月終從之 元豐二年三月二日詔開封府界僧寺旅寄館柩有不能養歲久暴露其令逐縣度官不毛地三五頃聽人安葬無主者官為瘞之民願得錢者官出錢貸之每喪過二千少收恩人詔提舉常平寺事陳向主其事以向建言故也使向言在京西祥院均定地分收葬遺骸天禧中有牧畜給左藏庫錢後因臣寮奏請裁減事遂不行今乞以戶絕動用錢給瘞埋之費六月向又乞選募僧寺護養主恩例並從之其及三千以上度僧一人三年與紫衣師號更令主管三年額再住者半此舊案元祐二年十二月十六日詔畿縣貧乏

不能自存及老幼疾病乞丐之人應給米豆勿拘此令 元祐元年九月
二日詔開封府依舊杖每歲冬月巡視京城凍餒者吏部差待閭小民
同職員盡地分賑賑畢付福田院據實數中戶部提監察御史蔡誦言也
十月八日詔解寨孤獨貧乏不能自存者州知通縣令佐賑官為養之
疾病者仍給醫藥監司所至檢察閱視應店養者以戶絕屋居無戶絕者
以官屋居之及以戶絕財產給其費不限月分依乞丐法給米豆若不足
者以常平息錢充居居養不能自存者罷從詳定一司以令所請也 徽
宗崇寧元年八月二十日詔置安濟坊先是確知開封府吳居厚奏乞諸
路置將理院兵馬司差撥刺有三人節級一名一季一替管勾本處應干
事件並委兵馬司官提轄管勾監司巡按點檢所建將理院宜以病人輕
重而異室處之以防漸染又作厨舍以為湯藥飲食人宿舍及病人分鞋
重異室逐處可脩居屋一十間以來今將運司計置修蓋于是有旨仍依
賜名九月七日詔解寨孤獨應居養者以戶絕財產給其費不限月依乞
丐法給米豆如不足即支常平息錢道棄小兒仍應存乳養十一月十日
河北都轉運司言乞縣置安濟坊今依提轄從之 宣和二年四月六日
戶部言懷州中詣路安濟坊應干所須並依解寨乞丐條例一切又用常

平錢斛者詳欲應于安濟坊所費錢物依元符令並以戶絕財產給其費
若不足即以常平息錢充仍隸提舉司管勾從之五月二十六日兩浙轉
運司言蘇軾知杭州日城中有病坊一所名安樂以僧主之三年醫愈百
人與紫衣乞自今管勾病坊僧三千滿所醫之數賜紫衣日引部牒各一
道從之仍代為安濟坊 三年二月三日中書言州縣有貧無以葬或家
死暴露者甚可傷惻昨元豐中神宗皇帝嘗詔府界以官地收葬枯骨今
欲推廣先志擇高曠不毛之地置滿津園凡寺觀寄留輜楨之無主者若
暴露遺骸悉在其中縣置籍監司巡歷檢察從之四日中書有言請以滿
津園葬產縣及園各置園籍今罷置權封鎖令替移以園籍交後監司巡
歷取園籍照檢應葬者人給地八尺方坑二口以元寄所在及月日姓名
若其子孫欠世兄弟今葬字號年月日悉錫記觀上立奉記識如上法無
棺槨者官給已葬而子孫親屬談認今乞改葬者官為開葬塋籍給什軍
民貧乏親屬願葬滿津園者聽指占葬地給地九尺無故若放牧悉不得
入仍于中置置屋以為祭葬之所聽親屬享祭進荐並著為令從之 四
年十月六日詔京師根本之地土化所先解墓掘獨與貧而無告者每患
居養之法施于四海而未及京師殆失自近及遠之意今京師雖有福田

院所養之數未廣新寒感暑窮而無告及疾病者或失其所朕甚憫焉可
令開封府依外州法居養鰥寡孤獨及置安濟坊以稱朕意十二月十九
日與元府言竊惟朝廷置居養院安養鰥寡孤獨及置安濟坊醫理病人
多有行業僧管身外有見管簿歷自未止迄今頗與抄轉收支難資以出
細之事今欲乞差軍典一名除身分月報外與比附諸司書手文字軍典
每月添支米鹽菜錢一貫文有犯依重祿法并予帶平錢米支給所有紙
筆之用量行支破其外縣差本縣手分一名兼管抄轉收支一年一替如
蒙施行乞下有司頒降諸路帶平磨司施行使之二十八日詔自京師至
外路皆行居養法及置安濟坊猶慮雖非鰥寡孤獨而癯老疾廢者司貧
之吏不能自存緣物文遂不與居養朕甚憫焉可主吏依當職官舊奉詣
寔許與養速看文行下其安濟坊醫者人給予歷以書所治療瘥失歲終
政會人數以為殿軍仍主定賞罰條格或佗司奉行不謹致總津不能下
先外路委提舉常平司京畿委提舉刑獄司常切檢察外路仍兼許佗司
分巡皆得受訴都城內仍許御史臺糾劾 五年八月十一日詔諸漏津
園安濟坊州縣限人數責保正長以無病及已斃人充者杖一百仍先
次施行二十一日而高有言新差江南西路轉運判官祖理奏竊見漏津

固州縣奉行尚或減製埋瘞不深遂致暴露未剖陛下所以愛民之惠望
詔訪州縣凡漏澤園收瘞遺骸並深三尺或不深三尺而致暴露者宜令
監司覺察按劾以聞從之九月二日詔曰居養院安濟坊漏澤園以忠天
下窮民比嘗申飭聞猶就緒而慮州縣怠于奉行失于檢察仁澤未究卿
提舉常平司信加提按毋致文具減製城寨鎮市戶及千以上有知監者
許依諸縣條例增直務使惠及無告以稱朕意十月九日准東提舉司言
安濟坊漏澤園立乙亥朝廷賜名其居養歸寡孤獨等亦乞特賜詔稱以
昭惠澤戶部契勘已降部有批奏京西北路提舉司申請以居養院歸併
漏澤準此大觀元年三月十八日詔居養歸寡孤獨之人其老者並年
五十以上許行收養諸路依此先是崇寧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南部教
內一項云已詔天下置安濟坊漏澤園訪聞州縣但為文具未盡如法並
仰監司因巡按撥舉委曲檢校每季具已較正數及施行逐件事理次第
聞奏至是河東路提點刑獄照檢到事件故有是詔八月二十七日真定
府言居養院安濟坊兩處所管出納官物并日逐抄轉簿曆及供報文字
多是繁多若共差軍典一名顯見兩處勾當不前伏望各差軍典一名并
添支錢米等並乞依已得指揮從之諸路依此詔十月詔在京遇冬寒有

乞丐人無衣赤露往往倒于街衢其居養院止居寡孤獨不能自存之人應遇冬寒雨雪有無衣服亦招人垂收入居養院並依居養院法二年四月五日知荆南府席震等言按江縣居養人成通一百一歲依下縣依條就賜絹米酒訖契勘居養人年八十以上依條許支新色白米及紫錢九十以上每日更增給醬菜錢二十文夏月支布衣冬月初衣絮被況如成通年踰百歲若只循前項八九十之例竊慮未稱朝廷惠氏之政欲將居養人成通每日添給肉食錢并見增給醬菜通為錢三十文者冬月給綿絹衣服夏單絹紗綾裝着仍乞諸路有百歲以上之人亦依此施行從之八月十九日工部言邢州鉅鹿縣水李縣官私房等益被淹沒詔見在人口如法賑濟如有孤遺及小兒並側近居養院收養詳見前案四月二日手詔居養安濟漏澤為仁政先欲解寡孤獨養生送死各不失所而已聞諸縣奉行太過甚者至于設供張幅酒饌不無苛擾其立法禁止無令過有姑息十二月十六日三省言戶部奏詔居養安濟日來官司奉法太過數州縣受貳可申明禁止務在適中有詳自降元符法節次官司起請增添若依舊遵用慮諸路奉法不一欲依元符令并崇寧五年秋頒條施行詔從之昨頒條注文內疾廢作廢為疾并依所奏並罷四年八月二十五日詔

四月二十日
六月二十日
二月十九日
三月二十日
四月二十日

解暑孤獨古之窮民生者養之病者集之死者葬之患亦厚矣比年有司
觀望殊失本指至或置蚊帳給肉食祭醮加贈典日用既廣糜費無藝少
且壯者游惰無國康食自若官帑之察弊孰甚焉應州縣以前所置居養
院安濟坊漏澤園許存留外仰並遵守元符令餘更不施行開封府創置
坊院悉罷見在人併歸四福田院依舊法施行遇歲歉大寒州縣中監司
在京中開封府王開泰聽旨內遺棄小兒妻室須乳者所在保明聽依宗
寧元年法准乳政和元年正月二十九日詔居養歸審孤獨等人昨得
指揮並遵守元符令自合逐年依條施行不須開泰聽旨外如遇歲歉或
大寒令別加優恤若須候開泰得旨施行竊恐後時仰程舉司畜度施行
訖奏諸路依此十二月二十四日詔居養安濟仁政之大者方冬初寒宜
務收恤諸州郡或施廢當職官停替開具供申并令開封府依此極察九
月二十二日詔令歲節令差早即令天氣稍寒令開封府自今使迎觀收
養寒凍倒卧并無衣衣露乞丐人十一月十九日尚書省言居養院安
濟坊漏澤園比來提舉常平司官全不復有察民之無告坐視不救甚失
朝廷惠養之意詔自今居養安濟漏澤園事務運提刑監青司並許提舉
在京去御史臺彈奏四年二月一日兩浙轉運司官鎮江府在城并外從

縣居養院安濟坊並不置造布絮衲被給散孤老孱弱之人未副惠養之意費用布絮被支費錢數不多即非過有滯欠錢物欲應居養院安濟坊寒月許置布絮被給散蓋卧証依所乞許置諸路依此二日臣察言訪聞諸路民之寔老而正當居養定病而真欲安濟者往往以親戚誠認爲名虛主業隨時遷逐使法當收卹者復被其害官吏相蒙無以檢察欲令今後州縣居養安濟人遇有親戚誠認處委不干收官一有寃寃者許置及休明不更與同罪仍不以收得差官原免從之四月十八日新和穎昌府在直躬言朝廷以居養安濟忠濟縣寡孤獨欲冬月遇寒雪異常許權不限數支訖聞奏從之五年二月十七日詔居養院見居養居舍止此月二十日住罷可更展限十日六年正月五日知福州趙靖言縣寡孤獨居養安濟之法自崇寧以來每歲金活者無慮億萬乞詔有司歲終總計路全活之數宣付史館從之十月十八日周封府尹王革言本府今年冬月吏部差小使臣于都城裏外救寒凍倒卧并拘收無衣赤露乞以人送居養院收養會到吏部所差當班使人即無酬獎惟乞經班使再差人備差及三月以上減一年平兩月以上減一年一月以上減半年曆有止是班使專法本府別無立定酬賞欲今後應救濟無遺聞深有所部依班使酬

貢外管勾四月以上特減二年磨勘不及四月者以管勾逐月日比附者
即短使依減年酬賞從之七年七月四日成都府路提舉常平司言准稅
或都府路提舉常平司所請居養院孤寡小兒內有可教導之人欲乞入
小學聽讀本司遵奉施行外所有違人衣服襦褲欲乞于本司常平頭子
錢內支給置造仍乞與免入齋之用詔依餘路依此八月十六日提舉淮
南東路常平等事鄧子崇言凡居養院遺棄小兒許官觀寺院養為童行
庶得所歸從之八年七月十二日詔諸州縣鎮寨及鄉村道路遇寒月
過往軍民有寒凍僵仆之人地分合千人即時扶昇送近使居養院量給
錢米救濟不願入院者津遣出界違而不送者委令佐及本地方官職官
覺察監司巡歷所至照核宣和元年五月九日詔居養安濟等法嚴久
實惠更滋不慮可令諸路監司嚴飭使者分行所部有不虔者劾之重寔
于法二年六月十九日詔居養安濟漏津之法本以施惠困窮有司不
明先帝之法奉行失當如給衣被器用舟顧乳母及女使之類皆資給過
厚常平所入殆不能及天下窮民飽暖衣猶有餘時而使軍旅之士康
食不絕或至道途四方非所以為政之道可參考元豐惠養乞馬舊法裁
立中制應居養人日就稅米或粟米一升錢十文者十一月至正月加米

炭錢五文有小兒並減半。其濟坊錢未依居養法醫藥如舊制。漏津園除
葬埋休見行保法外餘三處應資給若齋醮等事悉罷。吏人公人自額及
請給酬資並令戶部古曹裁定以聞。七月三日詔在京乞丐人大觀元年
閏十月依居養法指揮吏不施行。十四日戶部言奉詔居養要濟漏津之
法可恭考元豐惠養乞丐舊法。載立中制應資給若齋醮等事悉罷。吏人
公人等自額及請給酬資並令戶部古曹裁定以聞。本部今裁定外。路軍
州軍寧四年十二月敕居養要濟坊差軍與一名續承大觀元年八月敕
各差軍與一名。今欲依舊居養院要濟坊共置一名。每月給錢一貫。又充
紙劄之費。詔依舊酬資並不施行。十月十七日京畿提舉常平司言大觀
元年三月敕居養鰥寡孤獨之人其老者至年五十以上許行收養。近奉
詔參考元豐惠養乞丐舊法。載正刻應居養人日給錢米數。日見遵依施
行。緣元豐政和令諸男七女六十為老。即未審且依大觀元年指揮為或
合依元豐政和法令。詔依元豐政和條令。降指揮曰。為始日前人特免。改
正七年四月十一日尚書省言冬寒倒卧人更不收養乞丐人倒卧街
衢。竿數之下十日所視人所嗟惻。聖明在上深所仁憫。立居養以救其困
所費至微。而恩渾主深合行修復。從之。聖德皇帝高宗建炎元年六月十三日賜

京師物價未平致鮮寡孤獨不能自存之人艱食除開封府依法居養外
今留守司檢察如法居養如錢物不足是令用教中留守司天津^縣月三
日詔曰諸處流移老弱到行在者日夕飢餓可尋委官具數量支米錢賑
濟死亡者委諸寺僧行收殮計數給賜度牒務使定惠如子存沒以稱朕
意 紹興元年十二月十四日通判紹興府朱瑛言紹興府街市乞丐稠
多被旨令依去年例日下賑濟今乞委都監抄劄五廟界應管無依倚流
移病患之人發入養濟院仍差本府醫官二名看治堂行二名煎煮湯藥
照管粥食將病患人均籍累及一千人以上至末年三月一日死不及二
分給度牒一道及五百人以上死不及二分及錢五十貫以上二百人以
上死不及二分及錢二十貫並令堂行分給所有醫官醫治過病患人產
愈分數比類支給若滿一千人死不及一分將與推恩如有死亡之人欲
依去年例委會稽山陰縣尉各于城外踏逐空閑官地埋葬仍委踏逐官
照核無令暴露其養濟院及外處方到未曾入院病患死亡之人去年各
到僧宗季收斂願人槿^牌出城掩殮令縣尉監視置厝拘籍無及百人次
第保明申朝廷給度牒詔無覆殮及二百人與給度牒一道餘依所乞
紹興二年正月二十四日都省言昨駐蹕紹興府無過冬寒例行賑拯

今據詳臨安府春初偶雨雪頻併弄街市不無寒飢之人竊慮狂有死相
詔臨安府委兩通判并都監分頭詣置廳干事件至依詔與府已得指估
施行三月二十六日中書門下有旨臨安府賑養乞丐人三月一日已行
放散各無歸所詔臨安府更賑養一月候夏熟取有罪閏四月三日臨安
府言被旨乞丐人更賑養一月合至四月二十九日滿詔更賑一月
年正月二十六日詔臨安府兩通判依法收養仍仰兩通判常切躬親
分都監將街市凍餒乞丐之人盡行依法收養仍仰兩通判常切躬親
管毋致少有死損如稍有減裝所委官取旨重作施行仍日具收養人數
以聞四年二月十九日兩書有旨賑濟乞丐自來保過冬寒收養至春
放散即無立定放散自日詔今奉府鈞度日限以聞奉府乞欲支散至一
月任支後之十月二十八日臨安府言昨來已蒙朝廷依詔具府已得
揮于戶部支降錢米今奉府置院賑養乞丐之人續蒙朝廷依常平乞
法每人日支米一升小兒減半今奉府依例賑給詔依年例賑濟仍日
人數以聞六年十一月二日詔今臨安府自今月十一日為始依年例
濟施行其後每歲降詔至同此制二十二日詔天氣寒凜今平江府于
妙制乞丐與臨安府已降指詳賑濟 七年閏十月十九日詔天氣寒凜

貧民乞丐今建康疾速踏進舍屋于戶部又撥錢米依臨安府例又散伙
就緒日中取朝廷指揮為始收養十三年九月十五日上曰諸處有瘡老
瘡疫之人可依臨安府例令官司養濟此窮民之無告者王政之所先也
十月十四日臣奉旨欲望行下臨安府錢塘仁和縣諸逐近城寺院先要
濟坊遇有無依倚病人今本坊量支錢米養濟輪差醫人一名專司看治
所用湯藥太醫熟藥局開或有死亡送舊福濟園埋瘞于是戶部至今欲
乞行下臨安府并諸路常平司仰常切核察所部州縣遵依見行條令將
城內外老疫貧乏不能自存及乞丐之人依條養濟每有病人給藥醫治
如奉行減裂違例即仰按治依條施行役之十一月八日南郊教老疾貧
乏不能自存及乞丐之人依法籍定姓名自十一月一日起支米五養濟
至次年三月終病者給藥醫治訪聞州縣視為文冊不實由憲監司亦不
檢察致多失所甚非惠養寬恤之意仰提舉司及州縣當職官遵依條法
指揮多方存恤養濟其有病患亦仰如法醫治不得減裂 十九年十一
月十四日二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二十五年十一月十八日二十八年
十一月二十三日南郊教三十一年九月二日明堂教同此制十四年十
二月三日而高戶部員外郎邊知白言伏觀陛下惠恤窮民既有養濟給

乘惟恐失所歲所存活不可數計獨死者未有所愛往往散瘞道側實為
可憫居養滿澤蓋先朝之仁政也後來滿澤園地多為豪猾請佃不惟已
死者斷發掘之惡而後死者失掩埋之所欲乞責身臨安府及諸郡凡滿
澤及園志使收還以葬死而無歸者發政施仁之方掩骸埋骨為大寬中
興之要務也上曰此乃仁政所先可令臨安府先次措置中尚書省行下
諸路州軍一體施行十二_日宰執百僚賀雪上因宣諭曰天下窮民宜加
養濟孟子所謂文王發政斯仁必先施四_日者尚慮州縣奉行減裂可再
降指揮行下于是令諸路常平官嚴切約束州縣如法奉行其所用米料
並仰于常平諸色米內前期取撥撥備依時給散務要寬及貧之母今少
有失所仍令逐路監司同共覺察十三日臨安府言被旨措置漏澤園
葬無歸者本府欲下錢塘仁和縣拘收官私見_而佃元舊漏澤園四至丈
尺為藩牆限隔每處選募僧人二名主管收拾埋瘞及二百人歲遣中朝
廷吏_或紫衣一道逐處月支常平錢五貫米一碩賻給僧人妻_並逐_處檢
察不得因緣科率搔擾上曰可令諸路州軍嚴臨安府已行事理一體_聞
置施行仍令常平司核察十五年六月二十三日漳州言崇寧_間推行漏
澤園埋瘞無主死人所擇_擇格棺木絮紙酒件作行下工食錢破_破磚_磚磚_磚

死人姓名鄉貫以十字文為號遇有職認許令給還每年三元春冬照祭
緣違件條格燒燬不存乞明降指揮施行于是戶部言今欲下諸州縣
如妻係無主即于常平司錢內量行支給仍每人不得過三貫文如有法
理應無今令千人作弊糾擾立令本司常切不住檢察如違亦仰按治施
行聞十一月六日戶部言京西常平司開具諸州軍府已拘收措置信蓋
到滿澤園地段及召募僧人每月支給常平錢米管看內有隨州信陽軍
並無常平錢米支給于是戶部言今乞下京西常平司如妻有見聞常平
錢米去處于係有錢米內支撥應創施行使之十六年十一月五日上宣
諭輔臣曰居養安濟漏澤先帝之仁政居養安濟已行之矣惟漏澤未嘗
措置宜令條具添入十日南郊教習走乞已約束如法養濟其元而無
歸者舊法宜漏澤園歲已降指揮令諸州依做臨安府措置訪聞尚有
未就竊去處可令諸路常平司疾速核舉措置施行無致暴露錄同十三
年之制十二月十四日給事中致拂言仰惟國朝愛育元元者垂意甚備
以居養名院而窮者有所歸以安濟名坊而病者有所療以漏澤名園而
死者有所葬行之累年存歿受賜望中銘有司詳明居養安濟漏澤之政
約中措置今可久行務使實惠均被達通詔令戶部有詳措置申尚書

十七年二月二十六日臣蔡言伏望中飭有司詳明漏津園之政酌中
播量今可久行務使惠均被詔令戶部有詳指置其後戶部言今指置
款之行下諸路常平司鈐未覺察州縣常切遵依見行條法指揮施行庶
使死者得以義理以稱朝廷寬恤之意稍有奉行減製違戾去處仰按
治依法施行 十八年八月十九日臣徐言即縣土漏津園以惠天下死
亡者各得其所州縣奉行減製所屬監司全不按舉欲望舉行之俾死
無人瘞斂者有困以義理之詔令戶部有詳其後戶部言所置漏津園承
降指揮依條法指揮下所屬州縣遵守施行若有違戾去處按治依法施
行從之 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權發遣秀州郭珉言民之飢貧不能
自存者每歲仲冬例加賑濟可謂愛民如子視民如傷矣是宜州縣守令
遵承聖訓以廣寬惠然往往有元非飢貧巧為計騙得以與藉而固窮無
告却或弄道望中嚴守令寬心撫察庶幾惠及鰥寡且無虛費詔令戶部
檢坐見行條法中嚴行下二十一年十月十七日軍執言自十一月一日
為始臨安府支養乞馬人錢未上回此事所濟極大當苦寒之時貧不能
自存之人官給錢未養濟遂可存活 二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南郊啟

已詳指揮州縣舊有漏澤園去處復行措置收殮暴露骸骨緣其間地段
多是為人占佃縣道徇情不行措置仰監司州郡常切點檢 二十三年
十月二十二日上諭輔臣曰外政養濟院奉行減製酒今寔給錢米以施
寔惠乃詔戶部核坐見行條法申嚴行下 二十四年十月十二日三省
言年例今臨安府自十一月一日支給錢米養濟乞丐上曰此一事活人
甚多可降旨行下二十六年閏十月二十七日詔臨安府養濟乞丐當此
雪寒委榮蕤常加檢察依時支給錢米毋令減尅及員名承請稽在實及
貧民仍具知稟奏聞十一月五日試而書戶部侍郎兼詳定一司教令王
侯言臨安府每歲收養飢凍貧乏老弱殘疾不能自存乞丐之人凡用錢
米近十餘萬不為不多矣可謂仁政之所先也倘官吏失于稽畫則宜收
而棄以壯為弱或減刻支散或虛立人數如此之類其弊多端不可不察
雖已不住行下臨安府約束而慮習為常事虛費邦財有害仁政望嚴詔
守臣俾戒飭當職官吏稽在廣行收養無致遺弃躬親監臨盡數支給如
有違戾按劾以聞其外路州縣亦乞將指揮施行詔令戶部核坐見行
條法申嚴行下 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九日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
事朱倬言以見郡縣之間自冬徂春所給乞丐錢米例皆付之胥吏遂使

收糧者數口之家皆預足請而貧屢無以自存者及并遺乞今每歲抄別
委州縣長吏今在郡邑者貢之杜甲育副在村落者貢之保正副長結罪
保明使無遺漏役之十月十八日上諭輔臣曰近日理會乞丐人錢米
事所用錢米數日不少聞官司不留意多被胥吏輩冒名支請其是乞丐
人未必皆得又諸路州郡支帑平糶賑濟往往止及城下其外縣鄉村亦
皆不及甚非發政施仁之道可與措置革去惡弊務要寬惠及民宰臣湯
思退等奏曰恭稟聖訓當令戶部措置施行二十一日戶部言乞行下諸
路州縣委自今令躬親措置貢委坊正耆保抄別貧乏乞丐姓名盡數收
養不管漏落仍立貢出榜許諸色人陳告訛名冒請及減剗作與之人所
罪追償施行今常平司常切覺察役之同日權戶部侍郎林覺言乞措置
兩縣并在城兵官公吏及甲頭如抄別貧民姓名不實及自行訛名冒請
錢米許榜色人告每一名賞錢一十貫至三百貫止犯人令臨安府根勘
依條計賊斷罪追償者有不係貧乏乞丐之人進貢斷罪施行從之 二
十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大理評事曹選言秋冬之交委官詣定乞丐姓名
計所賑之米撥付監官三日一給其間疾病不能如期而至者官吏隱蔽
入已欲望行下郡邑吏散之際或有疾病而不能來請者令監司看付團

甲就給不得減尅守令覺察不得違次從之二月十三日詔臨安府養濟
乞丐合至二月終住罷今天氣尚寒與庚午月 後又庚午月 三十年二
月十二日中書門下省言朝廷支降錢米令臨安府養濟乞丐至二月終
住罷詔天氣尚寒與庚午月九月二十三日浙西常平提舉楊侯言乞丐
臨安府錢塘仁和兩處每歲養濟貧乏不能自存之人今連縣知縣兵官
抄別開具姓名結罪申知縣官聽定各用紙封臂用印給牌置厯每五日
一次當官支給如有冒濫不實立賞錢一百貫文許人陳告將犯人斬罪
其元抄別官吏並行照責又兩浙轉運司言浙東西州縣乞丐既各處依
條收養及自能經營無疾病值恤之人並不合入今來養濟四院所有本
府街市西北流寓合收養之人欲依楊侯申明立賞出榜約束妻兩縣丞
再行審聽當官依散每一十人爲一甲追相妻保如甲內有冒名及請許
諸色人陳告如所妄官故怠阻節許經本府陳告合干人因奉行乞取錢
物及冒名支請錢米之人並依重祿法當職官亦具名申奏照責從之
二十一年九月七日知漢州王葆言川蜀地狹民稠貧屢者來衣食不給
遂致乞丐在法每歲于十月初差官檢察内外老疾貧乏不能自存乞丐之
人非慵墮者籍其姓名自十一月一日起及無人日及未或立一升七歲

養濟院

續志卷之三

以下減半每五日一次併給至次年三月終止錄州縣自軍興以來常于
田土多出青止是義倉米一邑其上件米惟充災傷以備賑給平時雖
以擅行支散令養濟支輝既無常平錢本何以給散欲乞如開常平米主
去歲許于見管義倉米內通融應付日後如有收到常平司田地收撥并
斛運旋撥運往之孝宗隆興元年十月十四日詔天氣而寒其街市飢
凍乞丐之人令行措置養濟可令臨安府自十一月一日為始其合用錢
米并約束事件並依前次指揮每歲飢凍乞丐之人令臨安府措置養濟
率以十月十五日抄劄十一月一日為始依散錢米至次年二月終住天
大人日天來一升錢一十文之小兒減半以二月天氣而寒後降指揮又
展半月逐年逆為常例二年閏十一月十六日詔臨安府內外百姓不
能自存之人每至冬月各計口數大小日支錢米養濟訪聞而有土人或
因赴調因居旅邸或因轉徙流離道路累經盤竭鐘粥不給情寔可憫令
臨安府專委官于城內外如有似此之人更切覈實量度支給係官錢米
以休賑恤十二月十二日權發遣臨安府薛良朋言奉府奉詔取撥常平米
委兩通判賑給飢貧之人今措置分委曹職官同廟官于在城并城南北
廂巡門抄劄實係飢備別無經營之家及流移人間具姓米支米半月大

人每口一斛五升小兒減半委兩通判踏逐城南北廟寬潤寺院置場照
關子支給常平米見管不照得昨來于有倉下界雜場封椿米內借撥二
萬石陳撥到一千二百碩外有一萬八千八百碩未曾取撥欲望行下者
倉照會據本府今來賑給米數逐旋應副候散訖具帳銷破照依戶部每
料支二十碩係散盡絕接續支給二十二日權發遣臨安府薛良朋言被
旨日來雪寒臨安府近城多有飢貧之人今取撥常平米賑給已委兩通
判于城南城北置場支給外今據通判常理明堅常中日來多有鄉村及
毗近州縣飢貧人戶聞知本府賑給米斛乘勢前來陳乞支給若或一舉
支給而慮人衆所支米斛至多若不賑給又恐有失朝廷寬恤之意今特
置政將日後鄉村及毗近州縣到來飢貧之人分委錢塘仁和縣尉躬親
驗實如委貧乏給牌押赴泰濟院每人日支米一升錢一十文之小兒
減半從之 乾道元年正月一日南郊赦在法病人無總麻以上親同店
者所有服所屬官為醫治訪聞比來客旅寄店舍寺觀遇有病患避尤
看視赴逐出外及道路暴病之人店戶不為安泊風雨暴露往往致斃深
可憫憐可令州縣委官內外檢察依條醫治仍加存恤及出榜鄉村曉諭
月具有無違戾去處以聞乾道三年十一月二日十六年十一月六日而

郭敦並同此制十九日詔已降指揮州軍災傷去處委官措置賑濟詔聞
臨安府城內多有乞丐之人顯見抄剽未盡今臨安府分通判日下措置
將城內乞丐書行抄剽依已降指揮賑濟不管漏落仍具已賑濟過人數
申尚書省從中書門下請也二十二日權發遣臨安府薛良朋言本府見
依已降指揮支破錢米收養乞丐近緣浙西州軍水傷而有飢貧人戶多
在本府城內外求乞宿慮開食本府欲支撥常平義倉米料委官于近城
寺院一十二處酌給散養濟詔依本府依本行存記給具平江
鎮江府台有常州州照應臨安府已行事理取撥常平米糶運養濟施行
二月八日臨安府言收養乞丐所支錢米內米提舉司支撥到八千石外
日今養濟乞丐是間乏至多今約度支撥七十碩應到詔將義倉米
內取撥五十碩應到支散施行十一日知縣具府趙令眼言本府見行賑
濟雖先就在城置場煮粥給散養濟緣城外鄉村間遠宿處飢流人奔避
不及今措置更于城南大馬寺城西道士莊添置兩場隨所大小均乏人
數並約定時辰煮粥給散以草壘之災仍備粥葉屬存養從便宿泊及
將空錢官令主首事管支給或恐內有病患之人官給藥料并差職醫
及分委職官通判職官簿尉日逐往諸場提督照核詔如人數稍多更令

添場依此賑濟二十六日監察御史程叔遠言臣聞凡人平居無事飢飽一失其節且猶疾病隨生況于久飢之民相比而集于城郭秦深饑暖其不生疫疫者幾希故自古飢荒之餘必繼之以疫厲熙寧中浙西荒旱取民于城而餓殍之死者至五十餘萬比嘗秦乞更于郊野設粥賑散今飢民聚于城外而就粥者不下數萬人頗聞浙有病者有棄者臣畧聞之域內給棺斂者已至七十餘人富庶殷殷不已日者常詔有司擇空閑屋宇以安秦之又命醫撰劑以療治之可謂德意周至矣然臣竊以爲衆之所聚疾容易成轉相漸染難以復治謂宜亟敕府縣親行科作多出文榜凡有家可歸有卿可依者許其自陳給以糧米使之各復歸業仍官給文引俾就歸業之處請粥或米以存恤之至于無所依歸之人乃今就病坊安養從之二十七日詔常州無錫縣見有士民率米煮粥俵散被水飢民富慮米斛不繼令本州就便于本縣和糴到萬畝田米內支撥一千碩仍委縣官一員同共監視煮粥按續奏濟無令失所從中書門下請也二十九日詔臨安府見行賑濟飢民訪聞其間多有疾病之人富慮關要服餌令醫官局于見賑濟去處每處各差醫官二員將病患之人診視醫治其合用藥于和劑局取撥仍日具醫治過人并用過藥數中尚書從中書門下

請也三月十四日權發遣臨安府詳良朋言今來已是春深正當農務兼
 承夏將成諸處流移飢民利于日前賑濟該粥以致將未荒廢農業無所
 指望今措置諸處雖未設粥欲自四月十五日止罷仍諭期出榜告諭其
 壯健人欲到給到付與各人仰州縣不得拘催官私欠負并仰田主及
 糧稅務要安居不致離散其有疾病羸弱未能行履之人欲州縣逐家院
 散粥煎藥以待痊愈方可發遣回歸鄉里從之十五日敕中侍御史章服
 言近寄具劄子而奏賑糶利害乞下臨安府知通詳究措置條具未蒙施
 行聞今臨安府已得指揮欲于四月內並皆住罷據臣管見糶米有大半
 是街市糶人而流移僅居其半至如食粥者皆流移飢民疾疫乞丐之輩
 也朝廷既已賑糶又今散粥今忽同時俱罷事出不達似有未盡乞于未
 罷之前減作每人一升出糶旬日然後揭罷指日罷之蓋革之以漸人情
 所安不生惶惑至如散粥欲乞且展一月罷日仍量給粥米餘遣庶幾有
 以藉手不生怨望不至喧嘩從之內設粥給散飢民今奉府展至四月終
 四月二十二日詔臨安府城內外見今春濟飢民已得指揮展至四月終
 詔聞其間多有疾病殘廢等入深慮難以一槩便行住罷令姜誥詳良朋
 詳考古同本府通判漕司屬官各一員遍詣散粥及病坊去處公共措置

躬親揀點將妻室疾病殘廢癯老羸弱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見在病坊之人史限限半月給散粥藥養濟既而兩浙路轉運判官姜說言賑濟飢民深憐憫壯健願還鄉及有經濟之人各已給米使之自使外有其餘飢病之人已申朝廷每日人支米一升各令月造粥鉢給歷五日一次支請令尚有五千二百七十四人見行養濟緣目今新米成熟街市米價減落今來請米之人易于求趁不致飢餓乞降指揮七月終住罷支散從之十月十一日詔諸路州縣老疾貧乏乞丐之人在法以常平米斛養濟今來天氣尚寒養濟月日不遠當應奉行派發本副朝廷惠民之意令戶部復坐條法指揮申嚴行下須管依時支給錢米如法養濟務行寬惠從中書門下請也十二月二日詔浙西常平司于奉司新糴到米內取撥二十碩應副賑濟歸止不能自存之人大人每日支米一升小兒五合內有寔殘廢患病不能經營之人每日更添支鹽菜錢二十文即不得妄有支用二年八月十五日詔令鎮江府建康府守臣括青到貧乏歸正人大人每日支米一升小兒五合內有寔殘廢患病不能經營之人每日各更添支鹽菜錢二十文省指揮到日子常平錢內支破至乾道三年五月終仍請逐空閑官屋應別居住或間數不足將將見貧屋人日納房錢或半十

二月四日浙東提舉常平司見管沒官田產收到租課內貧乏不能自存
及乞丐之人未立條將米常平司見管沒官田產收到租課內給散緣自
出賣諸司官產皆已賣過即于常平司別無所入致將州縣所管常平司
義倉米權行散給戶部看詳義倉穀在法唯充賑給不得他用有礙上條
照得本司近中到諸州縣通共糴到常平米一十四萬三千餘石下本
司仰據諸州縣令各收養乞丐的寔合用米致于前項糴到常平米內通
融取撥應副從之

淳熙元年八月九日詔臨安府以買到

北上門外場

橋東地充漏澤園埋瘞遺骸及日後無

主死亡軍民亦聽埋瘞九月二十六日詔臨安府東青

門外駒子院地將一半充漏澤園撥付殿前司埋瘞亡

歿軍民

從殿前司請也

三年九月三日詔平江府守臣陳峴取

會開趙所創義冢及僧庵元費用錢物申朝廷給還并

賜庵名廣濟禪院給田五百畝先是開趙於平江府買

山立義墳埋瘞西北人并庵建造庵舍左司員外郎陳

損言費當出朝廷故也四年六月十七日江州都統皇

甫侗言乞於江州福星門外收買空閑田段將所部諸

軍亡歿之人就彼埋瘞從之

紹興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南郊赦在法諸州縣每歲收養乞丐自十一月一日為始至次年三月終止訪聞近來州縣往往將強壯有行業住家之人公然違法計囑所屬官司并團頭貌驗養濟冒濫支給錢米其委實老疾孤幼貧乏乞丐之人正當存恤緣無屬記漏落姓名以至不霑實惠深可憐憫仰諸州縣今後須管照應條令從實盡行根括不得仍前冒濫支請縱容合干人作獎令主管常平官常切覺察其臨安府仁和錢塘縣養濟院每歲收養流寓乞丐亦仰依此施行不得徒為文具致失朝廷存恤之意如有違戾去處仰提舉常平司覺察按治施行

嘉泰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南郊赦文在法諸州縣每歲收養乞丐訪聞往往將強壯慵惰及有行業住家之人計囑所屬冒濫支給其委實老疾孤幼貧乏之人不需實惠仰今後須管照應條令從實根括不得仍前縱容作樂其臨安府仁和錢塘縣養濟院收養流丐乞丐亦即依此施行不得徒為文具如有違戾去處仰提舉常平司覺察按治施行內有軍人練汰離軍之後殘篤廢疾不能自存在外乞丐之人仰本軍隨營分措置收養毋致失所 自後郊祀明堂赦亦如之

宋會要官田雜錄

高宗建炎元年五月十五日知江寧府兼江南東西路
經制使翁彥國言准朝廷指揮委官拘收籍沒蔡京王
黼等庄田變賣收充糴本竊詳逐家莊田元租與人戶
歲收淨課今若此立租及主戶所得稍損一二分以優
佃戶自是欣然承佃官歲收租自有常入比之出賣官
吏作弊計會輕價所得之直不多利害較然詔依租課
與減二分 三年正月十四日江南西路安撫都總管
司幹辦公事賈公睦言應天下坊郭鄉村係省田宅見
立租課有名無實荒蕪墮毀至於無人佃賃昨因赦出

賣州縣口稱尋永公案不見無憑給賣欲乞詳酌行下以見賃錢數依樓庫務自來體例紐折田產以佃租依鄉原體例紐折並依建炎元年五月一日赦文收贖出賣如輸納價錢違限復沒入官別召人承買見今西北流寓人衆乘時給賣則官私兩濟准條官戶許買不許佃賃仍乞分明行下戶部看詳建炎元年五月一日赦文止合出賣崇寧以來因買樓坊場河渡及折欠官物沒納田產如委實元祐公案不見欲依本官所乞依鄉原體例紐折出賣其應冒占係省官田宅之家指揮到日限半月許人戶自行陳首依祖來租課輸納佃賃如無舊額即比近隣立定租課為准如違限不肯並依見

行條法從之 四年二月三日知永嘉縣霍彞言本州
四縣見管戶絕抵當諸色沒官田宅數目不少並條形
勢戶詭名請田每年租課多是催頭及保正長代納公
私受弊欲乞量立日限召人實封投狀請買限半月折
封給最高之人內有林靈素沒官屋宇為元估價高累
榜無人承買乞行下本州減價出賣詔並依兩限半月
今來所賣田宅係要贍軍支用全在州縣當職官吏協
力措置如敢高擡下估虧損公私遣官按視比近田土
舍宅稍有高下官員取旨竄責人吏杖脊配海島 七
月九日戶部言湖州見賣拘籍到蔡京等田產遵依指
揮出榜立限召人贖買如累榜不售即乞量減價其地

且令見租佃人承佃候有承買人離業所賣不致荒廢
自餘州縣亦乞依此從之 十三日發運副使宋暉言
浙西召人承買收贖沒到蔡京等田產既無文籍稽考
即官吏得以為姦別生欺隱乞依隱匿戶絕財帛物法
計所直准盜論斷罪仍許人告以所告田產准價給三
分充賞所賣杜絕姦弊詔應官吏干繫人欺隱根柢不
盡不實或小出價錢並依二月三日指揮斷罪仍許人
告賞錢壹佰貫文 紹興元年六月九日臣僚言諸路
州縣係官田產緣當時估立租額高重產主逃移展轉
勒隣人承佃破壞家產輸納不及遂致逃移至有累年
荒廢無人承佃者並是科較保正長及甲頭典賣已產

代納租課每年有追呼之擾而所入無幾如向緣興崇
三舍召買田產贍學或有因抵請市易官錢營運或買
撲坊場或赴場監請並通出田宅抵當多是計會估量
官吏田宅牙人虛添畝角增擡錢數其賣贍學田人恐
致敗露且依虛增畝角出名抱佃三年間便即逃移及
買撲坊場抵請並貨抵當市易人因消折錢本送納官
錢不足所屬依條拘沒元通產業入官雖重估計恐畝
角錢數不實依法合勒元估人補償以此通相計囑只
依元估數或量損畝角紐立租數出榜召田無人願就
又勒元業人承佃以是輸納不充規避科較不免逃移
更有逃戶絕戶田產因估量田宅牙人等乞覓逐處社

甲不從故重立租課亦無人願佃其間不幸踏逐作職
田丘段不問有無催督愈峻逐項積弊不可槩舉監司
州郡既見逐色官產已有合納租課定額遂行督責所
屬縣分官員苟且逃責吏訟為姦抑勒隣保及產業相
隣人分招承認上戶用情推免纔行勘會亦復計囑雖
實隣人妄作無隣供具往往下戶坐受抑勒無所伸訴
其間又有一戶產業條許人全業承佃佃人逃移亦是
勒有隣人分佃屋宇新麗田園膏腴悉歸上戶其貧乏
下戶雖有佃名實無所得緣此亦致逃移延及催科保
長甲頭逐年代納租課為害不細內蓋產已係人戶私
典賣自舊來雖有許用逐年子糾消欠指揮其間佃人

入納子斛已過元數緣元降指揮不許挑段遂致官司一例追催今有至三四十年間入納子斛不知幾何雖累經赦宥特降指揮不得拘催已是淨產而益案人吏意在規求並不除放至今每歲拘催及至人戶略行計囑即便沉沒原引吏指為衣食之源而官實無所入乞下逐路提舉鹽事司檢會前後所降蠲除赦文指揮施行外有上件及該說不盡諸色官產並不專置一司或行下諸路州縣分明開具土名產段坐落四至召人實封投狀承買詔並依仍委逐路提刑總領措置田事各許置幹辦官一員並朝廷選差其請給人從等依監司下幹辦條例施行候事畢日罷 十一月二十二日都

省言浙西州縣籍沒到蔡京等田產昨委宋輝出賣訪
聞州縣官吏並緣為姦將根括到田產並不開坐地界
四至容縱鄰人以瘠薄私田等公然抵換欺弊百出詔
令宋輝限三日重別措置關防如何不致鄰人欺弊換
易事狀以聞仍多出文榜曉諭應今日已前有耕換易
之田限半月許令陳首特與免罪更不追理日前所收
地利如出限不首許地隣及諸色人告每畝給賞錢三
十貫於犯人名下追理犯人估所換田產價直計贓加
二等科罪地鄰人不告與同罪 二年正月十九日江
南西路安撫大使李回言撫州宜黃縣人戶熊富吳懌
等一百餘家昨拘籍田產估賣緣中下之家無力承買

今相度欲許被估人納錢收贖從之 六月二十九日
詔諸路委漕臣一員將管下應干係官田土並行措置
出賣仰各隨土俗所宜究心措置出榜曉示限一月召
人實封投狀請買仍置印歷抄上承買人戶先後資次
姓名限滿當本官廳拆狀區畫所著價最高之人賣到
錢數申取朝廷指揮其諸路漕臣若推行不擾早見次
第當議優加給賞如或視為文具隱蔽徇私奉行滅裂
並當重行黜責仍行下逐路照會七月二日詔諸路委
漕臣一員將應係官田並出賣各隨土俗所宜究心措
置若推行不擾早見次第當議優加旌賞如或視為文
具隱蔽營私奉行滅裂並當重行黜責 九月十九日

詔兩江轉運判官張致遠躬親前去取索浙西提刑司
行遣出賣官田案檢具違慢官吏姓名申仍行催督本
司官將未賣田產遵依已降指揮催所管州縣多出文
榜疾速召人依條實封投狀承賣除本州縣官吏公人
外應官戶諸色人並聽承買其未起賣田錢并租課應
錢米等仰子細檢勘拖欠去處疾速催促送納逐旋附
綱起發其官司擅支過錢米仰嚴緊催促當職官吏火
急依數撥還令提刑自責近限須管數足如敢出違今
來再責日限當職取旨重行竄責以戶部言浙西未賣
蔡京等田合納租課取會提刑司供報違慢故有是詔
三年三月十三日戶部言常平司見管閑田權令人

戶認納二稅却於常平倉送納候及三年依條出賣或
立定租課許人戶添租承佃給最高之人若召到人所
入租課與見佃人所入數同即先給見佃人仍先乞下
湖南提刑司照會施行從之 七月二十四日臣僚言
建州賊火勦滅之後官司籍沒到賊中同事田產不少
今來州縣報行引用去年住賣官田指揮一例更不推
賞止是召人請佃往往揀擇高腴減落頃畝小立租課
或致賊首親戚冒濫陳乞却要給還已分獎犒百端伏
望申明行下其住賣指揮自為舊日官田今來籍沒到
賊人田產自合依法出賣從之 十一月十日江南西
路轉運副使李弼孺言本部州縣自經兵火之後戶口

減耗稅額比舊欠折蓋因檢括荒田依閭稅租官吏奉行減裂今乞於本路州縣官選擇四員充專一點檢州縣根括拋荒田產整治簿書依條督責縣官下鄉逐一子細取見逃亡死絕拋荒人戶口田土合着稅租然後再令本州差官覆實置籍拘官戶部勘當欲下本司先將曾經兵火繁劇一縣依所乞推行若因此見得賦稅歸着不致搔擾即具事因申取朝廷指揮從之 四年九月十五日敕諸路州縣人戶所佃官田其間佃人逃死往往違法只勒四隣或本保代納顯屬違法害民仰諸縣令佐根刷如有似此田產量減租課依法召人承佃仍仰監司常切覺察諸路衙前因欠拘收抵當物產

在法許以子利償欠如依限納足却給元產限外不足
猶許租佃其間有自父祖以來因欠官錢歲月漸久官
司有失舉催子孫却將抵當為已業典賣有經三四十
年偶因告首便行給與告人仍追錢業為害不細仰諸
路州縣守令按籍根刷如有似此之類已經照刷者並
與銷落未及三十年者自今冬為始起理租課已前積
欠並與放免或願備元欠納者官給還元業再經半年
尚納不足即依理欠法施行如官吏用情並許越訴
五年正月三日臣僚言諸路州縣七色依條限合賣官
舍及不條出賣田舍並委逐路提刑司措置出賣州縣
知州縣委知縣令取見元管數目比做隣近田畝所取

租課及屋宇價直量度適中錢數出榜限一月召人實
封投狀承買限滿折封給着價最高之人其價錢並限
一月送納候納足日交割田舍依舊起納稅賦仍具最
高錢數先次取問見佃賃人願與不願依價承買限五
日供具回報若係佃賃及三十年已上即於價錢上以
十分為率與減二分價錢限六十日送納其賣到價錢
仰逐路提刑司總領起發赴行在送納內不通水路變
轉輕膏專充贍軍支用如官司報敢截撥借兌移易狀
乞朝廷重立斷罪詔依仍逐路專委監司一員江東路
轉運范振江西逢汝霖廣東劉仿廣西趙子嚴兩浙提
刑向宗厚福建呂聰問總領措置 三月二十九日詔

出賣沒官等田今年二月二十四日已降指揮監司州縣官吏公人並不許收買外其寄居待闕官願買者聽從福建路提刑呂總閱之請也 四月二日總制司言承送下專切措置財用司奏今條具下項一條官田地乞且截自宣和以後應可以賣者先委官根括候見着實頃畝四至即大字榜示人戶願買人名以時價着錢依已措置事理出賣庶幾歲月未久易於考驗不至紛爭兼多在形勢戶下取之無傷縱使巧為占吝亦須高價承買其宣和以前田地且令官司寬緩括責步畝增減租課改造砧基簿賣與不賣他日臨時相度元降出賣官田指揮即不顯年限今欲宣和以後應可以賣者

依臣僚所乞先次出賣其以前年分令諸路總領官續次相度申請施行今來召人承買係州委知州縣委知縣若論職事合在守令緣其間有貪有廉有才有否不可一槩委付欲令逐路轉運常平兩司不問職位高下州縣各精選一員同主其事如係職官以下許添破請給度相關繫無敢容私今相度欲依今年正月三日指揮州委知州縣委知縣取見元管數目比做隣近田畝所取租課及屋宇價直量度適中錢數出榜召人實封投狀承買賣到價錢州委通判縣委縣丞拘催計置起發其諸縣有實闕知縣去處即於丞簿內選委可以倚仗之人權行管幹候正官到日却行交割所有州縣應

估價檢察姦弊乞令州縣當職官並行通飭管幹施行
一竊謂賣田極易惟括實難此全在官吏得人然公
平者少容私者衆乞飭諭所委官司有違戾者當遵用
藝祖之法罷黜其合賣田舍承今年正月三日指揮州
委知州縣委知縣取見元管數目并二月二十四日指
揮令州軍先將但干照據簿歷子細剗刷的實合行出
賣田產名色地段頃畝物件先次置籍拘管申總領官
及承閏二月十八日指揮應州縣因剗刷失實別無情
弊並依被差檢覆戶絕財產根括不盡條法施行如有
情弊或為隱漏不實從所委監司具事因申取朝廷指
揮重賜施行今欲乞依已降指揮施行一看詳戶部前

後所具事節已如是詳備緣有省房租債一色多為官吏之家累世隱占有良田數百畝而歲納四五十十者有市井地段數十丈而歲納四五十錢者今却不係合賣七色之內議者謂田可增價出賣地可增錢召賃兼逃絕田土又有累年荒廢只是抑隣人保甲代納租稅似此一色若不量行減價或許放一二年官物決未有人承買檢准紹興四年六月二十二日戶部狀諸路州縣係官房廊白地園圃等自軍興以來或因賊馬殘破簿籍不存或逃亡未歸業或被膚死絕事故之類往往人吏作弊侵欺入已或為形勢之家強占起造更不納錢或非理減落元價蓋緣官司失於拘籍為弊日久失

臨官錢不可勝數今相度乞下諸路運司州委通判縣
委知縣限五日措置關防利害并如何可以革去僥倖
增收課入限半月陳首已承指揮伊所申條具戶部累
將上件事理委監司州郡條具未有申到去處今欲依
臣僚所申如有似此隱占之家許限一月詣官自陳依
本處體例添納租課仍與減免二分限滿不肯許人陳
告即以其地給與告人其告人所納租課亦減二分一
實封投狀已限一委開拆若措置未盡即限滿給賣難
以追改欲乞更令戶部詳細議定速行下諸路轉運常
平司令得遵執庶幾不失信於民間若慮速方被受稽
緩即乞更展一月今欲依臣僚所乞詔依措置到事理

施行 十九日臣僚言兩浙諸州自建炎中殘破之後
官司亡失文籍所有苗稅元額不登蓋為兼并隱寄之
家與鄉村保正鄉司通同作弊隱落官物至有歲收千
畝之家官中收二三頃者有歲收千斛之家官無名籍
者乞應詭名予戶隱寄田人吏有田產而無數配苗役
者被虜田產官司糾察不盡者聽一季或半年內許令
自陳紹興四年以前所欠官物一切不問委官根責專
切措置財用司言今來所乞與隱占官田頗同其立限
陳首免納稅課告賞等欲權依出賣官田指揮行下轉
運司仍限一季自陳過下州縣遵守施行從之 五月
十日臣寮言竊見兵火之後諸處戶絕田產不少往往

為有力人戶侵耕遂失官中逐年二稅免役之類其鄉
司保正等人公然受賂致使逐縣苗稅不能及額欲望
優立轉官資賞格仰諸州當職官與屬縣令佐竭力措
置根括土豪之家侵田戶絕田產仍立賞許人越訴如
州縣官吏巧作諸般搔擾若情理稍重者欲乞速竄嶺
表若事理稍輕亦當量其所犯科罪專切措置財用司
言根括失陷未有許行推賞之文今欲比附依命官磨
勘覆磨出稅租簿內虧失錢數立定賞格施行仍從提
舉司保明申奏從之 同日尚書省言近降指揮專委
逐路監司總領出賣係官田全仰所委官悉心奉行若
不嚴行賞罰無以激勵詔令戶部行下諸路所委官遵

依已降指揮疾速施行如奉行有方即優與推賞若有
違戾重行責罰 六月四日詔江東轉運黃子遊降一
官仍令江東提刑司取問申尚書省取旨施行以都省
勘會賣沒官田產措置留滯也 六年二月十二日臣
寮言兩浙東西江南東西福建廣南東西路所管鄉村
戶絕并沒官及賊徒田舍與江漲沙田海退泥田昨為
兼并之家作弊計屬人吏小立租額佃賃不盡歸公上
以降指揮將逐色田舍委監司總領出賣訪聞欲承買
人為見往年累次曾行出賣復行寢罷致有疑惑未肯
投狀逐項田舍依祖來條法自是合行出賣之數多因
州縣容縱佃人作弊障固出賣不行尋節次措置約束

事件及優恤見佃人先次取問願與不願承買及佃賃
年歲深遠亦減捐價錢公私皆便遂降上項指揮召人
承買是舉行祖來條法即非一時指揮與前來出賣事
體不同唯在官司遵守奉行日後永無改易理當申嚴
告諭詔令逐路總領賣田監司檢坐見行條法及節次
所降指揮大字雕印文出榜告諭人戶仰依限投狀其
買到田舍未為已業更無改易仍令戶部與監司州縣
除出賣田舍疑惑及增潤事合行申明外其餘並不得
申請少有更改各仰常切遵守施行 七年二月九日
戶部言江浙二廣係官田舍已降指揮委官出賣其江
浙州軍係官空閑田土并無主逃田又有指揮標撥充

官莊委是兩有相妨竊慮人戶疑慮不肯成合交易欲將應拘籍到賊徒田舍逃田並充官莊其沒官田舍等並依舊出賣從之 九年四月五日詔令兩浙福建江

南荆湖廣南東西四川路轉運司將今日以前人戶冒占田產舍屋每三縣於本州或不干礙縣分見任官內選委清彊有風力官一員如不及三縣亦委一員取見逃戶姓名田屋等數目逐一體究括青見係甚姓名人戶佃賃逐戶各有無官司給到憑據如無即係冒占仰本縣立定租課令依舊佃賃仍令所委官立定狀式鏤板遍下鄉村出榜曉諭許限一月投狀自首立租特與免罪及更不追理以前租課將逐項田舍令本縣置籍

一作九年十月十日

分明開坐鄉村人戶姓名著落去處合納租課數目逐一拘管如違限不肯許諸色人告其犯人依條斷遣及追理以前租課仍將所冒田產屋宇等項畝間架估計實直於犯人名下追理依見行條法給賞先次拘收沒官仍須管限一季結絕即不得關留人戶經宿及少涉搔擾如違取旨重行降黜候了畢令運司開具體究出首陳告田產頃畝間架合納租課數目與所委官職姓名分立等第保明申尚書省聖旨十年九月十日敕近因臣寮言出賣官田許人實封投狀承買訪聞州縣却有將見佃舍屋一例出賣事屬搔擾緣房廊屋宇自兵火以來多係人戶自備錢物修葺蓋元降指揮不曾許賣如

有違戾去處仰改正 十一年二月二十五日詔知德
清縣主簿王鐸特轉一官以浙西提刑向宗厚言本縣
田產首先出賣盡絕故有是命 十二年十月二十一
日戶部言常平司見出賣田產見今未有人承買若不
依舊令人戶租佃荒廢愈深恐出賣不行乞下諸路提
刑兼常平司并總領賣田官將見今未賣田產今見佃
人限半月添租三分依舊承佃如出限不願添租即勒
令離業其積年拖欠合催理租課並限一日納足仍別
召人再限一月實封投狀添租刻佃限滿拆封給添租
再高之人若無人刻佃仰總領官措置減價其拖欠租
課如限滿不足當職官具姓名取旨施行如失申及奉

行減裂委常平官覺察失覺察委御史臺彈劾從之

十三年二月三日戶部言欲將常平轉運司應管田產并提刑司所管賊徒田舍並遵依去年十月二十一日指揮施行內元係荒閑田土因人戶請佃園畧興修田產即自請佃日依今降指揮各理五年日限權免添租剗佃出賣令依舊承佃謂如請佃已及三年更合展限二年之類若不限滿尚有不愿添租之人依前項備坐已降指揮剗佃出賣施行餘路依此從之二十年四月六日戶部言契勘州縣沒官田土往往形勢之家互相剗佃今欲乞更不許人承佃並撥歸常平拘收與見興水利一就措置仍令轉運提刑茶鹽等司如有沒官田土即具數報常平司

拘收輒敢漏落從本部取旨重賜施行從之 二十一
年十月六日臣寮言贍士公田多為形勢之戶侵占請
佃逐年課利入於私家以致士子常患饔廩不給望詔
有司申嚴行下諸路提舉官常切覺察詔令戶部措置
并緣住賣度牒常住多有絕產令撥充贍學支用戶部
言除已行下諸路提舉學事官下所部州縣遵守施行
仍令本司常切覺察如有違戾去處即仰按治依法施
行外今欲乞令諸路州軍取見上件絕產各條是何寺
觀若干頃畝間架每年合收若干錢糧的確實數保明
無得隱落關報提舉學事官置籍拘管仍仰本司催促
諸州軍開具供申本司置籍將今來所撥絕產租課錢

物令項專委官封樁具數申取朝廷指揮支撥其州縣寺觀於圖經內各有所載去處近來僧道往往違法於所在去處擅置庵院散在民間若無敕額其所置田產屋宇亦乞依前項施行更合取自朝廷指揮內福州寺觀比之張守任內括責到寺觀常住所收歲終出剩數目並皆不同已行下福州密切體究的確收支數目亦乞委本路提舉學事官催促本州疾速開具候到審實別無侵隱開具供申叅照施行詔依措置到事理施行

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二日戶部言數內福建路寺觀係數多去處雖已行下本路提舉學事司開具竊慮往反取會遲延因致漏落今欲乞朝廷差官一員前去措

置施行從之

同日戶部言已降指揮差官一員前去

福建路措置寺觀常住絕產田畝今欲專委新除司農寺丞鍾世明帶行本職前去措置從之世明措置將寺觀田產除二稅上供常住歲用等外每歲贖錢三十六萬五千八百六貫八百四十五文起發赴左藏庫贖據知福州張澄乞添破童行人力米除豁外實計每歲起發錢三十三萬九千三百六十貫文有奇 二十六

一年二月三日戶部言江浙湖南福建路諸州軍自紹興二十年降指揮之後應常平司拘收到沒官戶絕等已未佃賃田地宅舍專委提刑總領出賣并四川二廣州縣沒官戶絕等田地除見佃人戶已添三分租課並令

人戶依舊承佃更不出賣外其餘有不曾添租田產欲
乞依今來措置施行自後應沒官戶絕等田地宅舍等
准此從之 六月一日戶部言諸路沒官田產近因鍾
世明申乞盡行出賣自後未有人承買其未買之田遂
致荒廢欲將已降出賣指揮更不施行令江浙湖南福
建常平司遵依節次所降指揮並撥歸常平司拘收召
人修葺佃賃其四川二廣見出賣田產自合照應元降
添租承佃指揮施行上曰建議出賣者不過利於得錢
若許許民戶租佃量出租課百姓必利之百姓足君孰
與不足乎沈該等曰陛下恤民務本如此天下幸甚
二十七年六月十五日江南東路轉運判官葉義問言

欲望將今日以後應拘沒到僧道置產及寺觀絕產並
行措置召人實封投狀增錢承買起理二稅從之 二
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知温州黃仁榮言因經界出僧
道違法田產即合照應見行條法拘沒入官欲乞將上
件拘沒田產盡行召人實封投狀出賣給與價高之人
仍舊令投納牙契供輸稅苗公私兩便如內有賣未售
之田合行權給租課亦乞先給見租種人紐租送納於
是戶部言已降指揮似此田產已撥充養士今欲依所
乞施行內契稅錢與免納從之 十月十七日詔戶部
將所在常平沒官戶絕田產已佃未佃已添租未添租
並行拘收出賣戶部措置一將諸路州軍應諸司并常

司拘收簿籍內合行出賣田地宅舍先次選委清強官躬親地頭從實勘驗取見諸實分明立定字號仍開具田地鄉分地名坐落四至膏腴瘠薄若干頃畝如有墳墓已墓埋在今日以前者尅留四至各三丈與為已業若所至三丈內或係別人已產即據所至給與不得侵越別人已產或所至三丈內係見今出賣水田塘之類止得以岸為至若墓地元從官地上出入者買主不得阻障宅舍亦間具新舊間架丈尺闊狹城市鄉村等緊慢去處並量度適中估價務要公當不致虧損公私如拘收沒官戶絕有畜產什物亦仰所委官取見諸實開具估價出賣州委知通縣委令佐如有荒田地多年不

曾耕墾者與買人免納二年四科稅賦一今州軍造木
櫃封鎖分送管下縣分收接承買實封文狀置厯一道
今買人於厯內親書日時投狀或有不識字人即令承
行人吏書記日時並於封皮上押官用印記入櫃限九
十日內倚郭縣分將櫃申解赴州聚州官當廳開拆其
外縣委通判縣分多處除委通判外選委以次幕職官
分頭前去開拆並先將所投文狀當官驗封開拆簽押
以時比較給賞着價高人內着價同者即給先投狀人
或見賃佃人願依着價高人承買者限五日投狀聽給
限外或稱緣故有失投狀之類官司並不得受詞所買
田產等並與免投納契稅錢每一貫文省止收頭子錢

四十三文省更不分隸諸司專充脚乘糜費行遣紙札
支用仍置歷收支具帳申戶部照會其承買價錢不以
多寡自拆封日為始並限六十日納足若違限納錢不
足其已納錢物依條並沒入官其田產等亦行拘收其
間如未有人承買田地宅舍聽見佃賃人依舊管納租
課一前承降到指揮止許諸色人并寄居侍闕官實封
投狀承買即不許當職官吏監司或本州縣在任官及
主管公人并本州縣公吏承買如有違犯依條施行外
許人陳告其所賣田舍等依舊還官仍以買價錢為則
每一百貫支賞錢二十貫除支賞外其餘價錢並行沒
官如價錢未納在官即以犯事人家財充一今來所賣

田地宅舍等專差重祿吏人承行州縣各差二人其差
出到地頭驗實官亦許帶吏人二名如因職事乞取財
物並依重祿法一今來所賣田宅其間若有見佃人已
施工力布種聽收當年花利管納租課內情願令買人
償其工直即交業者聽一今出賣田地如內有佃人自
造屋宇居住未能力承買官司量度適中立定白地
租錢令人戶輸納依舊居住元有出入行路在現出賣
地上者特與存留如不願佃上件白地願行折移者聽
其城郭內外沒官絕產白地已有佃賣人蓋造屋宇止
令依舊納白地租錢如日前計囑官吏作契低估價錢
即聽官司從實量行增減一今來應出賣宅舍其間有

見承賃人不願承買雖合給着價高人並限六十日般
移不得折毀作壞其見賃人有自添脩蓋造官司先次
取見詣實估定價直別項開說許今來承買人依價還
直如見賃人不願欲自行拆移者聽一其間見有人戶
爭理官司未曾與決限六十日須管給絕如合拘收即
行出賣 同日權發遣浙東提刑 邵大受言置買田產
皆有力之人緣懼物在重將見在產業詭名隱寄避
免色役今一旦承買官產即門戶驟增無由隱諱以致
遲疑不敢投狀今來欲將承買官莊每價直一千貫以
下與免三年物力一千貫以上免五年五千貫以上免
十年又出賣田地竊慮民間被人阻障稱某處可作宅

基某處可作墳地候他承買修治裁蔣了畢用親隣執
贖致不敢投狀今應承買官差之人已給賣後與免執
隣取贖及承買田產價錢元限六十日納足不足沒官
竊恐近日錢物最為難得錢一不繼便至沒官則人不
敢投欲將價錢分作三限每限各六十日取足始與交
業限滿不足十日內許人割買無人割買即錢沒官仍
許將金銀依時價折納如州縣官吏秤估價貫斤兩虧
民許經元納官司陳狀實封至本司重行稱估如委是
阻節虧損即本司按治行遣於是戶部言置官差物力
欲一千貫以下免一年以上免二年五千貫以上免二
年二稅和買役錢之類則依條供輸其價錢分三限第

一限六十日第二限三限三十日達限納錢不足十日
內無人剋買其已納錢物並沒入官田產等拘收別召
人實封承買餘並依所乞施行從之 二十九年二月
十七日權戶部侍郎趙令詔言江浙湖南福建川廣應
諸司沒官戶絕田產並行出賣今欲州委知通縣委令
丞根括出賣如能用心措置每賣價錢縣及二萬貫州
及五萬貫與減一年磨勘縣及四萬貫州及十萬貫減
二年磨勘縣及六萬貫州及十五萬貫減三年磨勘縣
及十萬貫州及二十萬貫轉一官如欺弊減裂出賣稽
遲令提刑司具所委官職位姓名申朝廷重行黜責人
吏斷罷及欲下諸路常平司依已降朝旨先次根括逐

州軍合出賣田宅細數及依温州作冊並限十日供申
戶部置籍拘催如依前減裂違滯從本部取會當職官
吏申朝廷重作施行并江浙福建湖南路州軍月具四
川二廣季具已未賣田宅數目并賣到價錢申部照會
如有見占佃形勢官戶及豪右之家欺隱占吞及用情
障固致人戶不敢請買仰所委官具名申朝廷重作施
行今來措置出賣田產萬數浩瀚若不委官驅考竊慮
散漫稽遲今欲專委郎官一員左右曹各差職級一名
手分二人貼司二人置籍揭貼排日拘催月具已未賣
田產及價錢數目申朝廷照會從之 二十二日權戶
部侍郎趙令諤言出賣沒官田宅見有承佃去處令知

通令佐監督合千人估定實價與減二分如估直十貫
即減作八貫之類分明開坐田段坐落頃畝所估價直
出榜曉示仍差耆保逐戶告示如願依減定價例承買
並限十日自陳日下給付如不願承買即依條出賣張
榜許實封投狀限一月拆封給價高人如限滿未有人
承買再榜一月自來合申常司審覈竊慮地里遙遠往
來稽緩欲令州縣一面估價給賣止具坐落頃畝價直
申司檢察其承買人計屬官吏低估價錢藏匿文榜見
佃人巧作事端故意阻障及所委官吏容心作弊即仰
常平司覺察取旨施行從之 二十七日新除直祕閣
知廬州黃仁榮言温州根括到田地頃畝見委官吏出

賣乞量立賞罰責以近限從之 三月二十五日詔公

吏等冒占係官屋宇限一月許見住人陳首與免坐罪

及追理日前合出賃錢令所委官拘收出賣如限滿不

首送所屬以違制斷罪仍許隣保限半月赴官陳告將

所告屋宇估定實直價錢以十分為率二分給告人充

賞若隣保限滿不告許諸色人陳告將隣保從杖一百

斷罪依此給賞如隣及告人不願給賞依估定價錢承

買者與減二分錢數其冒占應干係官田產隱稅租亦

依此施行從戶部郎官楊傑之請也 四月十九日兩

浙路計度轉運副使趙子滿等言本司昨承指揮將本

路浙西州縣官田土作營田耕種分三等立租召人租

佃拘收稻麥應付行在馬料支遣戶部言今來具到田地隸屬轉運司即係諸司官田依已降指揮令行出賣欲乞下浙西路常平司將前項應管田畝數目行下所屬照應節次已降出賣官田指揮疾速估定實直價錢多方措置出賣從之五月一日殿中侍御史任右言福建路江海畔新出沙田其民戶自備錢本興修數年之間償費未足與尋常逃移請佃官田事體不同本路提刑樊光遠方行申審而戶部便令出賣欲望少寬年限仍乞將見今所在州縣出賣官田申嚴其法使形勢之家不得更似日前多方占據仍重州縣當職官吏殿最之格詔令戶部看詳戶部言福建沙泥田經界指揮

後實打量人戶起理稅賦已承朝旨召人實封投杖承
買機三分錢與元佃人戶充還興修工本之費并田宅
有形勢豪右之家占佃已委官立罪賞根括出賣今所
陳沙田乞行下本路提舉常平司權行住賣其出賣官
田竊慮州縣奉行不虔亦乞申嚴行下從之 七月五
日戶部提領官田所言江浙等路沒官戶絕等田宅近
承指揮州委知通縣委令丞措置出賣及委逐路常平
官總領督責今欲將未賣田宅並依條出榜許實封投
狀自出榜日為始限一月折封以最高錢數取問見佃
人如願依價承買限一日自陳與減二分價錢給賣如
不願承買即三日批退給價高人若見佃人先佃荒田

曾用工開鑿以二分價錢還工力之費如元田熟田不在給二分之數限滿無人投狀再限一月若兩限無人承買即量行減價出榜召人買見佃人戶已買田宅既於官中依價承買却又增價轉于出賣或借貸它人錢物收買後冒行增價準折之類欲許諸色人經官陳告以所買田宅價錢三分給一分與告人充賞餘拘沒官別行召人實封投買人戶所佃田宅若有以前冒占及詭名承佃至今耕種居住見送納課米或稅既已施工力終是見佃之家欲並作見佃人承買今來賣田宅內有官戶形勢之家請佃往往坐占不肯承買如出違前項拆封日限無人投狀承買即依官估定價直就勒見

佃人承買如依前坐占不肯承買即仰常平司申取朝廷指揮施行投狀承買田宅拆封日見得着價最高合行承買却稱不願買者依已降指揮以所着價十分追罰一分入官欲將此追罰錢數限一月追理納足仍令常平司常切覺察如州縣不為追理及人戶不為送納即具名申取朝廷指揮施行出賣浙西管田已承指揮權住賣外所有其餘路分營田官莊屯田前後已降指揮即不該載今來並不合出賣訪聞常平司并州縣人吏不將前後措置多出文榜曉諭或州縣榜內更不寫出田段價直致出賣稽違欲下逐路常平司官嚴行覺察稍有違戾按劾申朝廷重作施行人吏決配及下兩

浙江東西湖南福建二廣四川提舉常平司疾速行下
所部州縣遵依施行仍令州縣多出榜文曉諭民戶通
知無令蔽匿若常平司不檢察乞令提刑司覺察按劾
從之 於是詔令逐路提舉常平官躬親督責嚴行檢
察欺弊如能率先出賣數多仰戶部具申尚書省取旨
優異推恩或出賣數少當行黜責州縣當職官能用心
措置亦於已立賞格外增重推賞或稽違不職令常平
官按劾聞奏重作施行 十八日詔嚴州分水縣令張
升佐宜興縣令陳迥縣丞蒲榮各特降一官資放罷以
戶部提領官田所賣逐縣所賣官田於一路最為稽違
故也 同日詔知秀州黃仁榮通判李文仲嘉興縣丞

唐叔玠各減二年磨勘以本州言嘉興縣已將發賣官
田錢數合該賞典故有是詔 二十七日戶部提領官
田所言乞下江浙福建湖南四川二廣常平司官疾速
行下所部州府知通督責屬縣令丞逐一子細根括將
見佃賃未賣田宅已滿一年與理為見佃賃之家依前
項已降指揮承買若未及一年者開封日將着價最高
人錢數先次取問見佃人如願承買更不減價若不願
承買即給賣與着價最高人如有違戾去處仰本司官
照應降指揮具職位姓名申取朝廷指揮施行從之
二十八日荆湖南路提點刑獄公事彭合言欲望詳酌
行下如有已行召賣未有人承買去處痛行裁減不得

抑勒民間自然爭售實為公私之利詔令戶部措置
戶部言乞下江浙湖南四川二廣常平司遵依節次已
降指揮即不得抑令田隣承買及追呼監繫搔擾如有
似此去處仍令本司依已降指揮施行毋致違戾從之
九月十一日詔浙東提舉常平都潔特轉一官以戶
部言比較浙東賣官田最多故有是命 同日中書門
下省言諸路出賣沒官田產州及五萬貫縣及二萬貫
已上各有立定遞增酬賞詔令戶部將州縣賣錢及格
應賞去處取會當職官職位姓名一面審覆推恩施行
三十年正月四日湖南提舉常平司何份言乞將本
路州縣未賣荒田更不依元佑定價錢並許人戶自行

坐所買田段四至隨鄉原例量度任便着價實封投狀
給與最高之人於是戶部言荒田無人開墾去處若與
已經開墾熟田一例估定價錢召人承買竊慮輕重不
均難以出賣盡絕欲下本司依所乞施行仍取見詣實
多方措置出賣拘收價錢起從之 三月十三日試右
諫議大夫何溥言祖宗出賣官田舊法止令人戶實封
投狀限滿折封給與價高之人比來建議之臣欲優卹
見佃之家許令減價二分依舊承買意固善矣而復為
一說以請見佃人戶已買田宅既於官中低價買過却
與外相見轉手增價出賣或借人錢物收買於後增價
準折若此等類並許陳告即行拘沒夫始憐其失業而

為之減價終設為轉賣之說而開其爭端欲望聖慈特
詔有司將前項申請已得指揮即賜改正明以示民從
之 四月十三日資政殿學士知潭州充荆湖南路安
撫使魏良臣言本州因兵火後百姓復業今已二十餘
年往往將本戶元供荒產節次私下耕熟不納官課已
行下諸縣令十家給為一甲從實供具已耕田畝輸納
二稅自今為始所有日前隱匿熟田漏納苗稅並免追
理如所供不實即令諸色人告首以新告田充賞仍每
畝支賞錢止於犯人名下追理所隱苗稅如本戶實有
苗田無力耕作即開具頃畝曉示人戶令實封投狀承
買又奏昨降指揮召人承佃荒田與免三年租課緣無

人願佃遂降指揮令人戶納錢承買却止免二年四科
稅賦委是輕重不等乞依請佃例與免二年從之 五
月十四日臣奏言吉州出賣常平沒官田產元估價錢
與提舉司覈實高下遼絕遂委提刑司看詳到數目見
係可出賣者約三十一萬貫而未售者尚居其半其餘
盡皆荒閑不耕之地雖乞委官相視量立中價召人承
買今以提刑司覆實之數校之提舉所虧者一十萬緡
而賣未盡絕尚未可知欲望特命有司行下所屬如有
召賣不行理宜裁減又除豁去處並令條具申省別委
監司審覆取旨詔令戶部看詳戶部言諸路州軍有人
戶見佃田宅出賣了當欲將未賣見佃田宅再限半月

仍於減免二分價上更減一分今後更不減價如限佃人依前執占今州縣召人承買如見佃人不願承買及曾人有承佃開墾成熟田產欲將來買田產於元定價上十分減免一分依條出榜許諸色人實封投狀給價高人無人開墾荒田近承指揮並許人戶自行開坐所買田產四至隨鄉原任便着價給與價高人其買人免納三年六料稅賦委是太優州縣自合遵守如有違戾去處常平司坐視為檢察亦乞令提刑司覺察按劾施行諸路州縣自降指揮及今多日出賣未絕却將未賣田產巧作緣故縱容見佃形勢之家及元拘没人戶坐估花利其所委官不協力措置是致遲緩欲乞行下江

浙等路提刑司官嚴行覺察如有違戾去處即仰按劾
重作施行州縣已賣未起錢數不即起發往往移易應
付別色窠名今乞下常平司官督青州縣所委官盡數
根刷日下起赴所屬送納從之 五月二十四日湖北
轉運司言被旨照對本路州縣皆以田畝定稅外照得
純州平江縣兵火後來復業人戶自陳種石以種定稅
二十五年因本州措置以丁定稅緣以種定稅人戶往
往隱匿量行供申以丁定稅有力之家往往將丁隱匿
并下戶丁多田少有丁而無田者有力之家僥倖下戶
不能應辦復行逃移若行經界却有不曾隱匿之家一
例被擾欲下純州平江應管人戶附近五家為一保逐

保自將見佃田同共打量實耕頃畝開具給罪保明文
狀赴官自陳每依舊納稅米二升四合鼎新上簿籍記
數目仍各置砧基簿遇典賣對行開收如有隱漏許諸
色人告委官打量將不曹納稅頃畝追十年合納二稅
仍將出剩頃畝給與告人為業犯人并保內人並從杖
一百科斷若係保內人自行告首與免罪依此給田詔
依逐司相度到事理施行仍限半年令人戶從實供具
赴官自陳 十月二十九日戶部言欲下本路轉運司
行下所部將人戶包占田土再限半年盡行自陳批鑿
照驗再限三年開耕如限滿不自陳并尚荒廢並依前
項已降指揮施行從之 以權發遣真州徐康言本州

兩縣自收復以來人戶歸業識認祖產及外人請佃荒
閑田地自有頃畝隣比界至多有包占謂之大四至今
欲乞立限半月或一季許歸業請佃人戶實具冒占之
數經所屬自陳官司於元結莊帳公據明行批鑿頃畝
四至批上即押付人戶照使其熟田已輸納稅賦自依
舊外其冒占頃畝未經開墾拘入官召人請佃故有是
焉 三十一年四月九日戶部侍郎錢端禮等言計聞
近來逐州縣出賣成熟田地已經限滿減價之後見佃
并承買人通同計囑合干人藏匿榜示却令人戶自行
着價入狀拆封止以狀內價高錢數便行出賣欲乞下
逐路提舉常平司官約束所部州縣當職官吏將未賣

成熟田宅依元估減定價錢多出文榜分明曉諭召人
增錢實封投狀承買候拆封日給賣價高人為業如有
依前減裂違戾去處即仰具姓名申取朝廷指揮重作
施行仍下逐路提刑司官常切檢察從之 十一月十
六日戶部提領官田所言節次承降指揮將浙江等路
應諸司沒官戶絕等田產州委知通縣委令丞專一根
括立賞出賣今來拘籍到王繼元房廊田園山地等乞
下臨安府責所委官多方措置出賣依前項立定錢數
格法或半推賞施行從之

宋會要

孝宗隆興元年十一月十五日戶部言昨上封者乞賣

常州無錫縣省田四十萬畝每畝直錢一十五千得青
委兩浙漕臣親相度今據申到止有十六萬六千餘畝
每畝價直二貫若許人承佃歲得上供省苗近四萬石
如行出賣深慮暗失上供省額乞將上件田住賣從之
二年四月五日湖南常平司言本路荒田將近六年
無人承買今欲將見佃并可以開耕者措置召賣外間
有難于開墾從州縣取見畝數撥付常平司召人租田
與免三料合納租課如願承買即仰適中估價給賣從
之 乾道元年三月三日戶部言浙西所管營田官莊
共一百五十九萬餘畝內有未承佃六十七萬餘畝緣
上件田產皆係肥饒多是州縣公吏與形勢之家通同

管占不行輸納租課乞委官根括出賣其冒佃人限半月陳首與免罪及所遁租課從之

二年十一月九日

權戶部侍郎曾懷言諸路沒官戶絕田產已賣到錢五百四十餘萬貫所有營田若便出賣竊慮權併候沒官田產賣畢申朝廷接續出賣其見佃人買者與減二分價錢從之

十七日戶部言諸路營田已降指揮令常

平司出賣今欲行下逐路常平司盡實開具頃畝紐計實價保明供申從本部置籍拘催所納價錢聽以金銀依市價紐折并許用會子應約束行遣事件並依元降出賣沒官田產指揮施行從之仍令戶部侍郎曾懷專一提領其錢起赴左藏南庫令項椿管

三年六月一

日三省言戶部乞出賣營田事今據兩浙運司具到本
路營田已佃九十二萬六千餘畝內二十四萬元無二
稅見只納租課一色外有六十七萬六千餘畝係元有
二稅更令貼納租課今來既令人戶用錢承買却合除
豁租課必須虧損馬料兼據四川總領所備坐興元府
申營田所收夏秋斛斗計八千餘石今若依江西例出
賣委是有虧租課竊慮諸路事體不一詔除四川外餘
路營田可令疾速出賣 閏七月二十五日戶部侍郎
曾懷言諸路未賣沒官田產計價錢一百四十餘萬貫
今欲乞下逐路常平司從實估價再限一季招人承買
二稅與免十之三從之 九月七日臣僚言在法品官

之家不得請佃官產蓋防權勢請託也今乃多用詭名
冒占有數十年不輸顆粒者逮至許人到佃則又計囑
州縣不肯離業乞自今應戶絕沒官田宅不以有見佃
之人並令州縣具頃畝間架經申戶部行下常平司估
價出賣從之 四年八月三日詔諸路常平司見賣戶
絕沒官田產及諸州未賣營田並日下住賣依舊拘收
租課其人戶承買而違限價不足者所納錢依條沒官
六年正月二十九日工部侍郎姜誥言昨令臨安府
出賣王繼元沒官田產屋宇其未有承買者尚多乞剗
下本府更量減一分價錢從之 二月一日臣僚言浙
西江東淮東諸處沙田廬場多為有力之家請佃包占

畝步昨據人戶供具計二百八十餘萬畝並未曾起理
租課乞行下估價出賣從之 七年正月十七日詔戶
部開具州縣沒官田產并營田項畝開架分作三等估
定價直具實數申尚書省從本部侍郎曹懷請也 八
年十一月六日詔諸路沒官田產屋宇并營田已降旨
令常平司開具三等九則價錢至今累月多未報到或
估到價直又太低少可委戶部長貳同郎官一員措置
合行事件限五日條具聞奏 戶部條具下項一今來
出賣諸路沒官田產屋宇并營田雖據逐州報到價直
緣當時所委官往往未嘗躬親肥瘠止憑牙吏作契或
將膏腴作中下等立價虧損官錢乞下諸路常平司別

委官審驗其實價申尚書省俟得指揮限一月召人承
買見佃人願買者就價中與減二分其賣到價錢計綱
起發赴行在左藏南庫送納一出賣沒官田產州縣知
通縣委令丞如能完心措畫縣及二萬貫與減一年磨
勘縣及十萬貫州及二十萬貫與轉一官若出賣稽遲
或比較數減申朝廷黜責一諸路安撫轉運提刑等司
有物籍到沒官田產屋宇并營田等乞令盡數闕報常
平司一就差官措置出賣並從之 九年正月十五日
詔將作監丞折知常前往浙西措置出賣營田並沒官
田產知常條具下項一乞朝廷劄下浙西常平官開具
營田并沒官田產色額數估價闕報本所其出賣田產

除本處當職官吏外應官戶公吏等並許依價承買價
錢委知通置庫拘收計綱發赴行在一恐有形勢之家
計囑隱名立價不實全藉提舉官并知通令佐盡實根
括如官吏所行減裂致有詞訴許從本所具當職官姓
名申取朝廷指揮一今來竊慮不能徧歷州縣欲暫委
官前往計置如所賣田產率先辦集乞從本所具職位
姓名申朝廷推賞或所行減裂亦當申奏責罰一田屋
宇除有人佃賃者合就所估價增錢承買外間有荒棄
田產及墮圯屋宇欲委知通令佐再行相視重裁價直
召人承買並從之 同日詔司農寺丞葉翥前往浙東
措置出賣營田并沒官田產

蘇軾奏并畫一大 閏正月七

日詔出賣官田如實係荒閑無人耕種或有人戶承買者與免五年十科稅賦從江東提舉張郊請也 二十四日三省言浙西人戶請佃營田逐年租課並納稻穀充馬料今既出賣即合起稅乞行下州縣並令依舊折納稻穀從之 二十六日詔浙東提舉司將人戶承買官產一十貫以上免差役三年五十貫以上免五年和買並免二年其二稅後錢自令計數供輸以措置官言民戶困於和買致有避懼故也 二月四日詔四川提舉常平司將諸州戶絕沒官田產屋宇委官估價召人承買其營田依昨降指揮權行住賣仍舊令人請佃先是資州言屬縣有營田自隋唐以來人戶請佃為業雖

名營田與民間二稅田產一同不應出賣故有是命
四月五日詔監登聞檢院張孝賁往江東主管官告院
周嗣武往江西措置出賣營田并沒官田產 五月三
日詔今來出賣營田並沒官田產屋宇內有見佃人願
承買者日前連欠並與蠲放或不願買依舊催理從措
置浙西官田所請也 十一日中書門下言今來出賣
沒官田產並營田如見佃人願承買即已施工布種者
依紹興二十八年指揮聽收當年花利輸納租課從之
六月二十五日權戶部尚書楊俛言昨承指揮令諸
路提舉常平司委官根括沒官田產屋宇并營田今據
兩浙江東福建廣東估到價錢四百餘萬貫竊慮州郡

不即措置故為遷延乞下逐司限一季出賣如無稽違
即與推賞外有江西湖南北廣西四川等路尚未申到
欲令限一月估價供申若有違慢申朝廷行遣其間州
縣或有收到價錢不即起發移易他用致有失陷其官
吏依擅支封樁錢論常平司失於覺察一例施行從之
七月十六日臣僚言近見戶部申請諸路並限一季
出賣官產拘錢發納且以江東西二廣論之村疇之間
人戶凋疎彌望望皆黃茅白葦民間膏腴之田耕布猶
且不徧豈有餘力可買官產今州縣迫於期限且冀厚
賞不免監銅保長抑勒田鄰乞寬以一年之限戒約州
縣不得抑勒如有違戾重置典憲從之 淳熙元年二

月十三日工部郎中徐子寅言昨勸諭正人請佃開耕官莊田畝及一百五十頃以下至一百一十頃以上部較及二年一百頃以下至六十頃以上部轄及四年依已降指揮白身人補正一資已授真命人於見今官資上轉一官資如元有借補再加借人乞朝廷斟酌補正即不收所種米斛令具各莊的實種過田畝依立定開耕賞格年限合補正部轄人姓名申樞密院乞給降付身從之六月十八日臣僚言伏覩根括沒官田產除兩淮京西湖北外盡行出賣期限一季繼展一年已賣者十不及二三蓋已賣者盡皆膏腴之田富家大姓計囑官吏牙儉低估價直却將中下之田高其價直是致

無人承賣今不若且令元佃之家著業納租一歲之間
猶可得米數十萬石兼亦不妨一面出賣從之 二年
正月十八日詔諸路州軍管下未賣田產如當來所估
未致盡實即別委官躬詣田所看驗色額高下從實裁
減估定實價出賣仍開具有無增損田畝以聞從前知
池州張掄請也 二十四日工部郎中徐子寅言近措
置淮東官田於楚揚泰州盱眙高郵軍共五十四莊招
集流移歸正種田人一千三百一十五名老小五千四
百二十七口蓋造屋宇二千四百四十九間給付耕牛
農具開墾田九百一十四頃九畝詔徐子寅特與轉一
官減二年磨勘五月二十五日湖廣總領劉邦翰言湖

北州縣應請佃官田并歸業人將見耕田土許自陳官
出戶帖永為已業聽從典賣將來合輸二稅分為三限
每年起一分若自陳不實許人告將所首田給與告人
從之 六月十一日詔民間元佃戶絕田產既行承買
即是民田既起理二稅其元佃租米並與蠲除 十月
十二日湖南漕臣李椿言本路陸地荒廢甚廣欲行下
所部州縣委官相驗見荒官地召人請佃止令量納身
丁錢不立租稅不許刻佃典賣置籍立標限半年栽種
限滿不栽種即從官召人請佃地利全給佃人地主不
得爭占從之 三年二月四日詔諸路將出賣田山等
並權住賣令見佃人依舊且行承佃其已承買納錢未

足與展限一季從臣僚請也 二十四日詔官田所限

十日結局其已未起錢專委戶部郎官嚴緊拘催赴封

樁庫交納 十一月十二日南郊敕官員職田在法以官

荒及五年以上逃田撥充往往州縣不問年限拘占以

致人戶無業可歸或聞有災傷須令舊數輸納租課如

有似此去處並仰日下依條改正除故如尚敢違戾許

人戶越訴

六年九年
明堂敕同

十二月三日詔諸路沒官田產

皆因公吏受贓劫盜停贓拘籍入官已經賣絕者不許

翻論或果冤抑須改正者止給元價不得復追買人從

中書門下省請也 六年二月三日軍器監主簿陳杞

言乞將沒官田沙田等出賣上曰在官之田不賣徒為

有力者計囑州縣請佃占據不若出賣則苗稅可補常賦於是詔應沒官田產屋宇并營田等並委提舉司措置出賣 六月七日詔諸路拘沒列入官田產令提舉常平司且住出賣候農隙日委官覈實如見得依法合拘沒之數別無詞訟令官吏給罪保明以聞從浙東提舉姚宗之請也 九月十六日明堂赦冒佃官田限一季聽經官自陳其欺隱過稅租並與除放十二年鄭十同 十年十月十七日浙西提舉王尚之言近根括到平江府五縣自淳熙三年以前出賣不盡官田及以後新收田畝創置簿籍抄上畝步佃戶租課數目若私家之砧基簿者庶幾有以稽考只平江一府已根括到田

產一十二萬四千二百三畝一角九步歲收官租二萬
一千二百三十三石一斗二升九合本司自行差官交
納別置租課簿發下諸縣委自令佐拘催銷落庶使常
平官租歲有所收或遇歉歲得以接濟詔其田籍令尚
書省用印給付浙西提舉司行下所部州軍遵依施行
十二年八月三日中書門下省言兩淮州軍人戶見
包占田土內未耕荒田淳熙七年五月指揮限五年開
墾其已耕熟田淳熙十一年十二月指揮展限一年令
人戶陳首起理稅租如限滿不首或所首不盡許人陳
告照得逐項包占田畝並合至今年限滿若不再與展
限竊慮尚有未首數目詔並自來年為始更與展限一

年如出限不肯或所首未盡許諸色人陳告照應節次已降指揮以見占田給賞將犯人依條施行日後更不再展 是日進呈前知蘄州趙彥丞奏准民冒占官田王淮等奏雖有指揮許人自首終是不肯盡首所以屢降指揮上曰並自來年為始更與展一年日後更不再展十一月二十五日淮西提舉兼轉運提刑方有開言安豐軍奏乞將民戶未開荒田更與展限一年奉旨令淮西提刑方有開詳所奏事理及照應去年八月三日已降指揮疾速具申尚書省有開照應淮鄉地廣人稀先遭殘破之後民力方漸稍甦若不更與存卹展限恐失朝廷撫摩邊氓之意欲將兩淮人戶包占未耕荒田

候今年限滿日更與展一年令其中首如限滿不首或
所首未盡許諸色人陳告以見占田給賞將犯人依條
施行日後更不再展從之淳熙十四年十一月十八日
詔兩淮人戶包占未耕荒田候歲終更與展限三年令
申官自首如限滿不首或所首不盡諸色人陳告以限
占田給賞將犯人依條施行仍令州軍多出文榜曉諭
以淮西安撫司言安豐軍壽春安豐六安霍丘四縣居
民常昇等狀蒙朝廷屢行寬恤及官司勸諭令認產著
業昇平經官識認田土在戶送納官課自乾道以來承
准朝廷指揮立以年限昇等假貸種糧置牛犂開墾營
運未幾因累歲旱傷客戶星散是致荒廢昨蒙本軍申

乞再限年邊民頗有生理得以安業今歲粗成薄熟第緣春間瘟疫流行耕牛死損不免變賣物業買牛荆漢間動經半年致有未耕之田又况當來雖蒙展限多是
一年未嘗有立定經久之法其不逞之徒於年限未滿之前妄行指射田產故意播擾今邊民不得安迹今來
昇等乞自淳熙十五年為始展限三年立為定限今邊
民恫意開耕昇等情願於三年限內每年於見納夏秋
課子上增二分俟耕遍日別聽官中指揮如三年限滿
尚有荒閑田土不以多寡乞盡數拘管入官聽從官司
自行措置不敢復有陳請故有是命 十三年四月十
八日戶部言竊詳在法諸沒官田產州縣不報所隸監

司拘收者杖一百夫人仍勒停永不收叙許人告紹興二十三年十月五日已降指揮令諸路常平司行下州縣今後拘收到諸色沒官田產屋宇并司獄承勘公事合拘收田產關報常平司拘收措置佃債續降指揮諸道使者各有司存人戶詞訴自合經所屬監司不許侵互受理前項條法指揮已自詳備蓋緣州縣却將已拘沒到田產屋宇等擅行撥充贍學或與寺觀及將合拘收佃債租課妄作名色支用不即關報所隸監司其已沒官田產往往並不照條與奪就經它司便行下給還所是請佃田產多是應付請求亦不從條施行今相度乞下諸路州縣并監司仰照應前項見行條法及已降

指揮如今後應有依條合行拘籍沒官田產屋宇等即時開報所隸監司拘收開具頃畝間架將合收佃賃租課報常平司拘催盡行撥入常平如或州縣尚敢違戾從提舉按劾施行所是人戶理訴沒官田產自合次第經由所屬監司若所斷不當果有冤抑合行改正給還請佃者重行勘證詣實如見得委合改正給還請佃即具前後因依報提舉常平司銷豁改正給佃施行庶幾不致走失常平租課窠名亦革它司請求擅自行下給佃及州縣妄用之弊從之先是新除浙西提刑勾昌泰劄子常平之官專以為百姓根本之備其豐凶歛散自有成法外所有沒官田產一項亦合拘收租課添

入常平緣常平雖專司其沒官田產却有立法處其諸司各隨私意不一一拘入常平或撥以贍學或與寺觀或別名色椿作本州本縣支用夫沒之於百姓當用之於百姓此常平之意也今徇私之吏乃敢妄立名件如此乞朝廷專立一法如諸司及州縣沒到田產或有違法不拘入常平者並科違制庶幾常平根本漸富以待凶年其二沒官田產雖專屬常平令諸司皆得與聞間有狡猾之人更不經由提舉司撰造事端經由他司稱拘沒不當或隱下事由就它司請佃其它司便行下州縣給還或給佃多是應副請求不顧條法洎至提舉司點檢再行拘收則人戶執他司已斷敢行不伏或經臺

部詞訴紛紜欲乞朝廷專立一法如今後人戶訴沒官田產拘沒不當及欲請佃只得經由提舉司受理庶以杜絕他司應副請求之弊而沒官田產不敢賤削奉旨令戶部相度措置聞奏以措置來上故有是命 十四年六月十三日臣僚言在法沒官戶絕之產逐時勝賣收到價錢常平封樁近年州縣不復勝賣其產歲歲增多盡為猾吏隱匿頑民冒占乞舉行出賣指揮盡數委官糴米添樁州縣常平米少處增修水旱之備從之於是詔舉路提舉司將截日以後拘到田產並置籍依條估賣其價錢令本司認數樁收每季開具申尚書省取旨以臣僚言伏覩近降指揮從臣僚之請將常平司

見管沒官田產盡行出賣專充常平糴本此誠今日先務也臣謂自今以前所有官田朝廷見行措置不敢復言乞自今以後依舊用常平免役之令如遇州縣拘到沒官田產並聽隨時出賣所收價錢專充常平糴本度幾積累本錢銷多豐糴歉糴循環無窮雖有水旱之變不足慮也故有是詔 淳熙十六年閏五月十一日浙西提舉史彌正言浙東路見出賣常平戶絕等官產如臨安一郡歲支米八千餘石今若盡賣常平田產則租課不復可得他日戶口日增所支乞丐等錢米益廣則義倉所入將盡耗於此所謂水旱之備全無指準乞將本路沒官田產及常平園田已籍在進冊者先行估價

出賣所得租課專充老疾貧乏丐等人支遣却將州縣
逐年所納義倉依法繕積脫有水旱州縣既皆有備免
致煩擾朝廷其淳熙十四年九月以後續收常平沒官
田產依已降指揮見行出賣其間未盡田尚有二萬二
千餘畝歲收官租二千五百餘石如蒙併免出賣臣當
逐一籍之進冊日後若更有增添庶可了得本路八州
每歲老疾貧乏乞丐等支用從之 紹熙二年六月十
五日詔平江府常熟縣拘沒到孫光嗣田六百一十五
畝一十步令提舉司出榜召人承佃歲收課子以為賑
濟之備 先是有旨撥賜本州通神庵永遠為業既而
臣僚論奏故有是命 十一月二十七日南郊赦官員

職田在法以官荒及五年以上逃田撥充訪聞州縣不問年限輒行拘占致人戶無業可歸間有災傷却令依舊數輪納租課並仰目下依條改正除放仍令提刑司常切覺察尚敢違戾許人戶越訴 同日赦在法盜耕官田給與首者訪聞兩淮州軍民戶見耕種田土往往多被流移人戶告首冒占頃畝意要規圖得業以致詞訴不絕淮民不能安業今後若實有寬剩地段許令人戶陳首就佃施行庶幾可以息告許之風民戶不致被擾 四年八月三日臣僚言諸州軍官田并逃絕戶田令民納錢買為已業近聞諸州軍富民資給健訟之人乘時剗買見佃人田業乞下諸路凡民之田地其請佃

為業者無使他人告訐爭買應有隱漏未盡並令從實陳首改正依價入錢俟其不願承買而後售之地戶則豪右兼并之風可戢稅租欺隱之弊可除從之 紹熙

五年九月十四日明堂赦文在法盜耕官田給與首者訪聞兩淮州軍民戶見耕種田土往往多被流移人戶告首冒占頃畝意要規圖得業以致詞訟不絕淮民不得安業今後若實有寬剩地段仰州縣分明出榜限三月許令人戶自首就佃

自後郊祀明堂赦亦如之

寧宗慶元元年

八月十八日臣僚言竊見江東轉運提舉司相度沒官田產欲截自紹熙四年住賣以後將續拘收到者依鄉原定價召人承買竊詳沒官田產為因犯罪估籍或違

法交易及戶絕無人承紹者悉令入官召人承買往往
悉歸豪強有力之家若照常平令盡以沒官田產估賣
則歛不及民而利歸公上莫此為便乞下諸路轉運常
平司照江東兩司所申事理每季根刷州縣籍沒到應
干田產屋宇置籍依鄉原體例估價召人實封投狀增
價承買詔依其賣到錢令逐路提舉司認數令項椿管
專充常平糴本不得妄行走借移用如違並依擅支常
平封椿錢米法 十一月二十四日宰執進呈福建路
提舉宋之瑞乞將建劍汀邵四州沒官田產免行出鬻
官收其課以給助民間舉子之費戶部看詳欲從所請
余瑞禮鄭僑奏曰福建地狹人稠無以贍養故生子多

不舉官司中間有置舉子倉處專儲米斛以給生子之
貧者今宋之瑞欲廣增其惠上曰人情初生子便不舉
亦出於貧不得已若官中有以贍給之其子稍長父母
之愛心日生必無棄之之患僑曰聖明洞見及此實天
下幸甚端禮曰自古帝王好生之大德何以加此詔從
之 二年十二月五日詔盱眙軍盱眙縣管下魚勒官
莊撥付盱眙軍耕種仰淮東安撫司取見劉渥元佃干
照令本軍給還價錢從知盱眙軍鮑信叔請也 三年
十一月五日南郊赦文官員職田在法以官荒及五年
以上逃田撥充訪聞州縣不問年限輒行拘占致人戶
無業可歸間有災傷却令依舊數輸納租課並仰日下

條改正除放仍令提刑司常切覺察尚敢違戾許人戶

越訴

自後郊祀明堂赦亦如之

四年正月二十一日詔諸路累限

召賣不行田產屋宇委官再行覈實時價其元估價高許其裁減其不可耕種或因大水衝蕩淪為沙礫處許其出豁次經提舉司審實保明然後召賣其人戶占佃不願承買者日下拘收別行召賣其第四五等貧民占佃候今年秋成之後召賣以臣僚言慶元三年四月九日敕將紹熙四年八月三日以前已根括未賣沒官田產屋宇等責令州縣限一月具合賣項畝間架及已估時直供申仍出榜召人實封投狀增錢收買如州縣隱蔽不依限盡數召賣從提舉司將州縣當職官按治

竊詳當來指揮止是召人實封承買初非抑勒而提舉司拘催太峻州縣官利於獲賞遂行一切之政不問願與不願一例勒令納錢追逮監禁訊決不勝其酷臣契勘紹熙四年以前戶部取撥到諸路州縣合賣田產屋宇估定價錢五百四十餘萬貫只賣到價錢一百餘萬貫其未賣者若不覩田之肥瘠數之虛實價之高下一切責辦於目前而追逮監納則有失元降指揮實封召賣之意故有是命嘉泰三年五月十六日臣僚言今天下州郡戶絕籍沒之田往往而有官司出賣類皆為彊豪挾恃勢力以賤價買之官司所獲無幾自今後宜止勿鬻只令元租戶承佃歲收禾穀入官令項椿貯或

有水旱之災民食闕乏用此賑濟以為常平之助從之

開禧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詔准農流移尚未歸業

自今無田可耕理合措置矜恤可將兩浙州軍昨開掘

過園田許元主復行園畧永給為業却令專召准農租

種文獻通考開禧二年冬韓侂胄既誅促與虜講解明

說等條畫宋上凡仇寅與其它兼律法入之田及園田

湖田之在官者隸焉初以御史提其綱繼委之版曹或

都司等監官其後又俾幾漕領之諸路歲輸米七十

萬二千七百斛有奇錢一百三十一萬五千緡有奇而

之費迨虜好既絕軍需達用每於此乎取之嘉定九年

七月十七日詔令諸路提舉司行下所部州縣根括嘉
泰年間未賣沒官田戶眼田畝步及嘉泰以後續次
沒官田產類聚橫造帳冊保明詣實除限一月申尚書

省仍專委都司官一員并戶部郎官一員同共措置拘
催務要無擾於民不致隱漏仍仰所委官條具合行事
件申尚書房以中書門下省勘會嘉泰年間行下諸
路提舉司根括沒官田產出賣賣價未及元估之數慮
州縣占吝不解發及豪家占耕胥吏隱蔽拖延乾沒故
有是命十二年正月十七日臣僚言訪聞諸路州軍近
准指揮行下提舉司將日前戶絕逃亡沒官田產凡係
民間侵耕冒占及已請佃在戶者盡行召賣以理論之
似非暴賦橫斂宜施民從之也輕而閭里小民未免有
擾多以病告竊照在法諸典膏田宅契照不明錢主在
或業主亡二十年存在陳理之限况非逃絕官田已經

紹熙年間置局出賣之後所存無幾逮至嘉泰年間再行下諸路倉司根括估賣自有帳籍可考為錢不過一百八十萬貫而已乞截自慶元元年以後應諸路州軍拘籍逃絕沒官田產不以已佃未佃並照嘉定九年七月指揮許人照估價承買紐立苗稅入戶為業若係紹熙四年以前請佃之家不欠租課者並免估價承買止從官司明立賞榜許令賣出佃帖經官自陳給據按印各照等色起立稅苗永為已業如有隱匿免避稅役者許人告首別行給賣其未經請佃者自同慶元以後根括者一體召賣所是經界以前請佃打量在戶已起二稅因近降指揮被人告首剗買者並仰日下給還照經

界管業與免納錢承買却從官司將已納價錢給還到
買之人庶幾巨室細民各得安業從之

高宗

宋會要

賜田雜錄

紹興五年二月二十日新知全州薛安靖新添差權通判秀州李彙言先蒙指揮於紹興府管下各撥賜田三頃緣安靖等陷虜三年先任海州知通首尾二年膏立功效乞比類歸明官及陷蕃投歸人等例權行銷闍稅租從之 二十五日詔昭慈聖獻皇后建炎以前逐年依格合得恩澤並不曾陳乞姪忠厚宜有寵賚可令兩浙轉運司於係官田內撥三十頃給賜 七月十六日資政殿大學士充國信使宇文虛中妻黎氏乞下福建路於係官田內撥十頃給付本家從之 六年正月五

日詔故簽書樞密院事王淵係元帥府將佐令常州於
宜興縣係官田內換給兩頃餘人不得援例其已給兩
資恩澤劄子令尚書省毀抹先是淵妻俱氏言昨蒙朝
廷矜恤亡夫歿於王事特賜恩澤兩資今本家未有長
成子弟承受乞將前項恩澤繳納換給官田故有是命
五月二十日詔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見請
佃平江府陳滿塘地可撥賜世忠同日韓世忠乞還納
元賜平江府南園一所從之 十二月二十八日詔建
康府於係官內撥上等田十頃賜王稟家先是樞密院
言王稟向在太原竭盡忠節訪聞稟子三人流落廣西
貴州已令廣西帥司行下本州多方存恤量差軍兵優

支路費津遣赴行在今忠訓郎莊先到行在除已與陞
擢差遣外緣所屬流落日久竊慮失所理宜優恤故有
是命 七年四月二十二日樞密院檢會楊邦人家昨
已賜田二頃近又降指揮賜銀絹一百匹兩上曰楊邦
人忠烈如此可加賜田三頃仍增待制且顏真卿異代
忠臣昨已官其子孫邦人死節不可不厚加褒賞以為
忠義之勸八月十九日詔賜吳玠田二十頃令四川安
撫制置大使司於興元府係官田內標撥 八年六月
八月詔賜右承奉郎專主管先聖祠事襲封衍聖公孔
玠田五頃令衢州於係官田內標撥先以玠言朝廷優
恤流寓士大夫並許指射官田今孔氏渡江子孫隔絕

林廟狼狽日甚故有是命 九年四月二十六日詔建

康府永豐圩撥賜韓世忠 十年閏六月十日詔程師

回累立戰功可依歸朝官例賜係官荒田十頃七月二

十一日詔馬秦除遙郡觀察使賜宅一區錢一萬貫田

十頃十一月十六日詔賜成州團練使帶御器械邢孝

揚家田二十頃令兩浙轉運司於係官田內標撥以孝

揚係后家乞依例賜田故也十月十七日詔資政殿學

士提舉醴泉觀鄭億年可除資政殿大學士提舉在外

宮觀恩數並依執政賜田二十頃以億年乞宮觀故也

十二月四日詔江東轉運司撥係官田頃賜汪伯彥

家 十七日國信使資政殿大學士宇文虛中女言父

樞密於建炎間奉使金國蒙朝廷賜福州舊都監廨宇
充宅繼又賜官田一十頃比朝廷津遣本家骨肉母夫
人黎氏乞將已賜田宅權充錢蒙支金一百兩今欲將
金一百兩價錢還朝廷其元賜田宅乞盡數給與夫趙
恬從之 十三年閏四月二十三日詔御前諸軍統制
克利州東路安撫使知興元府楊政可於利州路賜田
五十頃 二十五年五月二十六日詔劉錡累立戰功
家無產業理宜優卹特與支給真奉仍撥賜荊湖路官
田一百頃及應副牛具種糧 二十六年四月十三日
詔李顯忠已賜田在鎮江府可依數於紹興府上虞縣
官田內充換仍依薛安靖例放免十料租稅以顯忠自

夏國歸朝屢立戰功優之因其陳請故有是命 二十
八年二月六月詔折彥質生事素薄可賜官田一十頃
令所居路分轉運司擇撥 三十二年孝宗已即八月
但未改元
五日詔鎮江府都統制李顯忠除已撥賜田外令兩浙
轉運司於浙東路係官田內更撥賜七十頃 十月二
十八日中書門下有言勘會韋淵昨撥賜田三十頃其
吳益已賜二十頃所有餘數未曾陳乞詔吳益更賜一
十頃

孝宗

宋會要

隆興元年六月十一日江淮東西路安撫使張浚言契

勦虹縣投來蒲察徒穆大等一行人馬前去楊州屯泊
數內蒲察徒穆大周仁乞量賜田一千戶至謀克於楊
州等第給賜田各五頃詔蒲察徒穆大周仁各賜田二
十頃令都督府一面於淮東係官田內標撥 八月二
十三日江淮東西路宣撫使魏國公張浚言契勘已降
指揮蕭琦於淮東官田內撥賜二十頃尋劄下楊州標
撥今據向子固備據江都泰興縣申共有係官水陸荒
閑田一百八十二頃係紹興元年復興以前人戶拋棄
無人請佃有誤標撥伏見江都縣界有鎮江府駐劄諸
軍營田官莊一十七處皆有耕種田地乞於上件田內
標撥近城二十頃應劄蕭琦除存留軍中元差使臣二

員依舊管轄外其耕田人戶就用元召募到百姓戶客耕作所有力耕軍兵却發遣歸軍從之 十二月二十一日詔蕭鵬已賜田二十頃即律迺哩賜田十頃令轉運司於淮東官田內撥賜 二年二月十三日知紹興府吳芾言緣臣昨條具奏請興修會稽山陰縣鑑湖蓄水灌溉民田事內乞廢罷牌外田為湖田有田三十一頃九十三畝一角元係能仁寺請佃後至紹興二十九年選鋒軍都統制李顯忠陳乞將鎮江府宣賜田兌換遂從所乞將上件田段給李顯忠今來既廢其田為湖欲乞却將鎮江府元舊宣賜田給還李顯忠從之 二十六日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劉寶等申據楊

州申奉旨蕭鵬巴賜田二十頃耶律迺哩賜田一十頃
令轉運司於淮東官田內撥賜牒州照應已撥蕭琦田
體例標撥施行本州先到到指揮於江都界鎮江府諸
軍營田內將左軍一莊四十七頃八十一畝於內撥田
二十頃付蕭琦外將餘田下江都縣照數撥付蕭鵬巴
耶律迺哩所有設少閒頃畝即於附近官莊田內標撥本
縣今於左軍莊田並中軍莊田內取撥二頃一十六畝
湊田三十頃分撥蕭鵬巴等從之閏十一月十一日皇
弟少保靜海軍節度使判大宗正事恩平郡王璵奏乞
降眷旨下兩浙轉運司并常平司於側近州軍所管官
田內給賜臣家五十頃如即目未能及數令日後標撥

仍亦許本家自行踏逐官司不許巧作名色執占從之
乾道元年五月二十日大同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
蒲察久安奏臣先準指揮許令指射官田今踏逐秀州
嘉興縣長水鄉沒官田四百八十五畝柿林鄉一十五
畝乞下秀州標撥與臣永遠養贍老幼詔令轉運司驗
實給賜 二十七日大同軍節度使蒲察久安奏蒙恩
撥賜水田五百畝今再踏逐到秀州華亭下沙場蘆草
蕩一園提舉茶鹽司見出榜召人請佃乞下浙西提舉
茶鹽司行下秀州依臣所乞標撥嘉興縣思賢鄉草蕩
一園元係范玘等退佃還官見今空閑乞下兩浙轉運
司行下秀州依臣所乞標撥詔依 繼而戶部狀照得

蒲察久安元許賜水田五百畝又承令來指揮未審合
與不合更行撥賜詔嘉興華亭兩縣蘆柴草蕩令兩浙
轉運司具詣實頃畝數申尚書省 八月十七日彰國
軍節度使大周仁奏伏觀紹興府蕭山縣長興鄉第四
都踏逐到官田二段約二千餘畝數內止有一千餘畝
可以耕種臣欲乞上件田畝開荒耕種詔送轉運司標
撥一千畝給賜 二年二月十五日拱衛大夫邕州觀
察使蕭鵬巴奏先蒙聖恩於揚州管界標撥到田二十
頃緣為路程遙遠今踏逐到秀州崇德縣官田二十頃
乞行撥賜臣僚上言乞依舊以揚州田賜之詔令兩浙
轉運司別行標撥 八月十八日詔兩浙轉運司副使

姜說根刷到平江府長洲縣蘇臺鄉二十六都田一十四畝一角二十九步田可撥賜武德大夫忠州防禦使趙良輔 十二月一日詔耶律适哩特更賜田一十頃令淮東轉運司於楊州邵伯鎮官田內標撥 繼而融州觀察使耶律适哩奏蒙恩更賜田一十頃乞降旨行下鎮江府都統司將已撥到鎮江府中軍見佃官莊營田一十頃交割付臣住佃有旨令戶部看詳本部照元令淮東轉運司楊州邵伯鎮官田內標撥即無許撥賜軍莊營田明文是致鎮江都統司雖聞具到耶律适哩乞撥官莊田未曾標撥乞下鎮江府都統司將續撥賜田一十頃依蕭琦等例支撥付耶律适哩為業從之 四

年五月七日故贈太尉蕭瑀妻榮國夫人耶律氏奏竊
見平江府吳縣吳江縣管下有營田并係官田見係人
戶租佃輸官之稅委是不多欲望審旨下所屬於上件
田數內撥賜頃畝付本家耕種依舊輸納官課詔賜田
十頃 十月二十六日臣僚上言伏見紹興府諸縣各
有湖瀧水以備旱照得蕭山縣管下湖瀧灌溉九鄉民
田其利甚博近有百姓裴詠等屢經御史臺陳狀訴百
姓汪念三等將湖瀧一千餘畝獻與總管李顯忠遂將
湖瀧填築為田候漁不已湖盡廢則九鄉之田一遇旱
乾何以灌溉其害非細欲乞下紹興府差官看視若委
是將湖瀧為田令給還民間復以為湖如是曾給賜興

李顯忠乞別行改賜從之 五年二月十九日兩浙路
轉運司申先得旨於楊州撥賜田二十頃付太尉蕭瑋
為業今其家在乎江府居住令本司於平江府係官田
內標撥二十頃付其家為業其楊州原撥田晦却欲下
所屬拘收從之 七月十三日詔鎮江府駐劄御前前
軍統制官任壽吉李元昨自北界將帶人馬歸朝令兩
浙轉運司下鎮江府將無違礙官田各給賜十頃 十
二月二十三日詔令袁州於沒官無拘礙田標撥一十
頃給賜添差袁州通判韓玉 六年正月二十一日詔
右領軍衛大將軍王宏賜田十頃令浙西提舉常平司
標撥 二月四日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郭振

申契勘比軍統領趙受耶律憲蕭整蕭懷忠四員各係
歸正竊見耶律适哩蕭鵬巴趙良輔等已蒙聖恩撥賜
田土今來趙受等係與耶律适哩等事体一同緣准西
屯田官兵已奉旨令拘收歸軍其退下田土可惜荒閑
伏望指揮於和州界退下屯田內各撥田五頃付趙受
等從之 七月十二日起復威武軍節度使李顯忠奏
契勘臣先得旨賜田七十頃元降指揮令兩浙轉運司
於浙東西州軍給賜後緣日久撥給未足續准指揮於
浙東西路常平司許於應拘收到諸色官田內踏逐經
所屬陳乞給賜臣等踏逐到平江府長洲吳江兩縣杜
朝議等沒官田二千九十一畝經浙西常平司撥給經

今八年不肯撥給外又有太上皇帝所賜田併乞下浙西常平轉運兩司通行標撥詔今常平司契勘上件田如無違礙可行撥賜 十二月十三日詔諸州縣沒官田產雖經賜與若民戶已經辨雪法該改正即時給還許別以應籍田產改撥臣僚劄子臣聞仲叔于奚有功於衛辭邑而請繁纓孔子曰不如多與之邑陛下愛惜名器勲舊懿親間賜以田此正孔子與邑之意然江淮荆襄土曠人稀與之雖連阡陌可也江浙尺寸之土人所必爭而賜田之目動以頃計向來沒官田舉以出賣皆為民產矣賜目既下有司無所從出必於近地踏逐沒官田產或以得罪或以戶絕朝籍於官暮入勢家拘

據細徵無所遺漏苟法當拘籍上所賜與人亦無得而
肆惟是人之得罪不能無冤既不幸而抵罪生生之資
盡非其有異時陳訴於朝省監司幸而昭雪所籍之產
法當給還既為勢家所得又其名曰宣賜已不可復取
矣臣愚欲望明詔州縣如有沒官田產雖已賜與若民
戶已經辨雪法該改正仰即時給還故有是命 七年
正月十七日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耶律迺哩言臣自
歸朝之後蒙恩與蕭鵬巴於揚州各曾撥賜田土今蕭
鵬巴於平江府又賜田二千畝并揚州田二十頃自今
依舊占佃臣乞於平江府管轄長洲吳江等五縣應係
官常平營田內乞依蕭鵬巴体例更乞撥賜田二十頃

齊瞻老小詔撥賜田十頃 三月七日詔武翼大夫榮
州刺史蕭穎於浙西路賜田一十頃從其請也 九年
三月三日詔平江府界殿前司常徑莊一所并營田八
百一十二畝一角三十四步並就撥賜王友直 二十
七日詔今後應撥賜田畝令所屬止將係官閑田標撥
不許指占已佃之田其已給者不得陳乞兌換

宋會要

卷之二十四

食貨民產律錄

太祖建隆三年十二月臣僚上言新條稱應有典質倚當物業與人過三十周年縱有文契保證不在收贖論索者凡典當有期限如過三十年後亦可歸於現主即未曉質字如何區分伏乞削去亦未知典當過三十周年後得許現主立契轉賣與人否欲請今後應典當田宅與人雖則過限年深官印元契見在契頭雖已亡歿其有親的子孫及有分骨肉證驗顯然並許收贖若雖執文契難辨真偽官司參詳理不可定者並歸見主仍慮有分骨肉隔越他處別執分明契約久後尚有論理其田宅見主只可轉典不可出賣所有質字伏請削去從之

太宗太平興國七年閏十二月詔民以田宅物業倚當與人多不割稅致多爭訟起今後應已收過及見倚當並須隨業割稅 雍熙四年二月權判大理寺殿中侍御史李範言準刑統應典賣物業先問房親房親不要問四鄰四鄰不要他人並得交易若親鄰着價不盡亦任就高價還交易者今詳敕文止為業主初典賣與人之時立此條約其有先已典與人為主後業主就賣者即未見敕條竊以見典之人已編於籍至於差稅與主

不殊豈可貨賣之時不來詢問望今後應有已經正典物業其業主欲賣者先須問見典之人承當即據餘上所值錢數別寫絕產賣斷文契一道連粘元典并業主分文契批印稅付見典人充為永業更不須問親鄰如見典人不要或雖欲收買着價未至者即須畫時批退準雍熙三年二月詔依右拾遺張素所請民買賣物業者不得割留舍屋及空地稱為自置賣與他人參詳雖以除姦未能盡善蓋小民典賣物業急於資用其間亦有不銷全典賣或是業主自要零舍及空地居住者自有此詔頗難交易乞自今應典賣物業或有不銷竭產典賣須至割下零舍或空地如委實業主自要者並聽業主取便割留即仰一如全典賣之例據全業所至之鄰皆須一一備問候四隣不要方得與外人交易從之

真宗咸平五年八月一日詔河北陷蕃民田產前令十五年許人請佃自今更延五年景德二年六月詔河東管田今後有論認未剋復已前租莊者止給荒田墳墓其耕桑地不在分割之限十六日河北轉運司言民田荒廢者或諸色人已占耕墾才見種植滋茂親隣識爭奪望自今應有人占射半年已上不許識認詔如親隣止在本處見請佃稍着次第而爭奪者不須施行實曾流移今來歸業雖已請佃依條給還二十六

日詔荆湖近溪洞州縣有沒身蠻境還鄉者莊田不限年月檢勒給還
三年二月詔河北民有先沒契丹自塞外歸誠認莊田者據數給付無得
用編數年限不與本主 大中祥符七年七月詔江南僞命日民田並以
見佃人為主訟者官勿為理克復後者論如法 九年二月秦州曹瑋言
州民多墾田者究尋契書皆云失墜至召鄰保證驗重為煩擾蓋初置田
日不經稅契改正戶籍因緣浸久此弊未革即傳榜屬縣許首罪投稅以
兩箇月為限凡得開實以後未稅契者千七百道標正戶籍民悉無竄
慮他郡有如此類望傳佈諸路許令改正從之 乾興元年正月開封府
言人戶典賣莊宅立契二本付錢主一本納商稅院年深整會親隣爭占
多為錢主隱沒契書及問商稅院又檢尋不見今請曉示人戶應典賣倚
當莊宅田土並立合同契四本一付錢主一付業主一納商稅院一留本
縣從之

仁宗天聖元年二月江南東路勸農使梁可觀言農田教人戶逃移今佐
書時下鄉檢踏莊田或先將桑土典賣與人未嘗割稅及割稅不盡者即
時改正今詳此敕止是除貫未逃已前典賣割稅今請應將土地立年限
出典與人其受典人供輸不前而逃者所拋稅物不計年限已未滿並勒

元主供輸既絕政律又免漏稅事下三司三司檢會農田牧賣田土未及五年其買人不因災傷逃者勒元主認稅其賣人五年內不因災傷逃者戶下所拋稅數却勒買人承認若五年已上依例檢闕今詳可觀所奏頗與買賣田土事體一般欲請應將地土立年限出典與人其受典人五年內不因災傷逃移拋下稅物不拘元限已未滿並勒元主供輸兼慮人戶先將沃土典過少割苗稅留下瘠地將家逃走其典田人如五年內不因災傷逃移所拋稅數却勒受典人供輸或典與數戶亦第均攤若已認供輸本戶却來歸業稅物亦改正輸納如限外歸業見佃戶不願割送改正所佃地土并元典錢及典外餘價並不許論理從之 八年十二日秘書丞知開封府司錄參軍事張存言伏睹元年七月敕戶絕莊田檢覆估價曉示見佃戶依價納錢竭產買元永業或見佃戶無力即問地隣地隣不要方許無產業中等已下戶全戶收買勘會今年春季後來據東明諸縣申戶絕狀雖已依敕內有相承佃時年深理合釐革者並是亡人在日已是同居戶絕後來供輸不闕或耕墾增並或邱園已成無賴之徒因為告訴久居之業頓至流離官司止遏其能獄訟滋彰逾甚况孤貧之產所直無多勸課之方其傷或大欲乞應義男接夫入舍婿并戶絕親屬等自京

德元年已前曾與他人同居佃田後來戶絕至今供輸不闕者許於官司
陳首勘會指實餘見女出嫁依元條外餘並給與見佃人改立戶名為主
其已經檢估者並依元敕施行從之 二十八日淮南路提點刑獄宋可
觀言伏覲編敕婦人夫在日已與兄弟伯叔分居各立戶籍之後夫亡本
夫無親的子孫及有分骨肉只有妻在者召到後夫同共供輸其前夫莊
田且任本妻為主即不得改立後夫戶名候妻亡其莊田作戶絕施行只
緣多被後夫計倖假以妻子為名立契破賣隱錢入己或變置田產別立
後夫為戶妻歿之後無由更作得戶絕施行臣欲乞自今後或有似此召
到後夫委鄉縣覺察前夫莊田知在不得表私破賣隱錢入己別買田產
轉立後夫姓名事下法寺請如所奏從之 四年七月審刑院言詳定戶
絕條貫今後戶絕之家如無在室女有出嫁女者將資財莊宅物色除殯
葬營齋外三分與一分如無出嫁女即給與出嫁親姑姊妹姪一分餘二
分若亡人在日親屬及入舍婿義男隨母男等自來同居營業佃藉至戶
絕人身亡及三年已上者二分店宅財物莊田並給為主如無出嫁姑姊
妹姪並全與同居之人若同居未及三年及戶絕之人子然無同居者並
納官莊田依今文均與近親如無近親即均與從來佃藉或分種之人承

稅為主若亡人遺囑證驗分明依遺囑施行從之 五年二月果州同判
李錫言本州典賣田宅多不問親隣不曾書契或即收拾抽貫錢未足因
循違限避免陪稅是致不將契書詣官致有爭訟應請道亦有以此之類
望降指揮與限百日悉赴商稅務陳首如無虛偽即與免罪只納本分抽
貫稅錢限滿不首許人告論從之 四月詔條貫戶絕財產律令格敕及
臣僚起請甚多宜令禮部員外郎知制誥陳琳工部郎中龍圖閣待制馬
宗元與審刑院大理寺同檢尋前後條貫子細詳定聞奏今詳前敕若亡
人遺囑證驗分明並依遺囑施行切緣戶絕之人有係富豪戶如無遺囑
除三分給一及殯殮營齋外其餘店宅財物雖有同居三年已上之人恐
防爭訟並仰奏取指揮當議量給同居之人餘並納官所有今日已前見
估賣莊田無人買者勘會如已有人租佃者並給見佃人更不納租課只
依元稅供輸出戶為主如無印許無田產戶全分請射其已典賣田產不
得更有檢估根括 八月太子中舍牛昭儉言準敕應典賣田宅若從初
交易之時不曾問隣書契與限百日陳首免罪只收抽貫稅錢臣自天聖
四年十月到任務開後來推勘事田契十餘事各自剋復已來造偽文契
內有因日前放納牙稅直將印契以此為由虛構詞訟其印契並行毀

棟所爭物業各有結斷朝廷雖有敕條釐革其如遠方愚民罕有遵稟執
來契券虛偽甚多蓋為隣里骨肉不相和協遂與他人表私交易虛抬價
錢故作速年文契收藏俟朝廷有敕許將出限契書赴稅務陳首遂使頑
民得便競將偽契投印及至爭論執出為憑官吏疑惑便將為據臨時斷
割枉直不分臣今再詳新敕蓋是果州同判李錫起請之時不知諸路事
體紊亂正條紊民本而取毫末之利若不能尋究虛偽並使愚民歎同爭
占田地煩擾州縣刑禁滋多所有李錫起請後來直赴務違限文契臣已
別簿拘管送所屬縣分勘會有無虛偽又出榜告示人戶訖欲乞自今後
典賣莊宅契除元限兩月外更展限四十日依元敕於本縣投契委令佐
驗認如無詐偽關送所屬稅場依例納稅錢限外典賣不經官司陳首即
許典賣主陳首不限多少先依例抽納正稅錢入務外分二分一分納官
一分支賞業主如諸色人陳告即立為十分七分納官三分給告事人所
有文契並令毀抹更不行用國家如此條約則民政不至墮墜課利亦自
登辦百端欺詐漸自泯絕又新授西京轉運使高觀言編敕應典賣物業
限兩月批印契送納稅賦錢限外不來許人陳告依漏稅條例科罰臣竊
知西京路去年水災人戶典賣物業不少多是并兼之家因循以至限滿

避免陪稅便不批契表松藏隱洎有人陳告官中須至依法施行欲望曉示人戶以敕到與限百日並赴官批印更不倍稅事下三司詳定三司據舊條典賣物業須依次第問隣里商量相當後限兩月印契納稅應有倫護商稅許人告捉將所偷稅物先納正稅外立為三分二給本主一納官仍支一半賞捉事人典賣田土納稅除倚郭縣依舊就本州外其外縣人戶就本縣收稅印契今詳二臣所奏昭儉所乞展限抽尋給賞已有編敕施行外乞應典賣莊田宅契本州投下令佐驗認如無詐偽便關所屬稅場依例納錢觀所乞下諸路曉示人戶日前典賣未印契者與限百日批印只納本稅欲並依所奏施行從之 六年八月詔應典田土稅印契後若於元契上更添典錢數或已典就買者依京商稅院例只據添典及貼買錢收稅粘元契在貼典就買契前批印先是定武軍民有割典田土後來就買者所納稅錢未有定制因命法寺詳定頒下 十二月判許州錢惟演言本州準敕戶絕莊田差官估價召人承買今有陽翟縣戶絕莊三十一頃已有人戶承買遂差人監勒交割據本莊現佃戶稱要承買緣準天聖元年詔戶絕莊或見佃人無力收買即問地隣五年六月敕只云召人承買收錢入官即不言問與不問見佃伏乞明降指揮事下有司詳定

三司言五年所降敕命只是為戶絕莊估價高重別估計召人承買即不改前敕望以此意曉諭諸州遵稟施行從之 八年二月審刑院言兩浙

自天聖元年已前人戶買賣田產見有契券印稅改割稅賦分明者其業主却稱是當日卑幼蒙昧算長賣過却論認者官司更不為理並依元立契為主所有天聖元年已後人戶交易如有論爭並依前後敕條施行從之 慶 七年六月知澧州郭勸言檢會本州天聖六年係黃河滄澆管

內無饒安臨津樂陵益山等五縣民田甚多皆被水占不曾耕種所有業主逃移雖有歸心奈以養種不得無由復業及至年限外他人射為己業然不曾耕種每歲只以水災被訴破却二稅酌其本情只為河淤肥濃指望將來水退悉為良田倍獲子利其官吏但以招携戶口剝竊虛名其於國家一無所濟臣到任以來多有因水災逃戶求復還本業緣拘條難行載詳法意所謂災傷其中甚有輕重且若霜雹風旱蟲蝗暴雨之類止於一時過則仍舊即不同黃河滄澆動便三五歲以上兼又不該說所請逃田耕種與未耕種納與未納着稅數竊以許人請射之法益欲荒蕪盡闢征租有入遂立程限用以勸課以此田土在積水之下徒使兼井及外來人空占久係版籍貧民產業頗見并弊欲乞應係黃河等災傷逃戶田土

見在水下雖有人請射未曾耕種未納稅數如本主歸業委州縣勸會不以年歲遠近並却給還內有水退出地土耕種已納稅數兼該年限者不在給還詔送三司省司看詳欲下京東京西河北陝西轉運司指揮沿黃河州軍依勘所奏外仍乞自今後如有以此黃河積水流移人戶田土雖是限滿未來歸業未許諸色人請射直候將來水退其地土堪任耕種日與依數限許令本戶歸業如限滿不來即許諸色人請射為主供輸稅賦從之 皇祐三年二月十二日詔詳定諸典賣田宅已成契後爭論雖步畝不同並止據元契四至為定 至和二年七月詔如聞河東戶役唯課桑以定物力之差故農人不敢種植而糠粃益薄但令轉運使勸植之仍自今後得以桑數定戶等已上國朝會要

神宗熙寧元年十月十五日利州路提點刑獄司言轉運司牒檢估出賣轄下州府未正撥廣惠倉戶絕并沒納莊田謹詳元降指揮只令諸路出賣先次取索到莊田即不該說今後應有盡行出賣乞明降指揮遵守施行詔三司遍牒諸路今後戶絕并沒納莊田並估價出賣 七年三月二十三日詔戶絕莊產委開封府界提點及諸路提點刑獄司提轄限兩月召人充佃及諸色人實封投狀承買逐司李具所賣關提舉司封樁聽司

農寺移用增助諸路常平本錢 十年九月三日詔諸出賣莊產並依鄉
原定約中租課元有者依舊其價錢係買人自許買後限兩箇月納
及二分方得交業別限二年分作兩限元回人自許買後限三年分作三
限送納以上每納一分價錢即減一分租課願以金銀斛斗折納者聽川
峽路許兼以絀絹打納仍依常平錢斛折納法如逐限違欠各別召人承
買已納錢數並沒官元豐元年十一月十八日司農寺請應以田廬僑
人及保人物產抵當賒貸錢米更涉歲時未償納民戶欲別限半年納限
滿不足以元供抵當平直募人買收其價錢如一年無人買即籍沒尚有
少數依條催理有美聽給本主其沒納抵當依賣戶絕田產法從之 二
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詔恩賜歸明人田宅毋得質賣以編敕所言賜田宅
人本欲化外之人有業可歸不當許其質賣也

哲宗元祐元年三月十六日永興軍等路提刑司言昨民庶進狀興平縣
靈寶鄉諸村地土約二百四十餘頃並納二耗熙寧五年本縣通勅退為
牧地乞依舊耕種今本司定奪聞奏如本路更有將民戶稅地改為牧地
者亦依此今看詳欲免納租錢令依舊從之四月四日詔罷典賣田宅
寫契書并不係籍定等人義私引領交易法 十二日戶部言民庶上言

每謂各州縣鄉村坊郭人戶遷落家業乞展限十日許令告諭看詳欲依
元豐今日限將嘉祐編數內一月改為六十日從之 同日左正言朱光
庭言昨余用臣差曹孝廣根括西京永安縣沿路河百姓地土拘納入官
欲下東西轉運司得拘到地土給還舊日人戶從之 七月二十二日臣
僚上言遺囑舊法財產無多少之限請復嘉祐數財產別無有分骨肉係
本家不以有服及異姓有服親並聽遺囑以勸天下養歎老之意從之
八月二十二日戶部言出賣戶絕田宅已有估價定價欲依舊法坊郭
實封投狀從之 六年閏八月十二日刑部言墓田及田內材木土石不
許典賣及非理毀伐違者杖一百不以陰論仍改正從之 七年三月二
十一日詔義養子孫合出繼所養之家而無姓可歸者聽從所養之姓若
其居滿十年仍令州縣長官量給財產雖有姓而無家可歸者準此 十
一月五日詔諸大中大夫觀察使以上每負許占永業田十五頃餘官及
民庶願以田宅充奉祖宗祭祀之費者亦聽官給公據改正稅籍不許子
孫分割典賣止供祭祀有餘均歸本族 紹聖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三
省言黃河新堤外退出良田招誘人歸業已差左朝請郎王奎前去措置
訪聞退出河淤地上各有主名不必更遣專使從之 三年二月十日提

舉梓州路常平等事王雍言元豐令移切財產官為檢校使親戚撫養之
季給所需資蓄不滿五百萬者召人戶供贖當舉錢歲取息二分為撫養
費元祐中監察御史孫升論以為非便罷之竊詳元豐法意謂歲月悠久
日用耗竭比壯長所贏無幾故使舉錢者入息而資本之在官者自若無
所傷所以收郵孩穉矜及隱微蓋先王美政之遺意請悉復元豐舊令從
之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三月二十七日三省言看詳元符戶令戶絕之家內
外親同居計年不應得財產如因藉其營運措置及一倍者方許奏裁假
如有人萬貫家產雖增及八九千貫文猶不該奏比之三二百貫財產增
及一倍者事體不均兼昨來元祐敕文但增置及一千貫者奏裁之法今
參酌重修雖不及一倍而及千貫者並奏裁之詔依仍先次施行 十月
二十一日詔市易折納田產並依戶絕田產法 政和元年四月六日臣
僚言幼孤財產並寄常平庫自來官司以其寄納無所專責轉運司又以
寄託司漫不省察因致州縣得為姦弊財物不可留者估賣則併其惟帳
衣衾書畫玩好幼孤莫能自直詔於元符令內財產官為檢校注文估賣
字下添入委不干礙官覆驗字又於財物召人備請字下添入須有勦力

戶為保字又於收息二分字下添注限數前數足字又於注文句當公人
量支食錢字下添入提舉常平司嚴切覺察字 九日戶部奏臣僚言乞
令縣已嚴立法禁凡質買田業印契之際須執分書或租契赴官接驗誠
角稅苗分數之實勒戶業人吏并鄉書手即時注籍其前狀割不盡者許
催稅保長於農隙時具實申縣專委丞簿追呼衆與買戶均攤批契任滿
括刷一縣移割之數以為殿最之法看詳欲諸以田宅契稅者即時當
官注籍給憑由付錢主限三日勘會業主隣人牙保寫契人書字圓備無
交加以所典賣頃畝田色間架勘驗元業稅租免役錢紐定應割稅租分
數令均平取推收狀入案當日於部內對注開收從之 十二月十八日
前知汝州慕容彥達奏孤切財產官為檢校不滿五千貫召人供抵當量
數借請歲收二分之息資以贍養俟其長立而還之法意慈惻盡於事情
而形勢戶虛指抵當或高估價直冒法請領不唯虧欠歲息過至并本不
納迨其長立冒法請領之人或役官遠方或徙居他所或不知存在或妄
託事端因致合給還之人饑寒失所欲乞檢校孤切財產不許形勢戶借
請及作保其所供抵當委官驗實估定價值方許給借從之 六年四月
十一日詔兩浙轉運司拘收管下諸縣歲額外合依淮南例收納人戶典

賣田宅赴官收買定帖錢淮南體例人戶典賣田宅議定價直限三日先
次請買定帖出外書填本縣上簿拘催限三日買正契除正紙工墨錢外
其官賣定帖二張工墨錢一十文省并每貫收貼納錢三文足如價錢五
貫以上每貫貼納錢五文足 八年四月八日兩浙轉運司奏民間典賣
田宅多有出限未投契納稅之人因為避免倍罰一向收藏在私若不許
令赴官陳首竊意因循虧失稅契官錢欲本路州縣民間典賣田宅違限
未投契納稅特與限一月許令陳首與免倍稅如出限不首並如本法從
之 宣和元年十月七日三省言學田并西南外宗室財用司見管田產
請佃人戶所納稅課太輕詔諸路學田并宗室田許添立租課佃限一
月日開狀給最高人見佃人願依所添數納者給見佃人 四年六月九
日發運使經制兩浙江東路陳亨伯奏諸路州縣稅契錢多寡不等欲准
浙江湖福建七路典賣田宅契勘每一貫文足增修錢二十文足通舊收
不得過一百文省 謂如舊收錢六十文足更只添錢二十七文又舊收錢
七十七錢以上即更不增添錢數充經制移用錢應副被賊州縣從之
五年十一月十九日詔京西路累年災傷頗多逃移本路應典賣田宅違
限未經推收稅租許典賣人戶限百日起官自陳如限滿不首許人告犯

人依典賣田宅推割稅租不平等法斷罪仍委縣丞驗刷改正依近降指揮專一管勾對注開收縣令檢察 七年二月八日三省言諸路州軍人戶欲自今應典賣田宅並齋元租契赴官隨產割稅對立新契其舊契便行批鑿除豁官為印押本縣戶口等第簿亦仰隨時銷注以絕產去稅存之弊從之 五月九日德音京東河北路州縣人戶家業錢緣後來本戶典賣并前來見住屋宇不理作家業之數理合減損州縣多行阻難或雖減免却於別項家業內增起並令隨數減落其已施行若誤者並改正

欽宗靖康元年正月十七日詔罷定帖錢歸常平司 二月二十八日詔應宮觀僧道及臣僚之家指外路民戶見佃官地房廊充常住并已業者並拘籍入官以其業還給元佃人 已上續會要圖制

高宗建炎元年五月一日敕應人戶典賣田宅因官司不為減落等第見依舊供應科配差使限敕書到一月內許自陳驗實特與減免紹興十一年三月七日敕同此制 紹興二年三月十七日詔應人戶典田產如於入務限內年限已滿備到元錢收贖別無交相不明即許依條施行仍令戶部行下以兩浙運副徐康國言鄉村二月後為入務人戶收贖田產愛古之家拖延入限不肯收贖故也 四月十一日德音被虜人戶陷賊州

縣便行籍沒家產情實可矜除曾為賊首及賊中用事名字顯著之人外
家產並行給還若已出賣聽被虜人自陳州縣取見諸實方聽給還却給
元價與已賣人 閏四月十日詔典賣田產不經親隣及基田隣至批退
並限一年內陳訴出限不得受理 六月二十二日詔今後諸逃亡死絕
及詭名挾佃并產去稅存之戶不待造簿盡時倚閣檢察推割著為令
八月二十九日臣寮言典賣田宅批問隣至莫不有法比緣臣寮申請以
謂近年以來米價既高田價亦貴遂有詐妄陳訴或經五七年後稱有房
親墓園鄰至不曾批退乞依紹興令三年以上並聽離革又緣日限太寬
引惹詞訴請降詔旨並限一年內陳訴欲乞將上件指揮並行寢罷只依
紹興敕令施行從之 九月二十二日江南東路提刑司言本司見有人
戶陳訴戶絕立繼之子不合給所繼之家財產本司看詳戶絕之家依法
既許命繼却使所繼之人並不得所生所養之家財產情實可矜欲乞將
已絕命繼之人於所繼之家財產視出嫁女等法量許分給戶部看詳欲
依本司所申如係已絕之家有依條合行立繼之人其財產依戶絕出嫁
女法三分給一至三千貫止餘依見行條法從之 九年七月二十七日
簽書樞密院事樞密院事樞密院事陝西諸路昨陷為齊州軍官吏軍民有結約投歸

朝廷或通報事宜往來之人因人告發或緣事彰露及堅守城寨被害之家籍沒過產業仰州縣並行勘驗給還如田土屋宇已經請佃轉賣及給與告人充實之數亦仰追改給付如敢違戾當職官先次放罷取旨重行竄責人吏決配從之 十五年八月七日知台州吳以言人戶出典田宅依條有正契有合同契錢業主各執其一照證收贖近來多是私立草契領錢交業至限將滿典主方齎草契赴官請買正契其合同契往往亦為典主所收既經隔年歲或意在貪占則多增交易錢數或指改元典年辰或廣包界至種種昏賴互有論訴官司既不能與奪致限滿不得收贖欲乞今後應有人戶典業並與錢主同赴官請買正契并合同契一般書填所典田宅交易錢數年限責付正身當官收領如田主印契出違條即自依沒官條法外若輒行計會擅領合同契許業主陳告完實即給還元典田宅不成交易仍從重斷罪給事中李若谷等看詳其擅領合同契許業主陳告等欲依前項所乞事理施行從之 九月三日慶州路轉運判官虞祺言人戶典賣田宅准條具帳開析項畝田色間架元業稅租色役錢數均平取推收狀入案當日於簿內對注開收訖方許印契竊詳典賣田宅出於窮窘遂將田產破賣多是鄉豪權貴公吏之家典買其買地之人

每遇投稅扶會本鄉保正偕令別人詐作賣地人名字赴官對會推割囑托鄉司承認些少稅役賄行印押契亦批鑿簿書其實元不曾依條同賣業人正身赴縣當面盡數承認緣未有斷罪欲乞今後人戶買賣田宅人未曾親身赴縣對定推割開收稅簿而先次印給契赤者官吏重立法禁如已前有此弊倖止於典買地契內暗鑿推招稅產實未曾於簿內開收乞立限一季許赴縣自陳推招批簿若限外不首許元賣絕人論訴將所買田產給還元業人其價錢不追所賣貧困之人使得推割給事中李若谷等看詳今來所陳皆有成法詳給務在縣司恪意奉行如有違戾其監司知通自合按治外所有目前止於契內暗鑿推招稅產實未曾於簿內開收乞立限陳首一節欲依所乞事理施行如限滿不首許元賣人陳告將所買田產比附諸色人告獲詐匿減免稅租未經減免法給半還元業人其價錢不追餘一半沒官從之 十二月三日尚書金部員外郎宋觀言比下詔以戒飭州縣安集流亡轉徙之人丁寧極至而州縣奉行循習或拘十年之限不容議認舊產又有向來雖係上戶緣失業已久產土未盡開墾官司便據舊額起催全科苗稅均認差役是致供應不給又復逃移伏望申命有司檢照前後指揮深加參酌別行措置務令公私兼濟

遠可行詔令戶部檢坐累降指揮措置行下 三十年六月五日浙西路
提舉常平楊琰言乞將未賣沒官戶絕等田產人戶於四月十五日以前
交買過見佃人田產聽買人收當年地利管輸二稅償還佃人施過工價
如已後買到雖已得官司公據其當年地利即許元佃人收採送納租課
從之 三十一年四月十九日知涪州趙不倚言契勘人戶陳訴戶絕繼
養遺囑所得財產雖各有定制而所在理斷間或偏於一端是致詞訟繁
劇且如甲之妻有所出一女別無兒男甲妻既亡甲再娶後妻撫養甲之
女長成招進舍贅婿後來甲患危為無子遂將應有財產遺囑與贅婿甲
既亡甲妻却取甲之的侄為養子致甲之贅婿執甲遺囑與手疏與所養
子爭論甲之財產其理斷官司或有斷令所養子承全財產者或有斷令
贅婿依遺囑管保財產者給事中黃祖舜等看詳欲下有司審訂申明行
下庶幾州縣有似此公事理斷歸一亦少息詞訟之一端也詔祖舜看詳
法所不載均令給施行 六月二十二日戶部員外郎馬驥言竊謂典賣
田宅條令所載契要格式備矣或不如式在法未嘗不許執用所有執用
者准條明言違法如私輒典賣之類是誠不可以執用也然則契要不如
格式非違法明矣烏可不使之執用乎紹興十年中明將上件不依格式

并無牙保寫契人書字並作違法斷罪不許執用紹興十九年宋貺申明
典賣田宅不賣砧基簿對行批鑿並不理為交易夫違法者私輒典賣是
也今契內一項不如式及未批砧基簿與私輒典賣情犯絕遠而一槩以
違法處之則倫類不通非所以為法也戶部看詳乞下敕令所檢照舊法
及申明續降參照看詳頒降遵守施行本所看詳舊來臣寮申請乞今後
人戶典賣田產若契內不開項畝間架四隣所至稅租役錢立契業主隣
人牙保寫契人書字並依違法典賣田宅斷罪難以革絕交易不明致生
詞訟之弊不對批鑿砧基簿難以杜絕減落稅錢及產去稅存之弊緣村
民多是不曉法式欲今後除契要不如式不係違法外若無牙保寫契人
親書押字而未曾經官司投印者並作違法不許執用已經投印者止科
不應為之罪所有對行批鑿砧基簿事合依原降指揮施行不曾批鑿已
經投印者令再行批鑿從之已上中興會要

孝宗紹興三十二年六月十三日孝宗即位未改元登極敕應人戶典賣
田產依法合推割稅賦其得產之家避免物力計囑公吏不即過割致出
產人戶虛有抱納或雖已割而官司不為減落等第抑令依舊差科可立
限兩月許經官陳首盡時推割如違限不肯令元出產人戶越訴依法施

行仍令州縣多出榜曉諭 十一月二十四日據知沅州李發言近降指揮遺囑財產養子與贅婿均給即顯均給不行誤若財產滿一千五百貫其得遺囑之人依見行成法止合三分給一難與養子均給若養子贅婿各給七百五十貫即有礙遺囑財產條法乞下有司更賜參訂戶部看詳諸路州縣如有似此陳訴之人若當來遺囑田產過於成法之數除依條給付得遺囑人外其餘數目盡給養子如財產數目不滿遺囑條法之數合依近降指揮均給從之謂如遺囑財產不滿一千貫若後來有養子合行均給若一千貫以上給五百貫一千五百貫以上給三分之一至三千貫止餘數盡給養子 隆興元年九月二十五日知平江府張孝祥言吳中之民所以重困者政緣產去稅存貧者欲速售其田不暇深思後害往往依舊虛帶家力苗稅在戶至有代納數科賣盡已業者欲望行下如人戶已賣過田交業一月不即收割稅色物力人戶許出產人陳訴沒田入官若已前未曾過割者亦自今降指揮日理限陳首從之 二年八月十九日泗州言本州自紹興十一年陷蕃方自三十一年冬收復經隔二十餘年近有淮南人戶因收復泗州之後執契據前來理認紹興十一年以前田土本州依近降指揮給付外其間有在蕃界日用錢買到及租佃

施工日久見執契據條簿未審合與不合一例追改戶部言已降指揮雖
許歸業人戶識認元業田產其本州人戶舊在蕃界日用錢承買及承佃
施工已久若便依指揮給還識認人切慮已安業人戶却致失所欲下泗
州如有歸業之人執到契照識認田業於保官空閑田比對田色高下依
契撥還從之 十二月十六日德音楚淦濠廬光州盱眙光化軍管內并
楊成西和州襄陽德安府信陽高郵軍勘會民戶拋棄田產亡失契書之
人仰申所屬陳乞官為審驗給據管業不得容令合干人邀阻作弊 乾
道元年正月一日南郊赦州縣檢校孤幼財產官司侵用暨至年及徃徃
占吝多不給還仰州縣日下依條給付仍令提刑司常切覺察如有違戾
按劾以聞三年十一月二日六年十一月六日九年十一月九日南郊赦
文並同此制 六年十二月十三日臣僚言州縣淺官田產雖已宣賜臣
僚若民戶元犯已經辨雪法該改正乞即時給還許別於應籍田產內照
元數改賜從之 七年十一月六日臣僚言比年以來富家大室典買田
宅多不以時稅契有司欲為過割無由稽察乞明詔有司應民間交易並
令先次過割而後稅契如不先經過割即不許人戶投稅詔令敕令所參
照見行指揮修立成法 八年五月十三日大理少卿兼同詳定一司敕

令漁權臨安少尹莫濛等言檢准乾道重修敕諸詐匿減免等第或科配
者謂以財產隱寄或借假戶名或詐稱官戶及亡詭名挾戶之類以違制
論如保州縣人吏鄉書手各加二等命官及鄉書手仍奏裁未經減免者
各加三等許人告官戶隨轉官職任分立戶籍者准此契勘前件條法自
許人告而下注文一十四字得旨添入已頒行訖切慮頒行之後人戶所
居僻遠未及通知却致頑猾人便行告許乞下諸路州縣自指揮到日為
始許令自陳特與改正免罪如限滿不自陳者許人告首如法詔限一季
陳首令州縣鑲板曉諭 九月二十一日詔臨安府城內外及屬邑應官
司所占民間地基見充官用者差官覈實悉與除豁租稅從臨安少尹莫
濛請也 九年十月九日詔逐路常平司行下所屬州縣自今交易產業
既已印給官契仰二家即時各齎干照砵基簿赴官以其應割之稅一受
一推書之版簿仍又朱批官契該載過割之詳朱批已圓方得理為交易
如或違戾吳時論訴到官富豪得產之家雖有契書即不憑據受理從臣
僚請也已上乾道會要

宋會要

水利田

中書備對司農寺自熙寧三年至九年終府界諸路水利田一萬七百九十三處共三十六萬一千一百七十八頃八十八畝官地一千九百一十五頃三十畝開封府界田二十五處一萬五千七百四十九頃二十九畝河北西路田三十四處四萬二百九頃四畝河北東路田一十一處一萬九千四百五十一頃五十六畝內官地二十七畝京東東路田七十一處八千八百四十九頃三十八畝內官地二百八十五頃五十畝京東西路田一百六處一萬七千九十一頃七十六畝京西南路田七百二十七處一萬一千五百五十八頃七十九畝

京西北路田二百八十三處二萬一千八百二頃六十
六畝河東路田一百一十四處四千七百一十九頃八
十一畝永興等軍路田一十九處一千三百五十三頃
九十一畝秦鳳等路田一百一十三處三千六百二十
七頃七十九畝內官地一千六百二十九頃五十三畝
梓州路田一十一處九百一頃七十七畝利州路田一
處三十一頃三十畝夔州路田二百七十四處八百五
十四頃六十六畝成都府路田二十九處二千八百八
十三頃八十七畝淮南西路田一千七百六十一處四
萬三千六百五十一頃一十畝淮南東路田五百三十
三處三萬一千一百六十頃五十一畝福建路田二百

一十二處三千二十四頃七十一畝兩浙路田一千九百八十處一十萬四千八百四十八頃四十二畝江南東路田五百一十處一萬七百二頃六十六畝江南西路田九百九十七處四千六百七十四頃八十一畝荆湖北路田二百三十三處八千七百三十三頃三十畝荆湖南路田一千四百七十三處一千一百五十一頃一十四畝廣南西路田八百七十九處二千七百三十八頃八十九畝廣南東路田四百七處五百九十七頃七十三畝

宋會要

淤田

熙寧四年三月戊子文彥博曰陛下即位以來厲精求

治而人情未安蓋更張之過也祖宗以來法制未必皆
不可行但有廢墜不舉之處耳馮京曰府界既淤田入
差役作保甲人極勞弊上曰淤田於百姓有何患若此
令內臣板麥苗觀其如何乃取得於淤田上視之如細
麵然見一寺僧言舊有田不可種去歲以淤田故遂得
麥

全唐文

中書備對

諸路職田計二萬三千四百八十六頃九十五畝

開封府界五百九十二頃九十八畝

京西路二千五頃七十五畝

京東路二千一百三十二頃九十三畝

陝西路三千二百五十二頃四十四畝

河東路一千五百九十五頃二十八畝

河北路三千三百五十三頃九十六畝

淮南路二千二十三頃四十五畝

梓州路五百四十六頃六十四畝

利州路四百六十六頃八十八畝

夔州路四百七十二頃七十畝

成都府路七百九十頃九十二畝

福建路五百三十八頃五十六畝

兩浙路一千七百一十三頃七十六畝

荆湖南路五百四十五畝九十八畝

荆湖北路八百十六頃一十七畝

江西路六百六十頃八十七畝

江東路八百八十八頃五十畝

廣東路五百五十頃七十畝

廣西路五百三十八頃五十畝

檢田 雜錄

太祖建隆四年四月大名府上言館陶縣民郭資訴去冬所檢田各有隱漏田畝詔本縣令程迪杖脊除名配沙門島元檢官給事中常準奪兩任官三年七月詔以魏鄆貝冀滑衛磁相邢洺等州自夏少雨應秋稼不登命給事中劉載等十人分檢見苗乾德二年四月詔曰自春徂夏時雨常愆深念黎元失於播殖所宜優卹俾獲昭蘇應諸道所催今年夏租委在處長吏檢視民田無見苗者止聞并與除放

太宗太平興國八年九月詔自來水旱災傷重時差官檢括救其艱苦唯恐後時頗聞差出使臣遲留不進州縣之吏日行鞭扑懼收賦之連限懼有司之嚴罰且令耕者改種失期甚無謂也自今應差檢田使臣宜令中書量地里遠近及公事大小責與往來日限違者科罪九年正月詔曰朕每卹蒸民務均輿賦或有災沴即與蠲除蓋欲惠貧下之民豈復以多少為限自今諸州民訴水旱二十畝已下者仍令檢勘先是瀘州言民訴水旱二十畝已下請不在檢視之限也太宗以貧民當卹之故有是詔淳化四年十月二十七日詔開封府管內人戶近為雨水害及田苗已分

遣朝臣使臣與令佐體量通檢應人戶未得盡知及有遲滯宜令差去京
朝官使臣及令佐等詳前降敕命疾速通檢具分數以聞當令特與除放
五年正月知鄭州何昌齡上言諸州逃民非實流亡皆規免租稅與隣里
相囊橐為吞爾願一切檢責之詔從其請仍令先按鄭懷及磁湘等數郡
昌齡所至凡民十家為保一室逃即均其稅於九家二室三室逃亦均其
稅鄉里不得訴州縣不得蠲其租民被其害皆逃去無敢言者既畢昌齡
又請按他部時當中春帝以農事方興重為勞擾罷之遣昌齡還理所
九月命大理寺丞許洞等八人分詣宋毫陳頴泗壽御泰等州按行民田
有被水潦為害及種蒔不及處並蠲其租至道元年九月遣殿中丞王
用和等十四人分詣開封府諸縣檢勘逃戶田產二年四月開封府諸
縣民訴早命開封府判官給事中楊徽之等三人刑部郎中直昭文館韓
授等五人分路體量六月帝謂宰相曰自今開封府諸路檢田當還京
朝官幹事者勿復差本府官屬

真宗天禧二年十月詔自今差官檢勘逃戶并災傷民田令三司寫造奏
帳式二本一付檢田官一送諸道州府軍監四年八月詔京東西河北
諸州軍經水田苗蠲減稅賦更不復檢乾興元年二月開封府言開封

等十六縣逃移人戶甚多近得雨澤日望耕種欲於隣近縣分差令佐吏牙覆檢詔特免覆檢今後不得爲例

仁宗景祐二年十月十三日中書門下言竊敕人戶被訴災傷四段各留苗色根樣未經檢覆不得耕犁改種慮妨人戶及時耕種今後人戶訴災傷只於逐段田頭留三兩步苗色根樣準條檢覆任便改種故作弊倖州縣檢覆官嚴切覺察不在檢放之限先是訴災者未得改耕得官檢定方聽耕耨民苦種蒔失時重以失所故詔革之至和三年六月詔京東西荆湖等路被水災處遠差官體量檢放稅賦或倚閭更不覆檢已上國朝會要

神宗熙寧二年六月十二日詔定諸請買荒廢地土已經開墾并增修池塘堤岸之類却有諸般詞訟但合虧歸後人者並官爲檢計用過功價酬還前人其增蓋舍屋栽種竹木之類亦償其值願折伐者聽三年三月同管勾秦鳳路經畧司機宜文字王詔言渭城下至秦州隰河有良田萬頃乞錢興治言者謂其不實奪詔一官既而委本路按驗言有四千餘頃乃還其官而並從其所請五月二十八日詔訪聞恩冀莫雄滄州永靜軍信安保定乾寧軍自夏災傷其令本路轉運副使王廣惠勾當公事凡

嗣宗分行體量檢放田稅仍多方賑濟饑民無令失所 六年七月十九日樞密都承旨曾孝寬言乞下河北監牧司差官點定牧地佃戶被水苗者田蠲其租詔令轉運監牧司各選官一員同依公檢放 十年十一月新差知蔡州高賦言體問得本州有保官并人戶包占無稅荒閑田土不少兼有水利可興欲望詳臣到任後依唐州例曉諭人戶漸行檢括從之 元豐元年八月六日詔河北轉運司體量被水戶災傷及七分蠲其稅不及七分者並檢覆 四年七月七日前河北轉運判官呂大忠言天下二稅有司檢放災傷執守謬例每歲使倖而免者無慮二三百萬其餘水旱蠲闕類多失實民被訴災傷狀多不依公式諸縣不照檢所差官不依編敕起離月日程限託故辭避乞詳定立法中書戶房言熙寧編敕約束詳盡欲申明行下從之

哲宗元祐元年四月四日三省言開封府諸路災傷轉運提點刑獄官並據本路災傷州縣分定親詣檢校從之 六年七月二十二日詔兩浙路鈐轄轉運提刑及蕪湖等五州令各具逐州水災所及與高田無水及水退可耕之地各幾何具實以聞從殿中侍御史楊畏請也 紹聖二年十月十九日侍御史翟思言酸棗封邱兩縣民詣臺陳訴戶下田旱詣縣乞

行檢放縣不為受理反決妄訴情下府界選官同本縣官長周行檢視如
民田實荒即當蠲放詔府界提點司選差官體量以聞

徽宗大觀三年九月六日詔東南路比閭例有災傷斛斗踴貴可下諸路
監司仰依實驗放秋苗分數仍依條賑濟 政和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前權提舉河北西路常平王觀奏河北郡縣地形傾注諸水所經如漳沱
漳塘類皆湍猛不減黃河流勢轉易不常民田因緣受害或沙積而淤昧
或波瀾而昏墊昔有者今無昔肥者今瘠官司利於租賦莫肯蠲除人戶
苦於催科不無差誤欲委官悉心體究凡如上件有帳籍而別無土田及
雖有土田而弗堪耕種者其夏秋二稅依條法開闢破放施行詔戶部案
條申明行下八年二月十七日臣寮言民田被訴河澨積水災傷雖或十
分收成亦妄有破放并遇非泛旱澇亦多夾帶豐熟地既在內縣不體究
其實一槩受狀申州州下依條委通判司錄同縣令檢覆而差曹掾簿尉
前去所委官亦不依條躬親檢視止在寺院勾集人戶縱公吏不以有無
災傷或不曾佈種田段一槩依做年例約度分數除破虧損計最為大
害欲令轉運司下所屬繪逐縣諸村地形高下圖還非時旱澇專委縣令
子細體度其被災月日傷稼去歲次第申上以備檢察檢覆官先委通判

司錄同縣令如實有故即依差試官法不支當月請給不親至其處亦重
立斷罪告賞條法詔戶刑部立法處分 宣和元年三月二十六日權京
西路轉運判官李佑奏奉詔體量災傷賑濟關食人民房州去年七月八
日有百姓陳訴災傷者數百人知州李愔將狀首劉均等科斷差公人監
勒劉均等高聲自言今後不敢訴災傷通諸城市縣令兼劉均年七十三
歲因斷得病身死緣此阻遏放稅不及一釐詔李愔先次除名勒停簽書
官合干人並勒停提刑司根勘以聞 四月二日京西路轉運判官李佑
言尚書右丞范致虛奏京西水災州縣並不依災傷檢放勒令民戶依舊
納稅致民力愈困體諒得汝州諸縣艱於賑濟致有流移飢莩唐鄧州縣
已依法檢放稅租及賑濟均房州諸縣放稅不盡致自冬及春以來往往
聚為賊盜詔均房州知通逐縣知縣並衝替唐鄧州知通各轉一官 三
年二月七日臣僚言水旱災傷去處州縣已依條差官檢踏減放苗賦分
數訖而漕臣又令州縣再行增收分數如宣和元年蕪湖一縣已經減放
分數而漕臣再行增收八千九百石詔令本路提刑司體究以聞 四年
五月二日詔江南東西路有逃絕及江水壞田多是虛招稅租監司不問
舒貴州縣民力不堪令轉運司并州縣當職官體究根括置籍拘管仍勒

誘歸業及召人租佃承買其認納稅租令於額內除開 六年三月二十四日詔諸路州縣災傷多是官司檢放不實使人戶認稅額無所從出必致流移不能歸業今後人戶經所屬訴災傷而檢放不實州郡監司不為伸理許赴本路廉訪所及尚書省御史臺越訴已上續國朝會要

高宗紹興二年十一月十二日江浙荆湖廣南福建路都轉運使張公濟言人戶田苗實有災傷自合檢視分數蠲放若本縣界或隣近縣分小有水旱人戶實無災傷未敢披訴多是被本縣書手貼司先將稅簿出外雇人將逐戶頃畝一面寫災傷狀依限隨衆赴縣陳過其檢災官又不曾親行檢視一例將省稅蠲減却於人戶處欽掠錢物不實其鄉書手等代人戶陳訴災傷乞行立法戶部檢坐到詔興敕諸攬狀為人赴官訴事及知訴事不實若不應陳述而為書寫者各杖一百因而受財贓重坐贓論加一等詔依告獲每名支賞錢五十貫 四年九月十五日敕契勘水旱災傷檢放官不能遍詣田所吏緣為姦受賕囑託或以少為多或以有為無或觀望漕司各於檢放致貧民累於輸納有流離凍餒之患今後並委提刑司檢察如有不實按劾以聞當議重責 十一月二十六日兩浙運判李謨言被旨催納湖秀州平江府上供米斛據平江府具到今年苗米三

十萬餘石內逃田開闢四萬三千餘石災傷減放八萬二千餘石契勘本府鄉村田畝比之他處最係肥田竊慮暗有椿占及不親臨檢視乞下浙西提刑司專委官覆實將不職官吏送所司根勘重賜行違如所委官輒敢隱蔽不實許監司互察依此根勘從之 同日中書舍人王居正言竊見屢下詔旨赦文倚閣逃絕檢放災傷四方守令奉行不虔猶恐實惠未必及人今州縣一有開闢逃田及檢放災傷去處則監司便指官吏作弊欲寘於法臣已取會常州鎮江府所會災傷與平江府分教一同其開闢逃田亦係已經於去年開闢數目轉運司已依近降指揮將鎮江府等處檢放數目牒提刑司委官檢察去訖今平江府獨從朝廷行下恐提刑司及所委官心懷觀望保明不實使逃戶及被災傷之人抑勒敦納為害不細乞賜追寢今降指揮從之 五年八月十一日中書門下省言江東西浙東路昨緣雨澤愆期有傷苗稼詔令逐路轉運司委官前去體度如實被災傷去處依條減視施行 二十四日內降德音訪聞廣南東路多緣颶風亢旱損傷禾稼在法自有合放分數仰本路轉運司委官前去體度如實被災傷去處依條減視施行 六年二月八日中書門下省言勘會民田曾經水發衝壞不堪開修耕作依條州縣檢視及轉運司覆實方與

開闢減免稅租竊慮其間因民戶陳訴州縣行移稽留致有虧納稅租者
理宜措置詔令諸路轉運司行下州縣如有文業可照舊行檢踏者疾速
依條覈實以聞 十三年三月二十三日廣南西路轉運司言靜江府自
紹興七年差官根括逃田雖已根括了絕目今不住却據逐縣申明人戶
陳訴有逃絕戶數至多蓋緣所差官並不躬行阡陌親自檢踏今欲將日
後根括之官經及三年不至民戶詞訟別無不盡田土方許所屬次第保
明應餘路有根括逃田去處亦乞依此施行仍下諸路轉運司遵守施行
從之 十五年六月二十一日詳定一司敕令所刑定官錢廳言欲望申
戒州縣或遇水旱減放民田致民冤訴差官覈實果有不當必重寘典刑
庶幾民被實惠從之 十六年二月二十五日權知衡州實深言衡州管
下頻年豐稔不減平時然而尚有拋荒之土未盡耕墾良田檢放不實田
主未敢歸業欲望檢照前例降指揮委自監司重行檢放召令歸業其
孤老困乏力不能辦者官與支借種糧牛具責限隨帶二稅送納則不一
二年間田畝可以盡耕逸民可以盡歸省稅可以盡復從之 十七年十
十一月二日上諭輔臣曰州縣災傷宜令官留意檢放不得苟取一時稅
租却致人戶逃移難以復業 十八年十月二十八日臣僚言今年夏秋

之交天時亢旱災傷去處農民艱食欲望屢戒所部監司守令常切存卹
災傷農民無致失所上曰如委實災傷可令所屬依條檢放稅租或有違
戾監司覺察按劾以聞 十一月二十七日戶部言訪聞浙江淮南災傷
依法以元狀差通判或職官同令佐詣田所躬親檢視申州具放稅租色
額分數榜示及申所屬監司檢察即有不當監司選差鄰州官覆檢失檢
察者提點刑獄司覺察取勘具案以聞今欲下江浙淮南路州軍祿災傷
縣分遵依今限指揮依實檢放分明大字出榜鄉村曉諭民戶通知并下
逐路轉運司常平司子細檢察所差官與令佐各曾與不曾躬詣田所檢
視有無不實不盡將違戾去處依法按劾施行從之 十二月二十二日
上諭輔臣曰災傷去處已降指揮檢放稅苗可申嚴行下逐路當職官須
管依實檢放如有不盡許人戶經尚書省越訴 二十三年六月三日上
諭輔臣曰聞諸處民田有被水害者可令戶部行下州縣差官檢視不可
救護去處依條放苗 二十四年十月三日三省言諸路州軍豐熟間有
高田旱傷去處上曰可令依條檢放公私欠負仍住催理其餘官年歲深
遠者委戶部開具取旨條放仍令常平措置通融糴糴務令兼濟毋致失
所 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九日敕勘會兩浙江東淮 路間有因風水傷

損田苗去處除節次已降指揮存恤賑糶外委路漕司行下州縣不體至
意檢放失實或漕司不為除豁致人戶虛受苗稅如有似此違戾去處仰
提刑司覺察按劾仍許人戶越訴 二十六年二月五日詳定一司敕令
所刪定官柳繪言臣竊見民間歲納秋苗間有旱澇自合減放分數近來
州縣多是利於所入畧無加恤及檢視之際雖曰差官檢實往往觀望徒
為虛文是致貧民下戶監繫無時至有終身不能償者乞下有司嚴立約
束許民戶越訴從之 二十七年十月六日詔秋雨過多深慮下田有被
損去處仰州縣依條減放務在實惠及民不得鹵莽失實仍令監司檢察
十一月四日殿中侍御史葉義問言昨漕江東目睹檢放之弊且以江
東一路言之歲認上供額八十五萬碩皆責辦州縣及時輸納然其間或
因災傷減放致令有承認不足數目朝廷灼見難以催理曾降指揮除放
至紹興二十二年訖自二十三年以後實因災傷檢放米數依舊催理臣
嘗具此聞奏蒙行下戶部勘當至今未與除豁欲望特降指揮將紹興二
十三年以後州縣實因災傷檢放米數已行申奏未準戶部銷豁者特與
除放仍令監司申戒州縣官司自後或遇災傷須管及時躬詣田所依條
從實檢放並具給罪保明狀申奏如檢放不實監司按劾如監司容縱令

御史臺彈糾從之 二十八年八月二日詔令逐路轉運疾速行下州縣開實被災傷項畝數目及合檢放分數以聞 三十年十月四日臣寮言欲望令逐路監司嚴察州縣委有災傷去處並令從實放稅其有奉行不度之吏按劾聞奏詔令依條檢放以上中興會要

孝宗隆興元年八月二十日臣寮言州縣減放災傷奉行不度守令未嘗加意十分災傷之處檢放不及二三分乞自今年八月三十日以後再展限一月州縣多出文榜曉示應今年經水旱蝗螟災傷去處許人戶從實經縣陳理不拘早晚收接委縣令躬親同所差州官前去地頭檢視著實分數依條檢放仍委知州專一覺察諸縣監司覺察諸州如有奉行違戾並委監司郡守將所委官按劾人吏編配施行如監司郡守不行覺察並許人戶越訴御史臺彈劾以聞從之 乾道三年八月十六日起居舍人黃鈞言竊聞四川亢旱異常自春及夏民情嗷嗷比至六月下旬乃始得雨撥之農時似不及事得雨之後但植晚豆就令豐熟所得無幾具它郡邑又有螟蟥害稼去處竊緣四川阻遠自來循例不申災傷不行檢放欲望行下四路帥臣監司從實體量稍加存恤從之 九月十三日臣寮言檢視災傷雖有條法官司玩習未嘗遵依每差州官到縣隨行征求連取

皆有定例然後擇村疇中近來瘠薄不熟之田先往視之多為蠲放名曰
應破又擇今歲偶然稍熟之處再往視之責以妄訴名曰伏熟重為民困
望詔守臣選差疎曉清強之官公心考覈申飭監司嚴為按舉凡所差官
汙廢動情公正與夫誣妄之狀悉以上聞從之 四年七月二十五日詔
諸路轉運司行下所屬州縣將災傷去處各選委清強官遍詣地頭盡實
檢放或不實不盡有虧公私被差官并所差不當官司並重作行遣其被
水至甚去處令監司守臣條具合措置存卹事件聞奏以三省言荆南建
寧衡饒信等州災傷故也 六年六月二十七日戶部尚書曾懷言乞委
諸路漕臣應災傷去處仰民戶依條式於限內陳狀仍錄白本戶砧基田
產數目四至投連狀前委自縣官將砧基點對坐落鄉村四至畛郭差官
覈實檢放如輒敢妄移豐熟鄉分在災傷地分僥倖減免許人陳告依條
銜罪仍將妄訴田畝並拘沒入官以一半給告人充賞或有豐熟去處收
割禾稻了當却開墾園岸放水入田瞞昧官司之人亦乞依此施行若州
縣奉行減裂從漕臣按治重寘典憲詔依諸路遇有災傷令監司守令依
此施行 八月二十八日詔今後夏秋之間水旱交作繼之螟蟲害稼滋
多其間江東西最甚二浙次之福建湖南北又次之可令諸路監司早行

覈實檢放稅租 七年八月七日江南西路轉運司言本路今年春夏以

來久闕雨澤江州尤甚欲將本州諸縣乾道七年所催夏租納納錢物內

第四等以下人戶除形勢戶外並與減免三分第五等減免五分據今所

委漕臣將災傷去處第四等五等人戶秋稅覆實所有輕重一面依條

檢具已檢過分數以聞 十一月十四日詳定一司敕令所修立下條

災傷路分安撫司體量措置轉運司檢放展限軍報關支聽以省計通融

應副常平司糴給借貸提刑司覺察妄濫如或遠戾許互相按舉仍各具

已行事件申尚書省諸災傷路分帥臣監司申到已行措置檢放糴給

察事件並歲終考察修廢以聞從之 九年八月九日詔浙東州軍間有

開雨去處不無損傷田畝可令兩浙路轉運司委官躬親檢視如有所損

分數即仰覈實依條減放仍具已施行去處申尚書省 九月二十六日

臣寮言伏見今夏已來雨不及期浙東路郡旱者甚衆至於江西間有荒

歉田野之間以艱食為慮竊恐今來州郡不知仰體陛下軫念元元之意

遂使荒政不舉實惠不孚重為民害欲乞申嚴行下凡有旱傷去處必須

重實檢放不得亂有沮抑致奸和氣仍乞令逐路常平提舉官躬親巡歷

同帥漕之臣覺察按劾以聞從之 十二月十四日詔嚴州守臣選差

檢

疎職官一員將已行檢視之數下諸縣審實如委被淹沒去處即與傳聞
二稅候至將來開復却行起催臣寮言嚴州溪流漲並溪之田皆為淹
沒雖佐檢視未為得實故也以上乾道會要

限田 雜錄

高宗紹興元年十二月十四日權戶部侍郎柳約言校田有限著於今甲
比來有司漫不加省占仕籍者既名官戶凡有科數例各減免悉與編戶
不同由是權倖相高廣占麗畝無復舊制願推明祖宗限田之制因時救
世重行裁定應品官之家各據各得頃畝之數許與減免數外悉與編戶
一同科數詔坐條行下 十七年正月十五日臣寮言政和令格品官之
家鄉村田產得免差科一品一百頃二品九十頃下至八品二十頃九品
十頃其格外數悉同編戶今朝廷之意蓋欲盡循祖宗之法以紓民力比
年以來軍須百出編戶有不能辦州縣必勸誘官戶共濟其事上下併力
猶患不給今若自一品至九品皆得如數占田則是官吏更無科配所有
軍須悉歸編戶豈不重困民力哉望詔大臣重加審訂凡是官戶除依條
免差役外所有其他科配並權同編戶一例均敷庶幾上下均平民受實
惠至若限田格令臣欲候將來兵戩寧靜日別取旨施行又言今日官戶

不可勝計而又富商大農之家多以金帛竄名軍中僥倖補官及假名冒戶規免科湏者比比皆是如臣所請則此弊可以少革而科數均平民不重困實濟國用詔令戶部限三日勘會申尚書省於是戶部勘官欲依臣僚所乞權令應官戶除依條免差役外所有其他科配不以限田多少並同編戶一例均敷科配候將來邊事靜息日却依舊制施行從之 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二日大理評事趙善養言官戶田多差役並免其所差役無非物力低小貧下之民望詔有司立限田之制以抑豪勢無厭之欲於是戶部言近年已來往往不依條格增置田產致州縣差役不行應品官之家所置田產依條格合得項畝已過數者免追改將格外之數裏同編戶募人充役詔令給舍戶部長貳同議措置取旨其後給事中周麟之等言今措置官戶用見存官立戶者許依見行品格用父祖生前曾任官者贈官立戶名著各減見存官品格之半父祖官早見存同居子孫官品高如未析戶聽從高及官戶於一州諸縣各有田產並令各縣紐計每縣併作一戶通一州之數依品格併計將格外項畝並令依編戶等則於田畝最多縣分畝同比並差役若逐縣各有格外之數令充役者即隨縣各差坐募人充役即役未滿而本官加品並令終役逐州委通州或職官縣丞

尉專一主管將諸縣官戶及併計到田產數置籍如本州過逐縣申到陞
降並仰於當日銷注如縣內出入田產已過割訖或官員加品限一月申
州主管司注籍如人吏違限不注籍從杖一百科斷訖勒罷如別有情弊
故作稽滯因事發覺者徒二年有贓則計贓論其主管官仰監司具名申
尚書省自指揮到日計各家符子戶號名寄產限三月從實首併作一戶
拘籍如出限不首併計諸色人告不以多少一半充賞一半沒官其見立
戶名官員或品官子孫並取旨重作行違如告首不實並依條斷罪及日
下州委知通職官縣委令佐取索官戶戶籍編排若已編排訖却有隱匿
蓋庇不實及奉行減裂及於差役時觀望不公並許人戶越訴其當職官
取旨重作黜責人吏斷配仍仰逐路監司常切覺察如有違戾按劾以聞
監司失覺察令御臺彈奏品官募人充役如有敢倚恃官勢及豪強有力
於本保內非理撻撻並許民戶越訴及不伏州縣依法差使許當職官按
劾有官人并品官子孫並取旨重作行違並只許募本縣土著有行止人
不許募放停單人及曾係公人充違者許人告詳定一司敕令所看詳前
項措置欲依所請下戶部通牒諸路州軍遵守施行從之 三十年正月
五日戶部言近給舍措置品官之家見行品格用見存官及父祖生前曾

任官如若贈官立戶并一州諸縣如有田產並令組計併作一戶通一州之數頃畝今依編戶家同差役許將子戶詭名寄產限三月實首併納籍如出限許諸色人告一半充賞本部今再措置一品官子孫分為十戶每戶許置田五十頃之類品家之家田土內有山林園圃及墳墓地段之類難以一例理數今乞並行豁除不理為限田之數內蘆場頃畝折半計數其子戶詭名寄產元限三箇月首併竊慮內有守臣不在置產州縣未能依限首併今欲更與展限兩箇月如出違所展日限即依已降指揮施行詔依仍行下諸路監司州縣遵守施行 三十一年正月二十五日臣僚言近降品官限田指揮所以優卹下戶恩意甚厚其間條目約束有所未盡謂如一品官限田百頃身後半之使其家有子子各占五十頃則為五百頃若復降陌連畝數州所占不知幾何又勲貴之家援例乞充差徭雖不過數家而在品官限田之前今亦泛然引用或甘募人充役或引舊例丐免州縣推行不一乞委自守令條具經久可行利害委監司及本州類申朝廷委官看定從之以上中興會要

孝宗朝道元年正月一日南郊赦官戶多立戶名編民冒作官戶祖父父母在而私立戶名竊慮尚有未曾經官首併之家因人陳告致坐罪戾

可自赦到日更限一月許令首併歸戶三年六年九月南郊赦並同此制
四年九月十二日臣寮言品官占田理為官戶事戶部照得承蔭子孫
許置田畝數目雖比父祖生前品格減半若析戶數衆其所置田畝委是
太多今重別勘當謂如一品父祖元格許置田一百頃死亡之後子孫用
父祖生前曾任官或增官立戶減半計置田五十頃若子孫分析不以戶
數多寡欲共計不許過元格減半五十頃之數其餘格外所置數目並同
編戶其餘品從亦乞依此類施行庶得下戶不致差役頻併從之 六年
三月二十一日詔曰朕深維治不加進夙夜興懷思有以正其本者今欲
均役法嚴限田抑游手務農衆凡是數者卿等二三大臣深思熟計為朕
任此而力行之其交修一心毋輕懷去留以負委寄此朕所望也 九月
二十一日中書門下省言差役之弊大抵田畝皆歸官戶雖申嚴限田之
法而所立官品有崇卑所限田畝亦有多寡品官田多往往假名寄產卒
逃出限之數不若勿拘限法今後官戶與民戶一槩通選物力第二等以
上輪差二年一替官戶許僱人代役且以十年為限如經久可行別議立
為永法詔依兩浙路先次遵守 八年四月二十五日臣僚言沒法之均
其法莫若限民田自十頃以上至於二十頃則為下農自二十一頃之上

至於四十頃則為中農自四十一頃以上至於六十頃則為上農然後可使上農三役中農二役下農一役豈復有不均之嘆哉其常有萬頃者則使其子孫分析之時必以三農之數為限其或詭名挾戶而在三農限田之外者則許人首告而沒田於官磨以歲月不惟天下無不均之役亦且無不均之民矣詔令給舍同戶部看詳看詳品官之家照應元立限田條限減半與免差役蔭人許用生前曾任官品格與減半置田如子孫分析不以戶數多少通計不許過減半之數仍於分書并砧基簿內分明談說父祖官品并本戶合置限田數自今來析作幾戶每戶各合限田若干若分晰時田畝不及合得所分格內之數許將日後增置到田晦湊數經所屬批鑿添入照驗免役若分書并砧基內不曾談說並不在免役之限若諸縣皆置田產竊慮重疊免役仍令諸縣勒令各家自行指定就一縣用限田免役如所指縣分田畝不及合得限田之數許於隣縣湊數其餘數目及別縣田產并封贈官子孫並同編戶差役有已差役人輒於役內無故析戶計會官司差人抵替致引惹詞訴今欲將來差役前父母亡後服闋在充役之內合行析戶者聽析戶外其見役人無故析戶即有所規避須候滿方許陳乞從之已上乾道會要

宋會要

墾田 雜錄

高宗紹興二年七月五日詔知興國軍王鉉知永興縣陳升貴奏奉賢路
令措置招誘人戶耕墾閑田可各與轉一官候措置就緒日令奉路權州
司保明備申朝廷取旨褒擢 十二月十八日詔諸路寺觀常住荒田令
州縣召僧道耕墾內措置有方及稅租無拖欠者並仰所屬差撥住持其
田宅寺觀仍不以名次高下差撥 五年五月十五日戶部言修立到諸
路曾經殘破州縣守令每歲招誘措置墾闢及拋荒田土殿最格一增而
見拋荒田土而能招誘措置墾闢者一分知州陞三季名次縣令陞半年
名次二分知州陞一年名次縣令陞三季名次三分知州減磨勘一年縣
令陞一年名次四分知州減磨勘一年半縣令減磨勘一年五分知州減
磨勘二年縣令減磨勘一年半六分知州減磨勘二年半縣令減磨勘二
年永直部以下循一資七分知州減磨勘三年縣令減磨勘二年半永直
部以下循一資到部陞半年名次八分知州減磨勘三年半縣令減磨勘
三年永直部以下循一資仍占射差遣一次九分知州轉一官縣令減磨
勘三年半永直部以下循一資仍占射差遣一次到部陞半年名次一虧

謂見耕種田不因再被盜賊疫害若災傷而致拋荒者一分知州降三季
名次縣令降半年名次二分知州降一年名次縣令降三季名次三分知
州展磨勘一年縣令降一年名次四分知州展磨勘一年半縣令展磨勘
一年五分知州展磨勘二年縣令展磨勘一年半承直郎以下到部降一
年半名次六分知州展磨勘三年縣令展磨勘二年承直郎以下降一
資七分知州展磨勘三年縣令展磨勘二年半承直郎以下降一資到部
降半年名次八分知州展磨勘三年半縣令展磨勘三年承直郎以下降
一資到部降一年名次九分知州降一官縣展磨勘三年半承直郎以下
降一資到部降一年半名次一考州縣守令墾闢拋荒田土增虧十分者
取責賞罰一考州縣墾闢拋荒田土理分者以守令到任日見墾田畝十
分為率一諸縣每月效見措置招誘到墾闢田畝實數申州州每季申
監司準此若守令替罷即州縣限五日具在任月日內墾闢田畝數申一
守令措置招誘墾闢田畝並歲考日限約束並依戶口法若守令在任雖
不及半年而增及一分以上者亦考察一守令雖係權攝賞罰並同正官
一考知州縣令措置招誘墾闢田土不實及供具田畝增減若保奏違限
並依考戶口法其增虧九分者依上下等余依中等一歲考州縣守令招

誘措置墾闢及拋荒田土者其比考之數更不通計謂如到任第一年增
五分其第二年數別理之額已上格法令三省吏部戶部議路通用詔依
仍先次施行 十四年三月八日戶部言契勘京西州軍係累經殘破荒
田至多委是開墾倍費他州欲下本路轉運司將管下荒閑田土自請佃
復與裁免二年租課從之 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臣僚言契勘淮南
東西荆湖等路比年寧靖民稍復業而戶口未廣田野漸闢而曠土尚多
惟縣令最為親民此未有賞格可以激勵今欲下諸路轉運司取見屬縣
已歸業人戶與耕墾田畝稅賦之數委官審實注籍中部如一政內能勸
誘人戶歸業耕墾田業添復稅租增及一倍從本州保明申運司審實保
明申省部立定賞格不及倍者亦量所增之多寡遞與推賞其不能勸誘
又致流亡荒廢者罰亦如之於是戶部言增戶口措置墾闢田土昨承旨
揮立定歲考增虧格法至今少有中到賞罰文狀蓋緣所立格法輕重不
倫致無激勵用心招集謂如措置墾闢田土增一分知州陞三季名次縣
令却止陞半年名次今來官負陳請乞立定縣令一政內能勸誘民戶歸
業耕墾田業添復稅租增虧賞罰本部契勘逐路拋荒田土數多全藉守
令措置招誘人戶耕墾比之興修農田水利尤重若不增重賞格開墾無

緣增廣今比擬守令一任招誘措置墾闢田土賞罰格下項知州增闢到任之後管屬諸縣開墾過見拋荒田土一千頃轉一官七百頃減磨勘三年五百頃減磨勘二年虧謂到任之後管屬諸縣見耕種田不因灾傷而致拋荒者五百頃展磨勘二年三百頃展磨勘一年知縣縣令增闢到任之後開墾過見拋荒田者五百頃承務郎以上轉一官承直郎以下依條施行四百頃承務郎以上減磨勘三年承直郎以下循一資仍減磨勘一年廟以備資當舉官者當舉官一員三百頃承務郎以上減磨勘二年承直郎以下循一資額以備資當舉官者當舉官一員二百頃減磨勘一年半一百頃減磨勘一年虧謂到任之後見耕種田不因灾傷而致拋荒者一百頃展磨勘一年年及百頃依此五十頃降三季名次三十頃降半年名次一縣令到任日具着業戶口墾闢田畝稅賦拋荒田土實數申明本州覆實保明申轉運司知州到任申轉運司準此轉運司保明申尚書戶部一縣令每歲終具措置招誘墾闢田畝增添稅賦及有無却拋荒田土實數交割付後官從後官保明申州州限半月覆實申轉運司轉運司一月保明申尚書戶部一守令若權攝官據權過月日內開墾田數交格或有拋荒田土並依正官賞罰一今除前項立定賞格外如有任內於所

立格外開墾田土增廣數目并許計數累賞一守令措置招誘墾闢田土
增添稅賦等若供具增減不實及供中違限乞重立條法施行如得先當
即乞更下吏刑部審覆施行及乞下諸路轉運司取見屬縣已歸業人戶
耕墾田畝稅賦之數委官審實注籍訖先次開具保明申部從之 二十
年四月二十七日左朝奉大夫新差知廬州吳達言請置力田之科以重
勸農之政募民就耕淮南以實以官資闢田以廣官莊自今歲始漢制計戶
口置員則有實員今欲以斛斗定賞必無濫賞江浙福建委監司守臣勸
誘土豪大戶赴淮南從便開墾田地實為永久之利今立定賞格土豪大
姓諸色人就耕淮南開墾荒閑田地歸官莊者歲收穀五百碩免本戶差
役一次七百碩補進義副尉八百碩補不理選限州助教一千碩補進武
副尉一千五百碩補不理選限將仕郎三千碩補進義校尉四千碩補進
武校尉力田出身其被賞後再開墾田及元數許參選如法理名次在武
舉特奏名出身之上已上文武職遇科場並得赴轉運司應舉從之 九
月十九日知廬州吳達劄子契勘就耕之民以力田賞格開墾田畝便著
籍為管官莊戶慮名繫於官不得自由欲望將管官莊戶只作力田戶其
推賞事件並依元格施行從之 二十二年十月十二日詔權發遣東西

路轉運判官兼提刑提舉常平茶鹽等公事魏安行特轉一官以前知餘
州開墾荒田二千餘頃推恩也 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七日戶部言淮南

人戶未耕宜田已降指揮展限三年開墾今欲下本路州縣出榜曉諭人
戶將本戶內已請射未耕種官田限二年盡行開墾耕種如限滿有未耕
田畝即許諸色人割佃限即時給付其京西路若有似此去處亦乞依此
從之 六月十五日吏戶部言荆湖北路見有荒閑田甚多亦皆膏腴佃
耕者絕少欲下本路轉運司應干係官等開田行下所部州縣招誘不以
有無拘礙之人並許踏逐指射請佃不限頃畝給先投狀之人自承佃後
與放免祖課五年其送納祖課應納牛種等並依京西路已得指揮施行
仍令四州制置司行下逐路轉運司曉諭如願往湖北請佃開墾官田人
戶亦仰即時給據津發前去其放免祖課等依此施行守令招誘戶口令
本路監司取其能者保明推賞內有不職之人按劾取責罰從之 二
十九年十二月十六日直敷文閣淮南東路轉運副使魏安行言淮東州
縣閑田甚多今欲勸誘民戶增廣力田先次條畫下項一乞將本路招誘
到人戶先支借口糧次給農具牛器種子蓋造住屋等計所直俟種田見
利立定分數逐年次第還官并令州縣訪聞籍記土豪姓名乞量立賞格

如能招致耕田人戶一百家者有官人差充部押官無官人補甲頭招及一百家者有官人減二年磨勘無官人依八資法補守闕進義副尉每五十家遞遷一等無官人至五百家補承信郎五百家有官人充轄官無官人令依今來措置補名目人與遞遷充部押官並依勅用備官法支破請受理為資任及立賞招誘未來之人有能招誘人戶十家耕田三頃者支錢四十貫文一百戶耕田三十頃者支錢四百貫文二百五十戶耕田七十五頃者白身與補進義副尉不願就名目者支錢一千貫文大半每招到一戶耕田三十畝者支錢四貫文以次第增添一諸軍已揀汰下官兵有願赴淮東耕田者乞許徑赴本司及所在州軍陳狀如係有官資人借請三月驛料軍兵借三月家糧差人伴押前來依出戍體例日支錢米候開田收利日旋次住罷一勸耕之初蠲免課子十年至第五年只收種子第六年帶還官司所借糧食等價錢仍分秋夏兩料送納並不收息還官足日自為己業一耕牛差委有心力人揀擇收買乞於庫牛州郡就經總制錢內支或客牛聽人戶揀買官借價錢如日後闕牛請再請或借價錢其招召客人欲隨人夫多寡旋修築圩堰蓋造屋宇種麻豆粟麥之屬亦可以減省支借從之十七日淮南路轉運副使提領營田魏安行言

欲乞下本路將十九年以後守令增開到田取見項畝中朝廷依元降指
揮推賞償有虧減罰亦如之信賞必罰則人知勸沮從之以上中興會要
孝宗隆興元年九月二十八日臣僚言湖外之地多荒廢不耕欲定墾田
廣狹以為兩路守令黜陟之法其新墾田與蠲免夏秋稅役五年戶部勘
會人戶請佃閑田自有放免年限其守令招誘墾闢亦皆立定賞罰格目
今欲下兩浙轉運司依已降指揮施行外仍令每歲取責州縣增墾荒田
之數置籍驅考保明申朝廷從之 乾道二年五月六日臣僚言兩淮膏
腴之田皆為品官及形勢之家占佃既不施種遂成荒田乞自今如經五
年不耕者許民戶并諸軍屯田指射官為給據耕種從之 三年九月二
十五日權發遣和州主管淮西安撫司公事胡昉言昨本路帥臣吳達於
紹興二十年中請招誘江浙福建豪民至本路從便請佃荒田據所收以
十分之一輸官三年之後歲增一分至五分而止中緣兵火燬放至今歲
再行起索乞將上項租課撥付本司充激犒民社支用從之 四年二月
二十九日知鄂州李椿言本州荒田甚多往歲間有開墾者緣官即起稅
遂致逃亡乞募人請佃與免三年六科賦稅三年之外以三之一輸官所
佃之田給為己業至六年遞增一分九年然後全輸或元業人有歸業首

別給荒田耕種從之 五月一日湖北運副楊民望言諸州荒田多無人

開耕間有承佃之家盡力墾闢往往為人告訐稱有侵冒頃畝官司從而

追納積年稅租遂致失所乞自今後遇有親耕之人止催納當年租稅日

前者並與蠲放從之 五年正月十九日詔新除大理正徐子寅措置兩

淮官田子寅條具下項一乞先往楚州督促守令置造農具屋宇給散耕

牛種糧就二月內開墾俟一州畢即往以次諸州依此措置二合置買牛

具乞支降會子二萬貫俟用畢即申朝廷再行給降接續支遣三今來楚

州山陽寶應縣歸正人願請佃者計四百餘名合用耕牛犁耙鋤耨石鏡

軸木勒澤踏水車之屬乞劄下淮東安撫司預辦耕牛并委楚州計置合

用錢數付諸縣知縣置造上件農器俟本所到日同知縣標撥田段如官

吏違慢具姓名申朝廷行遣從之 同日徐子寅言兩淮膏腴之田多為

官戶及管軍官并州縣公吏詭名請佃更不開墾遂致荒閑乞限一年令

見佃人耕種如限滿不耕拘收入官別行給佃從之 六月三日淮南轉

運司言向緣兵火民多逃移蒙朝廷招誘歸業例以歸認田土盡時給

多有包占墾步雖立限許令自陳還民懼增稅課不即陳首今已限滿若

還許人割佃緣其間亦有無力耕種之人乞除官戶公吏之家更展限一

年從之 十一月二日徐子寅言被告勸諭歸正人置莊耕種皆流離之
人開墾之初全在守令撫卹今聞或有追擾拘納課子或因踏田輒行收
禁乞自今許被擾人於措置官田所陳訴具姓名聞奏從之 六年正月
十四日太府少卿議領淮西江東錢糧兼提領屯田葉衡言合肥潁湖有
圩田四十里舊為沃壤久廢墾闢今若募民以耕可得穀數十萬斛蠲其
租稅俟二三歲後阡陌既成然後徵歷陽柘皋營田官私各收其半從之
三月二日三省言兩浙閑田見今募民開墾以為守令殿最歲終具數
申安撫司核實其募到力田為首之人乞優與推賞若補轉官資減免賦
役之類從之 六月十三日戶部侍郎江浙荆湖淮廣福建等路都大發
運使史正志言浙西諸路營田除秀州嘉興縣未報外計一百五十八萬
三千餘畝數內人戶未佃五十七萬二千八百餘畝未開耕田五萬四百
餘畝并逃移事故田一十三萬九千八百餘畝總計七十六萬三千餘畝
若召人承佃可收稻麥一十二萬碩其未耕之田不審有無措置及逃移
田有無歸業之人未佃田或已有人承佃竊慮上戶冒占不納租課乞從
本司委逐州通判親詣縣檢視如有隱匿不輸官租限百日自陳仍舊
承佃自今年起理租課若違限不首依條拘收入官詔陳者限半年餘依

所請施行 七年四月四日知泰州徐子寅言近措置兩淮民戶已占寬
剩田今乞再限一季許令自首別給據為已業如限滿不首許人剝佃或
願借耕牛者令諸州應副估元價均以五年還官從之 六月三十日新
除淮南運判向士偉言兩淮田畝荒蕪願耕之民多非土著當請射之初
未暇會計畝步積以歲月盡力墾闢方稍獲利比來州縣以其不無寬剩
之數再行括責復增征歛甚非撫字惠養之意乞中飭兩淮州縣民戶有
增墾田今年止令輸納舊稅不得報有增添從之 八月二十八日知泰
州李東言泰州田計二萬餘頃今欲置買牛具播種種種人戶請佃一項
與借給耕牛一頭及農具種糧隨田多寡假貸計元價均以五年還官更
不收息依元降指揮次邊州縣免五年十料租課如限滿合行起納課子
每畝乞減作三升三年之內不逋官課印給為永業改輸正稅從之 十
月七日詔准東路帥漕臣將諸具到係官荒田委守令招召人戶耕種
二麥官為借糧其人戶請佃未耕者亦仰勸諭盡行佈種具已種頃畝申
三省樞密院歲終差官覆實取旨殿最賞罰淮西路依此施行先是淮東
安撫司具到係官荒田真州三百七十四頃五十畝揚州五十二頃九十
一畝通州一百一頃八十一畝泰州二萬一千二百四十八頃四十五畝

楚州四千四百二十三頃八十六畝滁州一百五十九頃四十五畝高郵軍一千一百六十九頃一十三畝盱眙軍一百四十一頃三十四畝人戶請佃在戶未耕荒田真州一百三十五頃七十一畝揚州九十三頃通州六十九頃一十八畝泰州三百三十九頃一十五畝楚州三千六百九十七頃三十三畝滁州二百三十七頃七十七畝高郵軍七百六十三頃三十八畝盱眙軍二千一百二十一頃一十三畝故有是命 八年正月二十一日淮東提舉措置兩淮官田徐子寅言准批下臣僚劄子乞將兩淮有主田園寬限令耕不許刻奪契勘兩淮之田舊多荒蕪近年民漸歸業止緣人牛未辦遂致包占非假歲月開墾遽許人割佃將見豪勢之家侵漁爭擾民受其弊今欲令兩淮諸州自乾道八年為始將各戶荒田每歲開耕二分限以五年如限外尚有未耕許人割佃所開田與免五年課子稅租從之 三月十六日徐子寅言近勸諭歸正人一千五百八十人於楚州寶應山陽淮陰縣高郵軍高郵縣盱眙軍天長盱眙縣揚州江都縣泰州海陵縣界共置五十四莊並給付耕牛農具糧種開墾田畝已蒙朝廷行下委逐縣知縣躬親究實已見就緒今乞將官田所給局其合行事件並撥隸常平司從之 四月二十日知江陵府松滋縣滕珏言乞將湖

北人戶所請已歸業人開荒田限三年不耕許人剝佃與免三年六料租
稅其見存主戶有開墾頃畝過數許其自增租稅它人不許剝佃詔下湖
北轉運司相度據本司中已降指揮應見佃荒田之家如有開闢過數止
今輸納舊稅更不通計其妄執契書告許之人官司不得受理仍限二年
若限滿已耕地係屬本戶外其不耕之田許外人請射為業滕琛所請有
礙前旨詔送戶部看詳既而戶部中湖北漕臣欲將包占田畝以二年為
限緣今來已是過滿乞下本路更與展限半年如違許人剝佃從之 六
十四日詔將安豐軍壽春安豐等縣荒閑田一百八十七頃三畝皆給付
歸正人二百一十七戶開耕自乾道九年為始與免課子十年 七月十
五日權知廬州兼提領屯田趙善俊言淮甸之民請佃田畝多有包占每
占一二十頃至及百頃者緣無苗稅故能久占其實無力耕墾遂致流移
歸正人請射不行則是有力者無田可耕有田者無力開墾朝廷曾限半
年許人戶耕有未幾又限以五年緣此愈見執占欲望寢其耕限五年指
揮許官司分撥包占田畝與流民歸正人從便請佃詔趙善俊開具人戶
包占田畝數目申三省樞密院 九年正月十八日資政殿學士新知揚
州王之奇言淮上之田例多荒棄昨紹興二十年嘗置力田之科募民就

耕實以官資當時止計耕平定奪是以應募人少今欲令諸路州縣勸諭
土豪戶棟汰離軍及諸色人並許經安撫司指占荒田據頃畝定實俟耕
種日與書填給付若一年所耕不及其半與二年不能盡耕即行拘收付
身毀抹且以墾田一千頃為率據每歲合用種糧農器牛具屋宇之數預
申朝廷關撥內補官人與作力田出身理為官戶應開耕荒田將來收成
日除合極留次年種子外官與均分凡曰一千頃歲收糧二十萬石每石
價錢約一貫五百文計三十萬貫謾官者一十五萬貫所用官語付身計
一百二十二道內迪工郎二道承信郎十道進義校尉三十道進武校尉
二十道共六十二道元有立定價錢計一十三萬二千貫文比之官中出
賣立名官告綾紙之數其所得尚為有餘更有下班祇應守關進義校尉
各二十道共六十道係是書填元有借補官資人即無立定價錢今欲令
耕田八頃者補進義校尉十頃補進武校尉二十頃補承信郎四十頃補
迪功郎已上並自耕種日先次書填給付理為入仕月日文臣即以力田
所進備差使武臣即以指使繫銜從安撫司保明申朝廷給降差割理為
資任候初收成日依本等支破券錢如及十年願參部注授者聽每歲終
具耕過頃畝所收子利數目經所屬次第保明申力田所批書如不及十

年託故解罷到部日依進納人例施行不及五年即不許到部其所補官人令吏部預行籍記姓名至如借補名目比之創開田人自合量減項畝今欲令借補守闕進義副尉無人開田三項進義副尉五項下班祇應六項緣初年難辦牛具兼淮南難得竹木客戶所居屋宇亦難就緒欲乞支降官會十萬貫并客戶逐月借支工食稻子六碩以半年計之共三萬六千碩乞於兩淮轉運司今後營田米斛內支借仍乞二年四料除還詔依內會子令左藏庫給降其中書門下言兩浙荒田已給降空名官誥典錢紙立定項畝勸諭人戶開耕更書填補授官資訪聞應募之家意在希賞多隱匿已耕熟田一槩作荒田陳乞補授理宜約束詔王之奇取責應募之人各開具願耕田畝及有無包括熟田在內委官逐一檢實仍將已應募人并項畝開具中尚書省 閏正月十四日宰臣梁克家等奏訪聞淮民佃田所以周旋虜寇之間冒死不顧者正利名占寬餘之數兼其俗耕耨鹵莽所占雖多所入極少日來累降指揮展限今若限滿許人剗佃則元主驟有失業之困也上曰兩淮召募開墾止許就耒耕荒田之地不得剗佃 十七日詔王之奇約東州縣自今不許諸色人將農民已耕之田妄行侵奪如歸正人有未着業仰將無人指占田畝分撥給付依例支借

牛具糧種 三月二十四日詔胡與可將淮南安撫司已書填力田官告等六十三道先以取見姓名及所耕頃畝并借支官會糧子開具申尚書省 乾道九年七月七日臣僚上言近者胡與可覈實兩淮力田之數王之奇凡用朝廷廵功郎承信郎等官告綾紙補官者九十一人用錢五萬四千七百餘貫稻子八千餘石止開耕到田九十二頃比合開耕之數不及十分之一昨來之奇急於功利欺罔朝廷有投狀者更不勘會請實即望風補授官資支與錢穀至今有不曾開墾一畝者甚衆有開三五畝七畝十畝而止者視之有同兒戲雖三尺之童無不竊笑者之奇竟罷復職指揮 五月八日中書門下言兩淮應募耕種荒田之人元降指揮若一年耕種不及其半或二年不能盡種即行拘收付身毀抹今欲展作三年所收子利除椿種子外官與耕種人均分今欲令官中止取四分所借牛具糧食元令二年四料除還今欲展作三年六料並從之 十一月十七日詔淮東應募田力已補官歸正貧乏無力耕種可將元借錢穀特與蠲免其補官告命願繳納者聽以上乾道會要

太宗皇帝
淳化四年知
雄州何承矩
及熙寧令黃
繼請於河北
諸州置水利
田與糧官里
置斗門灌漑
詳見志四門

宋會要

卷之二十一

水利雜錄

宋真宗道元年正月五日度支判官梁鼎陳堯叟言乞興三白渠及南陽
陳顥壽春沛郡襄陽水田復即信臣鄧艾羊祜之制以廣農作詔先祿寺
丞何亮等經度之九月堯叟鼎等言伏自唐季以來農政多廢民率棄
本不務力田是以廩庾無餘糧土地有遺利臣等每於農畝之際精求利
害之本討論典故備得端倪自陳許鄧顥暨蔡宿毫至於壽春用水利暨
田先賢聖跡具在坊隸廢毀遂成汙萊墮闢闢以為公田灌漑以通水利
發江淮下軍散卒給官錢市牛及耕具連溝瀆增築防堰每千人給
牛一頭治田三萬畝畝三斛歲可得十五萬斛凡七州之間置二十七屯
歲可得三百萬斛因田而益之不知其極矣行之二三年必可以置倉廩省
江淮漕運闢田益墾民益饒足乃慎選州縣官吏俾兼督其事民田之未
闢者官為種植公田之未墾者募民墾之歲登官私各取其半此又教本
勸農之術又引漢元帝建昭中邵信臣為南陽太守於穰縣南六十里造
鉗盧坡累石為堤旁開六石門以節水勢溉田三萬頃至晉杜預因信臣
遺激灌漑之水以溉田萬頃魏武以任峻為典農中郎將屯田於許下得

穀百萬斛番宣王遣鄧艾行陳頤以東至壽春艾言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渠淮北二萬人淮南三萬人且佃且守戍小墾常收三倍除給費外歲完五百萬斛六年可積三十萬斛宣王然之遂北並淮自鍾離而南橫石以西盡泚水四百餘里五里置一營營六十人且佃且守更修廣淮陽百尺二渠上引河流通淮頤大治諸陂於頤南頤北穿渠三百里溉田二萬頃自戰事以來民競逐末凡此遺跡半皆荒榛臣等欲因其舊墾增築堤堰通其水利墾為公田傅子曰陸田命繫於天人力難修苟水旱不時則一年之功棄矣水田之制由人力人力苟修則地利可盡也州又膏沃特甚螟螣不生比於陸田又不侔矣帝覽奏嘉之詔大理寺丞皇甫選光祿寺丞何亮乘傳按視經度之 二年四月皇甫選何亮等言奉詔往諸州興水利臣等先至鄭渠相視舊跡按史記鄭渠元引涇水自仲山西抵鞏口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溉田四萬頃牧皆畝一鍾白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中袤二百餘里溉田四千五百頃兩處共四萬四千五百頃今之存者不及二千頃乃二十二分之一分也詢其所由皆云因近代職守之人改脩築堰圯壞舊坊走失其水故灌溉之功絕不及古渠况此水二郡六縣資其利以溉田畝望令增築堰壞舊有放水

斗門百七十六處悉已毀壞望善治之嚴禁豪民盜用水移六石洪門就近上河岸不獨處開渠口通河水慎選能吏專掌其事又言鄧許陳潁蔡宿毫等七郡民力耕種不及之處官司閑田共二十二萬餘頃凡三百五十一處並是漢魏以來郡信臣杜詩杜預任峻司馬宣王鄧艾等置墾闢之地內鄧州界鑿山穿嶺疏渠河水散入唐鄧襄三州灌溉田土又諸陂塘坊壞大者長三十里至五十里濶五丈至八丈高大五尺至二丈其溝渠大者長五十里至百里濶三丈至五丈深一丈至丈五尺可行小舟臣等按視諸處增築陂堰大費工役欲望於舊防未壞可以疏引水利先耕二萬餘頃漸興置之詔從其請令自鄧州始但募民耕墾免其稅令選舉保舉一人與鄧州通判同掌其事遂與亮分路按察焉五月知懷州許家上言蒙差奉職張致與臣相度開畝河水澆溉人戶田苗併官竹園臣等相度所有令縣管水磨兩盤實是每年配率民戶於丹河作堰功料至大百姓甚困弊欲望特行停廢其上汜河下流水磨兩盤且乞仍舊差人勾當出辦元額一半錢銀其官竹園依時流溉外沿河人戶乞令鄉村春夏澆田自上流使水秋冬澆田自下流使水如違乞以盜決堤防條科罪或百姓自辦開畝廣作陂塘亦聽取便今據河內縣呈正申超等分併奏

緣河兩岸使水二十二村二百二十五戶澆得田土約六百八十餘頃并屬省竹園在內帝謂宰相等曰川谷通流澆溉畝乃農田之急務也豈可以水磨微細課入妨百姓之利哉其水磨依奏廢兩盤見存留者亦與減放一半課額餘水則引入官地用灌園竹勿使荒廢真宗咸平六年三月以大理寺丞黃宗旦通判潁州從京西轉運使查道之舉宗旦先上潁州諸縣陂塘荒地計千五百餘頃可募民耕佃因命宗旦經度之其民自占者三百二十餘家朝廷欲終其事適會道舉奏遂就命之景德元年正月北面都鈴轄閻承翰言自定州開渠至蒲陰縣東約六十二里引水入沙河東經邊湖泊入界河可通行舟楫計其工役并圖畫來上之帝謂侍臣曰承翰以開導此河不惟易致資糧兼可耕種其旁引水溉灌以助軍實且設險以限戎馬亦邊防之利也宜可其奏四月十四日閻承翰言自嘉山引徐河水經定州東入沙河其新開河北官司已開田種稻其旁隙地欲募人耕懇從之大中祥符五年九月帝曰保州興置稻田地里漸廣知州高尹到彼並不具興修次第聞奏可密諭尹令常用心興置仍逐月件牒以聞其稻田務兵士或聞數目無多宜令樞密院量與增差天禧元年六月十一日知昇州丁謂言城北有後湖因旱百姓請佃

計七十六頃納租五百五十餘貫今請依前舊水種植麥蓮或遇亢旱決以溉田仍用蒲魚之利旁濟民觀望量遣軍士開修其租錢特與減放從之 十二日詔明州城外濠地及慈溪鄞縣陂湖所納課額永除之許民溉田時米麥災 二年十二月都官員外郎張若谷言宣州化城圩水陸地八百八十餘頃歲納租米二萬四千餘碩見屬永陽鎮監稅使臣勾當未得整肅望置一使臣專領其事從之 四年五月淮南勸農使王貴之等導海州界石閘堰水入漣水軍溉民田知濠州定遠縣太子中舍江澤率部民修古塘堰貯水溉田民獲其利詔並獎之仍令代還日考課引對因論諸路勸農司應塘堰可以利民者準此繕修 七月詔江淮兩舊有陂塘民請佃二十年以內者並許仍舊修賦自今不許請佃內已種苗者候收穫畢修作二十七年已上者依舊為主

仁宗天聖四年八月監察御史王汾上劄州開河渠引水溉民田利害詔俟修護黃河旱日規畫之汾奏云渠田起於戰國魏襄王時東有金甌西有強秦韓魏在其前燕趙居其後干戈歲動封疆日蹙苟不盡其地利則為強國所吞故史起獻其謀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郭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西門豹為鄴令請引之以溉鄴以當魏之河內臣偏觀

史傳但載灌溉之饒不書疏渠之法唯本州圖經稱有天井堰者魏武帝所作二十里分十二重堰每堰相去三百步令互相灌注故左太冲魏都賦云澄流十二同源渠口詳此則古來漳水本淺不與岸平須就岸以開渠復臨渠而作堰則水流渠內渠灌田中蓋為渠之初必就高處渠行數里方達平田若水與岸平田與岸接為渠甚易溉田不難則自國初以來庸常之人已能開之久矣又直假臣之謬言而後隱度哉臣按史記云韓聞秦之好興事欲廢之無令東伐乃俾水工鄭國說秦令鑿渠引涇水生北山東注洛三百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鄭國乃曰為韓延數年之命為秦建萬世之功秦以為然卒使就渠夫以墮秦之力鑿一渠有何難哉韓人乃云欲廢之鄭國又云為韓延數年之命則是舉秦國之人而廢之數年然後能成之今若持此較彼則史起之引漳水豈止一朝一夕之功哉是必歲役萬人數歲而獲其利又鄭國鑿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里則是為渠之初須就高處本不與平田相接亦已明矣若與平田相接則澆灌之利豈能逮及三百里哉臣詳王軫房中正等相度漳渠事狀大抵云水卑岸高渠已湮塞若作堰開渠其功甚大則亦然矣若云渠堰雖成其水渾濁不堪溉田及所作之堰若遇川溢之時必復衝壞則是軫等不知溉

田之方作堰之法臣按鄭白渠之引涇水也今在耀州之雲陽三原富平及京兆府之江陽高陵櫟陽六縣綠渠皆立斗門多者至四千餘所以分水勢其下別開小渠方以溉田則水有所分民無奔注之患且其水最濁故稱涇水一石其泥數斗溉糞未泰今反言其水渾濁不堪溉田斯豈非不知而為知者耶又其作堰之法或云皆用大石方四五尺者鑄之以鐵積之如陵峻彼中流擁為雙派其南流者乃為涇水其東注者乃是二渠故雖駭浪不能壞古人苟不如此則年年修渠歲歲作堰百姓豈有利哉今漳水之畔若復渠田乞朝廷勸會雲陽縣若有上件渠堰斗門即乞精擇水工十餘人編詣彼處募古人作堰開渠之法觀今人置斗門溉田之方及命雲陽民自今犯罪當配者皆從相州教百姓水種陸薊之利則其謀易成至如北邊本無水田自使江南罪人於彼後來皆知水利臣昨於正月內上疏乞命水工往鄭白渠觀彼疏渠之制往衛漳之上鑿而引之蓋亦慮磁相之民不知作渠法耳又詳王軫稱若不開舊渠而截河作堰當役七十五萬餘工若從渠口開深一丈四尺當役十三萬餘工以臣籌之若渠開二丈四尺則作堰之功可值半當併役五十萬工日萬人役五旬而罷若擇水工有計智依鄭白渠作堰之法采坯山之石取礪陽之木

給黎城之鐵扼中流拒長岸資木石之固作其堰馬上開大渠可成別派
沿渠數里分置斗門漸及平田必獲澆溉之饒水東入御河或過川溢之
時則於元渠之口下板以塞之以防奔注之患其磁魏邢洛既居下流堤
岸又淺或餘波可及或別渠可穿則所謂鄭國在前白渠起後又且首起
谷口尾入櫟陽之類也夫如是則復三百年廢迹溉數萬頃良田雖役萬
人數歲而畢亦不足為勞矣又詳王軫稱若開古渠則掘却民田而其萬
金都領等身之無迹者大凡開溝渠宜有不犯民田哉若不犯民田而能
開之者雖史起復生亦不知計之安出其萬金等渠求之無迹者蓋本田
之中歲久堙沒又詳王軫稱高平渠據百姓狀稱稅賦已重雖得水出利
不得乞不修堰檢會臣昨言乞於安陽水次作堰不以遠近百姓並許引
水澆灌蓋欲春夏旱時澆救二十村民田今軫曾不思先議增稅致人憂
疑不願灌溉斯豈邨民之旨哉又以堰成之後安陽水少行舟不得虧却
稅額夫以一渠之流不過減本河數分之水安患舟不浮哉苟有利民雖
虧稅其亦末矣臣戴觀軫等事狀似不以古今利害徒米村落小民壞寨
軍將之語以斟酌三百年廢渠之迹其能盡其術乎昔西門豹賢臣也史
起尚以為不知用是不智也況野人鄙卒之屬能盡知乎傳曰夫民可與

樂成不可與謀始又曰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今國家生民富庶區域入
安有陶唐擊壤之風無戰國交兵之事猶乃俯從鄙議恢復農工此蓋丕
闡皇猷紹隆治本雖大禹之疏濬川澤周人之均別廬井亦無以加矣
景祐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三司戶部副使王公言磁相邢趙州已南州
軍灌澆去處人戶種蒔稻田勘會西山一帶州軍即目開修甚有地窪竊
緣逐處少得稻種乞下衛州於種田務支借二百碩與人戶種蒔收成日
依元數送納從之 慶曆三年十一月七日詔訪聞江南舊有圩田龍禦
水旱并兩浙地旱常多水災雖有堤塘大半隳廢及京東西亦有積潦之
地舊常開決溝河今罷役數年漸已湮塞復將為患宜令江淮兩浙荆湖
京東京西路轉運司轄下州軍圩田并河渠堤堰坡塘之類合行開修去
處選官計工料每歲於二月間未農作時興役半月即罷仍具各處開修
功績并所獲利濟大小事狀保明聞奏當議等第酬獎內有係災傷人戶
即不得一例差夫擾擾如吏民有知農桑可興廢利害許經運司陳述件
析利害盡時選官相度如委利濟亦即施行 四年正月二十八日詔陂
塘圩田之類及逐處堤堰河渠可儲水患者或能創制開決或久遠廢壞
埋塞却能興復或前人已興功未成後來接續了畢者仰逐處勘會功料

大小所利廣狹以聞 十月權發遣戶部判官公事燕度言竊聞關中水利古人所以富國近年亦有臣僚等盡澆灌者然州縣鮮能訪尋水勢疾心農務是致頻年亢旱屢遭饑饉百姓流移軍儲不集近華州渭南知縣曹公望嘗引數水溉田甚廣民間頗稱利便却聞有人為妨私家水磨遂訟於官雖州縣不行然慮陝西水勢可以疏引澆灌去處不少似此盡為豪勢之家占為碾磑之利而州縣厭見乎訟不敢盡心計畫欲乞持下陝西都轉運司如州縣能以水利澆溉民田廣潤者應是妨滯公私碾磑池沼諸般課利並須停廢不得爭占州縣仍不得受理詔三司詳定尋移陝西都轉運司就近相其利害於是本司言度等畫委是經久之利從之五年九月二十八日兩浙提點刑獄宋純等言乞應在官有能擘畫開修水利並須先具所見利害於畫地圖申本屬州軍及轉運或提刑司委自本司於部下選官親詣地所相度如實合行開修經久利濟詢問鄉耆審取詣實差官具保明結罪中轉運提刑司體量允當方下本屬州軍計夫料餉糧設法勸誘租利人戶情願出備仍依元數於未農作時興使半月不得非時差擾候畢其元擘畫官吏依近詔保明施行如官吏敢擅開修不預申本屬不得理為勞績及出給公據保明仍初事端施行從之仍詔

今後委實有功效並只理為勞績 皇祐元年正月二十五日兩浙轉運
司言知趙州餘姚縣謝景初中當縣陂湖三十一所並係眾戶植利蔭田
內二十一所見於圖經其間有被形勢豪強人戶請射作田納租課後來
遂廢水利去歲雖累有詔教及赦令山澤陂湖不得占國即無明言不得
請射管種及無簿籍拘管所以官司因循請託或致受納賂遺今形勢豪
強人戶請射作田以起納租稅為名收作已業民蔭溉之利其弊不細請
下本屬明置簿籍拘管永為眾戶蔭溉之利今後更得以起納租稅為名
輒行請射如違其所請人及所給官司重行朝典本司欲依謝景初所請
明置簿籍拘管陂湖永充眾戶貯水蔭田更不許以起納租稅為名請射
仍令知縣常行檢察如違其所請頭主及給付官司各乞嚴行勘斷奏聞
事下三司三司相度乞今後江淮兩浙荆湖路州軍如有陂湖明置簿籍
拘管永為眾戶貯水蔭田更不許人戶以起納租稅為名輒行請射仍令
知縣常行檢察如違其所請人及所給付官司各重寘於法從之 至和
元年八月二十日光州仙居縣令田淵言竊見江淮民田十分之中八九
種稻春中遇雨則耕耨布種常宜霑潤盛夏稍愆雨澤則其苗衰薄所收
微渺惟是陂塘有修築堅固蓄水高廣則下所灌田不以旱沴無不厚收

訪聞民間不肯協力乘間修作雖私有文約恐頑之民多不聽從興工之時難為料率或矜強恃猾抑卑凌弱或只令幼小應數而坐供其利以此之類十居其半及用水之際爭來引注是以勞費不均多起鬪訟勤力懦善之家常受其弊故不能專志特力用工興修是致因循極有遺利竊見京畿及京東京西等路每歲初春差夫多為民田所興逐縣差官即押或支移三五百里外工役罕有虛歲伏知江淮並不然差夫役當農隙之際一向安閑比之北地實為優幸其民於自己所利亦不能勤力治生暫勞永逸誠宜勸率若非官為拘督因時興作則私下雖有期會無由糾集所興之工獲水之利十未得其一二欲乞諸路凡有陂塘湖港可以溉田之處今後令逐縣將元籍所管及不曾供報之處逐一拘收每年預先檢計工料各具析合條使水人戶各有田段畝數據實戶遠近各備工料候至春初本縣定日如差夫例照集入役仍逐處立團頭陂長監催本州差逐縣官照檢部轄候畢責干係人結罪供狀仍別差官覆檢料例並視差夫條約後雖完固亦須每歲計度合添工料補壅隄防高厚則積水深廣獲利愈博其久來湮塞遺跡及地勢合有可以創制陂塘之處令逐處檢踏聽人戶所願經官申述亦即相度依例興修其有陂塘乾淺退出灘地

却為接連之家侵占經久妄冒便作己田欄占不令依舊修作多起訟端
官司不為研窮今後須仰定奪雖經歲深亦不得占護若向去添疊水勢
過於舊跡亦當損少利衆其有水侵之地即令檢量據數比積量減二稅
及新創陂塘之處若有水面侵却不係使水之人田土亦乞準前例所差
團頭陂長於上等戶內如差夫隊頭例選差仍給文帖令量其後或過大
兩即率衆戶防守過恐亢使水頭衆議同開決自上及下均勻既灌不得
壅障所產魚蛤蒲葦蓮茨之類須秋成方得採捕乞明立條約若是盜決
隄防情理重者嚴寔之法詔下三司施行嘉祐五年五月知秀州羅拯言
乞 今後諸處湖塘及運河邊田土不得更令諸色人及官員請射如有
私冒侵占耕作並以違制論仍不以年歲遠近令違理所得租課入官詔
都水監相度以聞監司看詳蓋緣逐路轉運司及州縣並不檢條約舉行
是致豪勢人將衆戶舊水陂湖請射量出租稅有妨旱歲溉救民田今欲
乞下逐路轉運司依羅拯所請施行如違乞以違制科罪從之 七月六
日羅拯言昨差往兩浙路相度均定茶租竊見諸處係官湖塘并運河邊
田土多被權要之家請射及鄰近鄉民侵占污溉種作成田或量出租課
入官其實微薄却致湖塘漸成湮廢有妨灌漑民田并運河因之淺涸阻

滯官私舟船如越州鑑湖自東漢時興修者在園籍周圍三百餘里灌田數萬餘頃其為越人之利甚大近歲為貪黷之輩以權勢干請假託姓名占射殆徧欲乞今後諸處湖塘及運河連田土不得更令請射如有私冒侵占耕作並科違制之罪仍不以年歲遠近令追理所得租稅入官從之

二十四日兩浙轉運司言睦州桐廬縣令劉公臣言民間有古溪澗溝渠泉源接連山江多被富豪之家漸次施工填築作田耕種無力之人田畝接連或遇水旱並不酌水溉田因茲害稼及訟於官又為富豪人戶與賣產之家通為契倖於文契併分居帖內廣定四至包裹溪源在內官司據而新違實見不均欲乞應天下郡縣鄉村有古來溪澗溝渠泉穴之處並不得人戶作埽填築占據為主每遇春農之際並仰有田分之家各據頃畝多少均攤出備工力修開取令深澗盛貯其水或遇水旱即據田畝輪番取水澆溉明置文簿拘管官為印押給與本處鄉長收管或有貧人下戶貿易田土與別主者亦據見佃之人承認水分違者嚴寔之法本司看詳民間水利州縣自合依此施行今劉公臣申述已下諸軍州令都內縣分應有古來溪澗溝渠泉穴之處並不許人戶作埽填築占據水利仍令逐縣置簿拘管常行點檢如遇水大即令決泄並不得壅遏却致沒民

田若旱歲亦須通放許令衆戶得水救蔭田畝春時人戶願備工開溝者從便即不得邀難阻節雖已施行慮久不能遵守詔送詳定寬卹民力所關兩浙提刑司定奪提刑司言欲依所請詔復送都水監相度以聞監司者詳天下陂湖塘堰溪澗溝渠泉穴為強猾之人奪利侵占作田者甚多每至旱歲無水澆救苗稼若依寬卹民力所相度劉公臣并兩浙轉運司事理實見可行欲乞下諸路提刑司并下遂州縣應有上件陂湖塘堰溪澗溝渠泉穴元係衆人所使水利久來為人耕占作田合依所請施行仍先具根究地名源流去處廣狹深淺合澆溉得多少人戶田土頃畝數目申都水監從本監看詳施行仰本監置簿拘管歲時檢舉所具經久不廢詔可仍令逐處應有陂河塘堰溪澗溝渠泉穴如根究得元係衆人使水久來為人耕占去處即更差官定奪奏候朝旨施行是月權三司使包拯言京西多閑田而唐州治平四縣其田之入草莽者十八九雖簡其賦強而民多流去不能以還業知州趙尚寬與復邵信臣渠井境內之陂堰下溉民田數萬頃荒瘠之地變為沃壤今非獨流民自歸又有淮南河北之民至者萬餘戶請且留再任若更能招輯戶口特與升陟差遣從之六年七月提點河北刑獄公事張罔言奉詔相度河北八州軍塘濬今

若就塘出土作堤以蓄西山之水則涉夏大河雖溢而民田無衝沒之害
請下逐處每歲增築從之

英宗治平三年十一月都水監言勘會諸處陂澤本是停蓄水潦近年京
畿諸路州縣例多水患詳究其因蓋為豪勢人戶耕犁高阜處土木侵壅
陂澤之地為田於其間官司並不檢察或量起稅賦請射廣占耕種致每
年大雨時行之際陂澤填塞無以容蓄遂至泛溢頗為民患不制其漸則
盡為民患欲乞應天下州縣及京畿陂澤之類皆不得請射仍明立界址
逐季舉行令地分鄉耆覺察不得容縱人戶侵耕許諸色人陳告每畝支
賞錢三千以犯事人家財充仍不以年歲遠近並令追理所得地利入官
如違其請射人并所給官司及侵耕之人並科違制之罪從之以上國朝會典

治平四年五月

神宗即位未改元

元

京西南路安撫使郭中錫等言知唐

州高賦在任興建水利墾闢荒田戶口日增民獲安便詔賦再任如更能
興置水利招添人戶開廣閑田仰轉運司重析保明以聞當議特與陞陟
神宗熙寧元年六月十一日中書言諸州縣古蹟陂塘異時皆蓄水溉田
民利數倍近歲所在堙廢致無以防救旱災及瀕圯江埤毀壞者衆坐視
沃土民不得耕詔諸路監司訪尋轄下州縣可興復水利之處如能設法

勸誘興修塘堰圩垸功利有實即具所增田稅地利保明以聞當議旌寵
二年四月十六日權三司使公事吳充言竊見前襄州宜城縣令朱竑
在任日復修木渠不費公家束薪料粟而民樂赴之渠成所溉六千餘頃
數邑蒙其利今授唐州泚陽縣令乞召竑赴闕詢其利害如可試用乞請
其勞詔轉大理寺丞 閏十一月十五日提舉兩浙常平等事秘書丞侯
叔獻從開封界都官員外郎提舉開封界常平等事林瑛從兩浙路因以
叔獻言汴河歲漕東南六百萬斛浮江浙淮更數千里計其所費率數石
而致一碩雖中都之粟用饒而六路之民實受其弊夫千里餽糧軍志所
忌矧京師帝居天下輻湊人物之衆車甲之饒不知幾百萬數夫以數百
萬之衆而仰給於東南千里之外此未為策之得也臣伏思之汳河兩岸
沃壤千里而夾河之間多牧馬地及公私廢田略計二萬餘頃計為而牧
不過用地之半則是萬有餘頃常為不耕之地此遺利之最大者也觀其
地勢利於行水最宜稻田欲望於汴河南岸稍置斗門泄其餘水分為支
渠及引京索河并三十六陂以溉灌之則環畿甸間歲可以得穀數百萬
碩以給兵食此減漕省卒富國強兵之術也故以叔獻代瑛仍令計會所
屬相度具經久利害以聞 十二月二十三日條例司乞差秘書省著作

佐郎同管勾廣南東路常平等事楊汲同提舉開封府界常平等事同稅
書丞侯叔獻於夫河引汴水以溉民田從之 三年正月二十四日條例
司言進士程義路所陳蔡汴等十河利害文字實知水利欲令義路隨候
叔獻楊汲等以條指引仍給驛券視三班借職從之 二月二日都水監
言中年縣曹村袁家地可淤水建一座水漲出時任其自流比之修斗門
借省公費又因而可以淤民田千餘頃從之 二月三日制置三司條例
司言同判都水監張華等相度得中年縣界曹村淤置水建一座遇漲水
時任其自流比之修斗門大省費又更灌二十餘里民田都計五十餘里
約千有餘頃所有合用人功物料委京西都大司支那應副乞依所奏施行
從之 二月二十六日補潭州湘陰縣進士李度為本州長史仍詔本
路候有合修水利令勾當以監司言度嘉祐中舉人修築兩鄉塘隄灌溉
民田嘗賜粟帛復徭役故也 四月五日制置三司條例司言據提舉河
北路常平廣惠倉皮公弼言懷州官吏同相度到境內秦河丹河汜河等
可以引水澆溉然體民間多不願興修水利蓋慮起立糧稻米水稅故已
議差官按驗仍體問得洛鎮趙等州亦有溝渠河道可以興置水利民間
多恐官司創立糧稻水稅久遠輸納不前公弼看詳興置水利係朝廷報

新施行若不設法招誘人戶無由肯用心致州縣亦難興置欲乞應人戶
今來勸新修到渠堰引水溉田種到粳稻並只令依舊管舊稅更不增添
水稅名額所責人戶各肯興修水利制置司相度欲依所請下河北東陝
西路施行從之九月二十一日以知密州尚書兵部郎中集賢殿修撰
張昺知滄州兵部郎中楚建中為河北轉運使建殿中丞陳世脩兼驛同
京西淮南農田水利司官經度陳顥州八大溝故迹以聞知世修言陳州
項城縣界蔡河東岸有八大溝故迹或斷或續連遶東去由顥及壽錦五
三百八十餘里乞因其故道量加濬治完復大江以北伏虎流龍百尺等
陂塘導水行溝中恭布其勢俾數百里地復為稻田則其利百倍及盡聞
奏上於是上諭陳世修言陳許間地勢止合作水田甚善又令早應副世
修事王安石曰世修言引水事即可試但言八大溝新河事宜俟一精於
水事人同相度可也向時八大溝止為鄧艾當時不賴蔡河漕運得併水
東下故能大興水田其後蔡河分其水漕運水不可併故溝未可講今蔡
河新修閘無所用水即水可併而溝可復古迹矣故有是命十二月八
日梓州路轉運判官李疎言奉詔令具財用利害事伏見江淮荆楚之地
民業窳薄率以水田為生地多瀕江帶山高下不等雖有耕耘之勞而罕

勤隄防之利而盼稍愆常度必罹曠潦之災雖有編敕興復水利指揮而
郡縣必能用心詢采臣前任知舒州太湖縣日訪聞諸鄉民田有邊臨溪
江者頻歲力耕疾種不潦則旱體問得皆有古來隄堰瀦洩水勢或因積
年大水決潰因循不復修完臣因乘其農隙勸募旁近地主備工料興築
民俗始末堅信粗亦免從凡築成堤岸數處次年積雨溪江暴泛所障遂
免浸溺自昔不植之地一旦遂為膏壤遂令復加增葺衆始悅隨尋屬臣
去約太湖所修十未一二以天下計之遺利固亦多矣欲乞特詔郡縣委
長吏令佐訪求境內古來陂堰積年毀壞荒廢者并諸邑人具利害興修
次第指陳官司預行計度俾因歲豐暇豫占以植地利人戶以頃畝多少
為率勸誘出備工料興修或量破廣惠倉斛斛以充口食不得以威刑驅
逼并專行覺察公人者保等接便擾擾俟興築畢工本州申提刑轉運司
委官檢視及候秋成的免水旱之患其勸督之官乞依編敕量功利大小
特為酬獎元指陳修築人亦與免本戶一次色役若戶例不該差役之人
即量給小可酒稅場務充賞所貴地利不遺民食充衍詔淮南提舉常平
廣惠倉司相度施行 十二月二十七日京西轉運司言許州長杜等縣
有牧馬草地四百餘頃先為不堪牧放權令人租今相度可以拘收入官

次邢山溪河石限等水溉種稻田從之 四年六月十九日詔司農寺選
官經量汴河兩岸淤到官陂牧地逃田等召人請射租佃 二十四日又
詔諸州縣當職官如擘畫興修農田水利事並先具利害申轉運或提刑
提舉差官詣地相度保明供申本司疾速體訪施行如能完復陂塘渠溝
河或導引諸水淤溉民田脩貼堤岸或疏決積潦水害或召募開墾久廢
荒田委堪耕種今所屬官司結罪以聞千頃以上京朝官轉一資幕職州
縣官勘會功過考第舉主轉合入京朝官或與循資不拘名次指射優便
差遣五百頃以上京朝官減三年磨勘幕職官與循資令錄及合入令錄
人與兩使職官判司簿尉與初等職官內合守選者仍與免選三頃以上
京朝官減二年磨勘選人免選注家便官合免選者與指射優便官二百
頃以上京朝官減一年磨勘選人並與免選合免選者與指射家便官百
頃以上理為勞績若只是興修開墾近歲損壞陂圩溝河荒田之類比附
上條頃畝加一等酬獎若功利殊常自從朝廷往權其已係初置增修功
利及民者委官司常行葺治如至廢壞並當降黜 五年正月兩浙轉運
副使俞希旦言伏睹朝廷興修天下農田水利此萬世之長圖其間有昔
日溝港而今為田畝疏導水患頃至開決緣未有條約竊慮官吏有便廢

民田為溝港致侵於民亦有可以疏鑿而未敢以興工致利害有所未盡
欲乞應與水利處有合開決民田者即以官田計其項畝撥還田戶如無
田可撥即計田給直詔送司農寺遂移兩浙轉運提舉倉司看詳所請為
利尚慮將來法行之後州縣不計田土肥瘠高下一例以步畝準折撥還
或虧損百姓欲闢防其給還民田之時州縣並須依色額支撥官田仍不
得將瘠薄不堪耕佃田土只以步畝抵數還民內官田雖比元田薄而堪
耕佃有願請者即兩倍其直紐計步數準折撥還從之 五月十八日詔
應人戶見耕占古迹陂塘地土如可興修澆灌委實利便其所占地土始
係祖業即依鄉原例支給價錢投買除破省稅如地內見有墳墓舍屋仍
量給還葬拆修功錢係請射者即與破稅如施功開墾量給功直以上合
支錢并合修斗門木石如食利人戶物力出辦不及即許於常平倉官錢
內支破仍令提轉倉司候相度得利便即先具澆灌頃畝及合用人工物
料諸般支費錢物實數保明聞奏 十九日復舉京西常平等事陳世修
言乞於唐州石橋南北岸疊石為馬頭造虹橋架過河道於橋梁下柱透
槽橫絕過河引水入東邵渠灌注九子等十五陂則二百里之間終冬水
利均決詔知唐州蘇消覆視如實即委世修提舉勸造 十一月十七日

權發遣都水監丞周良孺言奉詔相度陝西提舉常平楊蟠所議洪口水
利今與涇陽知縣侯可等相度欲就石門創口引入侯可所議鑿小鄭泉
新渠南涇水合西而為一引水並高從古鄭渠南岸今自石門以北已開
鑿二丈四尺此處用堰約起涇水入新渠行可溉田二萬餘頃若開渠直
至三限口合入白渠則其利愈多然慮功大難成若且依可等所陳迴渠
行十里雖溉兩旁高阜不及然用功不多既鑿石為洪口則經久無遷徙
之弊若更開渠至臨涇鎮城東就高入白渠則水行一十五里灌溉益多
或不以功大為難成遂開渠直至三限口五十餘里下接耀州雲陽界則
所溉田可久三萬餘頃雖用功稍多然獲利亦速詔用良孺議自石門創
口至三限口合入白渠興修差壩可提舉又令入內供奉官黃懷信乘驛
度功料先是上問鄭渠利害王安石曰此事正與唐州邵渠事相類從高
駕水決無可慮者陛下若捐常平息錢助民興作何善如之上曰雖用內
藏錢亦何惜也初宰相王安石奏事因陳天下水利極有興治處民間
已獲其利上曰灌溉之利農事大本但陝西河東民素不習此今既享其
利後必有繼為之者然三白渠為利尤大兼有舊迹自可極力興修大凡
疏積水須自下流開導則畎澮易沽書所謂濬畎澮距川者是也

月二日又詔應有開墾廢田興修水利建立堤防脩貼圩垸之類工役浩大民力所不能給者許受利人戶於常平倉係官錢斛內連狀借貸支用仍依青苗錢例作兩限或三限送納只令出息二分如是係官錢斛支借不足亦許州縣勸誘物力人出錢借貸依鄉源例出息官為置簿及時催理 四日權發遣河南西路提刑公事李南公言相度撲椿口添灌東塘等詔閩士良專督修先是滄州北三堂等塘泊為黃河所注其後大河改道而泊遂淤凝程昉嘗請開琵琶灣引黃河水灌之其功不成士良建言堰絕御河引西塘水灌之今從其請 十二月十八日提舉淮南西路常平官司言濠州鍾離縣長安堰定遠縣楚漢泉二堰水利至薄積年湮廢乞依宿毫泗州創賜常平錢穀春初募人興修詔楊汲覆視如可與即本司官提舉 六年五月二十三日提舉兩浙興修水利郎童追司農寺丞送吏部流內銓仍罷修兩浙水利初童言蘇州水利具書與圖以為環湖之地稍低常多水汎海之地稍高常多旱故古人沿水之迹縱則有溝橫則有塘又有門堰涇澀而瀑布之壘所能言者總二百六十餘所今欲畧循古人之法七里為一縱浦十里為一橫塘又因出吐以為堤岸用度二千萬夫水治高田旱治下澤要以三年而蕪之田畢治矣朝廷始得童書

以為可行遂除司農寺丞令提舉興修工役既興而民以為擾會呂會卿
被召言其措置乖方又違先降朝旨故有是命 六月十六日命太子中

允集賢校理檢正中書刑房公事沈括相度兩浙路農田水利差役等事

八月二日檢正中書刑房公事沈括辟官相度兩浙水利上曰此事必

可行否王安石曰括乃土人習知其利害性亦謹密宜不敢輕舉也上曰

事當審計無如郊廛妄作中道而止其為害不細也 三司言浙西

諸州水患久不疏障隄防川壅多皆堙廢今若一出民力必難成功乞下

司農貸官錢募民興役從之 十六日管勾都水監丞侯叔獻言近准詔

從所請開白溝等河欲以白溝為清汴儲三十六陂及京索二水為源猷

真楚州開平河置帥四時行舟因罷汴渠上曰叔獻開白溝河功料未易

辦乃欲末年即廢汴渠宜更遣官覆驗且汴渠歲運甚廣河北陝西資焉

又都畿公私所用良材皆自汴口而至何可遽廢王安石曰此後若成亦

無窮之利當別為漕河以通黃河一支漕運乃為經久耳馮京曰若白溝

成與汴蔡皆通運輸為利愈大臣恐汴河終不可廢上然之詔劉瑄同叔

獻覆視以聞後覆視河長八百里工大分為三歲興修從之 七年四月

八日檢正中書刑房公事沈括先奉朝旨許支兩浙被湖等道利錢興修

水利近勘會本路先管遺利錢額及再差官根究興修見未周備已見其
萬不少竊見兩浙荒廢墾占遺利尚多及溫台明州以東海灘墾地可以
興築堤堰圍畧耕種頃詔浩瀚可以盡行根究修築收納地稅將來應到
水利養雇人夫及貼支贖祿免致侵耗免役及係省錢物雖曾差官勾當
緣不在本路無人應副欲乞特降朝旨選委官吏仍乞優立獎勵之法詔
宜令沈括選委官吏勾當仍立獎勵之法以聞 八月九日中書門下言
諸處見差官吏舉人壁畫興修農田水利未見奏到興修次第及結訖了
當詔令司農寺條析以聞寺司勘會府界諸縣荒閒地土召人開種福田
并陳許州溉田及兩浙永興軍等路水利河中府同解等州於田間移洪
口等已相度并已未興修次第係差官員舉人管勾去處詔令司農寺常
切點檢催促 九月一日臣僚上言伏見朝廷近年廣興工利頗有不實
互相隱蔽未經考察欲乞令司農寺畫具已興過功利中書置籍拘管問
或選官計會逐路監司指名按驗具的實事狀連書結罪聞奏其不實之
人并元保明官司並乞重寔於法以戒欺罔詔應以興修水利宜令司農
寺置簿拘管如朝廷差官出外即本寺申中書令取索同便體訪如有不
寔不當即按驗詣實以聞 十月十三日以皇城使端州刺史程昉遂領

達州團練使昉治潯沱河議者多出所見謂非利昉確不移既而水行人便之上嘉焉進官以賞之 八年五月二十五日右班殿直勾當修內司楊琰言開封陳留咸平三縣種稻乞於陳留縣界舊汴河下口因新舊二堤之間修築水塘用碎甃築成虛堤五步以來取汴河清水入塘灌溉詔改管勾罷勾當修內司依舊兼巡護惠民蔡河京索金水河斗門堤岸河道令開封府界令提點司提舉供灌溉有實保明以聞九月二十三日詔諸當職官申請興修農田水利謂開修陂塘溝河導引諸水淤溉民田或貼堤岸疏決積淤永除水害或召募開墾久廢荒田之類委堪耕種者並先具利害工料申提舉司體訪詣實差官檢覆功利大者知州交職事並以次官親行檢驗舉修畢委本縣次第保明申提舉司本司選差別州縣官覆保按明申本司本司保明申寺如元係監司提舉司官摩畫即本司申寺差隣路官計會本州縣官並覆按保明申寺千頃與第一等酬獎七百頃第二等五百頃與第三等三百頃與第四等一百頃與第五等若摩畫而不曾監修及監修而元非摩畫并堙塞廢壞不滿二十年而由舊功完復者各降一等其數少未應賞格者委提舉司保明給公據以任計酬獎其功殊常者申寺奏裁 九年正月二十五日中書門下言相度淮

南東西路水利劉瑾言體訪得楊州江都縣古蘆河高郵縣陳公塘等湖
天長縣白馬塘沛塘楚州寶應縣泥港射馬港山陽縣渡塘溝龍興浦淮
陰縣青州濶宿州虹縣萬安湖小河子壽州安豐芍陂子等今欲除古蘆
河萬安湖小河子已令司農寺結絕餘下逐路轉運司選官覆按施行如
本路職司有妨礙即委別路選官從之 七月二十八日罷程坊同管勾
外都水監丞令都大置制河北河防水利並依置制屯田使例施行續詔
更不別置司其職事並依外都水監丞例施行 八月二十四日權判都
水監程師孟言臣昔提點河東刑獄兼河渠事本路多土山常有川谷每
春夏大雨水濁如黃河礮山水俗謂之天河水可以淤田絳州正平縣南
董村旁有馬壁谷水勸誘民得錢千八百緡買地開渠淤瘠田五百餘頃
州縣有天河水及泉源處開渠築堰皆成沃壤凡九州二十六縣興修田
四千二百四百餘頃并修復舊田五千八百餘頃計萬八千餘頃五年畢
功攢成水利圖經二卷付州縣遵行迨今十七年闢董村田畝舊直三兩
千所收穀五七斗自淤後其直三倍所收至三兩頃今權領都水淤田竊
見累歲淤變京東西莖園之地盡成膏腴為利極大高慮河東路荒瘠之
田可引天河淤溉乞委都水監選差官往與農田水利司并逐縣令佐檢

視有可淤之處具項畝工料以聞俟修畢差次覈實從之於是奏遣都水
監丞耿琬主管淤河東路田 元豐元年四月十九日詔興水利聽民戶
貸常平錢穀贖六月七日京東路體量安撫黃唐言本路被水後乞教有
司檢計清河候豐熟令所屬調丁夫濬治梁山張澤兩滌累歲填淤浸民
田亦乞自下流濬至濱州從之聞濬清河令都水監遣官同轉運司檢視
工料 十四日詔聞近畿路有苦雨處令開封府界提點司督諸縣開畝
積水具退出民田次第以聞京東西路州軍委轉運司施行 三年七月
十二日詔前永興軍等路察訪使李承之前知司農寺丞蒞岳前提舉常
平倉沈披蔡勝轉運判官張藻楊蟠各展磨勘三年提點刑獄李南公轉
運使趙瞻展二年前轉運使張洸楚建中各贖銅二十斤坐保明修永興
洪口不當也 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尚書戶部狀新權提舉成都府路
常平等事韓玠言唐州泌陽縣界焉仁陂遺利乞下京西南路提舉司相
度從之 七年三月三十日知湖州滿中行言林慮縣南修合澗河水以
濟民用功既及人有孟兒等村鑿井取水十年百八十尺不及衆民以為
勞而無功寧遠行汲水以初奉詔旨未敢罷詔罷之
哲宗元祐六年閏八月四日知杭州林希言太湖積水未退為蘓湖大患

乞轉委監司躬詣瀕海泄水處相度開決庶使積水漸退民田復出流移
歸業詔左朝奉郎邵光與本路監司同導積水 紹聖四年閏月二十九
日工部言京西都大提舉汴河堤岸楊瑛乞依元豐年例減放洛水入京
西界大白龍坑及三十六陂充水櫃准備添助汴水行運等下都水監相
度欲乞興復悉如元豐故事甚便詔賈種民楊瑛同相度合占頃畝及功
力以聞 元符元年二月十六日工部言河北屯田司今塘水深淺季申
尚書工部今後唐泊州軍率於孟月保明所管地分塘水增減尺寸徑報
屯田司候到差官檢覆本司於仲月審察詣實保奏以具申本部從之
徽宗崇寧三年十月二十三日臣僚言元豐官制水部掌川瀆河渠凡水
政詳立法之意非徒為穿塞開導修舉目前而已天下水利凡當興修者
皆在所掌宜發明之以告於上在今尤急如浙在積水比連震澤泛溢渾
漫田廬未有歸宿此類利害最宜講明而未之及者也願申飭水部及當
職官推廣元豐修明水政凡當興修悉究利害條具以聞從之 大觀四
年十月一日戶部提舉兩浙路常平司奏乞詔諸路常平司各專委守令
詢考古跡應儲水之地立隄防之限置籍拘管俾公私無得侵占凡民田
不及水處畧倣周官遂人稻人之制使合衆力而為之仍復看詳欲下諸

路提舉司詳此丁寧州縣常切檢舉相度依詳敕條施行從之 政和元年二月十四日詔近因陳仲宜等言諸路湖陂池塘陂澤緣供贍學費增收遺利縱許豪富有力之家薄輸課利占固專據其利馴致貧窶民頓失採取連荷蒲藕菱芡魚蟹蝦蜆蚌螺之類不能糊口營生若非供納厚利於豪戶則無絲肯放漁採魚過特雨稍愆即成災傷蠲除租課遺棄地利因被阻飢推究始終為患頗大理合改更令檢會行下諸路先是荆湖北路提點刑獄公事陳仲宜奏本路州縣將久來衆共灌溉食利陂湖一槩比附坊場令人戶買撲收錢以助學費致妨人戶灌溉及細民食利為害不細已牒諸州并提舉學事司依法改正施行去訖竊慮諸州不便施行望降睿旨又提舉淮南西路常平等事李西美奏蘄州等處沿江湖池不少自來係衆人採取小民所賴向緣學院支費令人戶請佃出課欲依已得指揮改正故有是詔 二十一日詔弛陂湖塘濬之禁依元豐舊法與衆共利聽其汲引灌溉及許瀕水之民漁採以資生計所有租許人戶作遺利斷撲供納課利以助學費可改正不施行今後更不許人陳乞新佃請射監司常切覺察如有違犯糾劾以聞 十月二日臣僚言蘄湖秀三州並江積水歲為患故須圩岸以障越州有鑑湖租三十萬法許興修

水利支用乞令本路提舉常平司委三洲令佐相視勸立圩岸工用之費
取足於鑑湖錢糧從之 四年二月十五日工部言前太平州軍事判官
盧宗原請開修自江州至真州古來河道堙塞者凡七處以成運河入浙
西一百五十里可避一千六百里大江風濤之患凡用夫五百二十六萬
一千一百七十五工米一十五萬七千八百三十五碩又可就工興築自
古江水浸沒膏腴田自三百頃至萬頃者凡九所計四萬二千餘頃其三
百頃以下者又過之乞依宗原任太平州判官日已興政和圩田例召人
戶自備財力興修更不用官錢糧仍依府畿見行興修水利法不限等第
許請佃歲約得官租一百餘萬貫碩若朝廷專遣官總核興修衆工並舉
一年之間可見成效詔差膳部員外郎沈鑣同本路常平官相度措置仍
差盧宗原充幹當公事 三月二十日膳部員外郎沈鑣奏奉詔相度措
置江淮兩浙路開修運河興築圩田據幹當公事盧宗原狀合開修河路
係官司措置外有可興圩田係涉江淮兩浙三路已曾申明乞依都畿見
行興修水利法不限等第許人戶請佃情願隨力各借錢米慮人戶不知
今來朝廷許令請佃若相度措置得有合修地上去處即先乞次令逐處
官司散出曉示告諭人戶送納投狀理定名次主興修有日令人戶送納

興修錢糧成田日依次給佃從之 五月二十三日京西轉運副使張嚴

言二浙雖過豐歲蠲除歲賦不下三四十萬碩皆隄防不修溝洫不濬欲

申救所屬監司督責州縣各審視境內合興修隄防溝洫以利害大小急

緩為先後具圖狀先申朝廷逐時檢舉催督接續興修雖農田水利隸常

平司乞轉運司同共催督從之 六年八月四日尚書省言平江府司戶

曹事趙霖相度平江府積水舊有三十六浦導其水歸於江海又為之開

以導積水今堙塞殆盡措置當興修并置閘等共用役夫一千七百五十

六萬五千餘工錢一百四萬二千餘貫米五十二萬六千餘碩又發運副

使應安道委官相視港浦六處堙塞合行先開共役夫二百八十萬八千

餘工合用錢糧二十四萬七千餘貫碩秀州華亭縣欲並循古法盡去諸

堰各置小斗門常州鎮江府望亭鎮合依舊置閘詔與趙霖相度保明

聞奏 十六日鴻臚卿王仲薏奏兩浙積之水地多是民田止因興築圍

岸苟簡減裂歲時風水充蕩彌漫遂成陂湖望朝廷選差有風力人專行

計畫興築圍岸其所差官據圖農過田數多寡特與推恩庶幾激勸詔送

趙霖施行 十月六日新差權發遣提舉兩浙路常平等事趙霖言奉詔

相度平江府積水其諸路州司監縣承受備坐前項指揮如有稽緩因致

關候去處欲乞以遵制論合用錢米踏逐到越州鑑湖封樁米欲乞支撥一十萬石并錯支本路諸州本錢一十萬貫文如關則以常平倉積米及常平封樁錢貼支并乞降空名度牒二千道承信郎承節郎將仕郎官告各五十道其命詞並令以興修水利為名別立價直付逐浦合用工料召有力人戶出脩錢米官為募夫監部開修或戶數戶管一浦候畢工日計實用錢米紐直給空名許令變賣書填召募出賣不得抑勒仍不依進納出身人例以為勸誘之方今來措置興修積水開浦置閘並在平江府界內欲乞權就本府置局以提舉措置興修水利為名其差辟到官吏居治供給入從並令仍就平江府應副工作日應開匠每人利給工錢一百文米三升詔並依所奏施行 十一月四日提舉兩浙路常平等事及兼提提舉措置興修水利趙霖奏興修水利未盡事湖常秀三州見行方田處候興修水利稍見就緒日施行庶使數州之民悉力以成大利批降依奏指揮支撥越州鑑湖封樁錢米它司別有陳請支撥欲乞許臣執奏及開浦置閘雇募夫力縣分知佐自十一月止二月諸司不許差出從之 七年正月二十日臣僚言趙霖興役治水蘓杭等州去歲災傷在疫民力正宜休息詔罷役霽刑與差遣 七月六日提點京畿刑獄公事王本恭前

任提舉京畿常平日根括諸縣天荒瘠鹵地開修水田引水種稻逐年所
收土利不少將引水不利之地一萬二千餘頃並置圖籍拘管入稻田務
召人承佃數內已佃五千三百餘頃蒙朝廷立定賞格已足激勵尚慮逐
縣令佐不切奉行却致荒廢欲乞朝指比附鹽事司開墾鹽地賞格推賞
詔依申明行下 宣和元年二月十四日臣僚言訪聞江淮荆漢間荒瘠
彌望率古人一畝十鍾之地其隄關水門溝澮之迹迤邐猶存而郡縣恬
不以為意近緣州百姓呂平等詣御史臺披訴乞開濬熙寧舊渠以廣浸
灌清願加稅一等則是近世陂池之利且廢矣何暇議復古哉欲詔常平
使者有興修水利功效明白則亟以名聞特與褒除以勵能者從之 三
月二十三日詔直秘閣提舉兩浙路常平趙霖降兩官以增修水利不當
故也 六月七日詔比遣趙霖措置興修吳淞水利霖召募被水艱食之
民凡役工二百七十八萬二千四百有奇開一江一港四浦五十八瀆已
見成績霖可陞職一等仍復所降兩官其後十月十日詔趙霖差辟到水
利官屬具等第職位姓民聞奏當優與推賞 八月二十四日提舉專切
措置水利農田所奏浙西諸縣各有陂湖溝港涇洪湖濠自來蓄水灌漑
及官私舟船往還今欲就委打量官遍詣鄉村檢踏應有似此去處打量

並見丈尺四至著望用大石碑雕鐫地名丈尺四至以千字文為號於界首分明標識仍曉示地分食利人戶常切照管無令損動堙塞請占縣別置簿拘收縣尉遇下鄉檢察如有堙塞即時開濬從之 三年二月一日詔越州鑑湖明州廣德湖自措置為田下流堙塞有妨灌溉致失陷常賦又請田人多是新舊權勢之家廣占頃畝公肆請求兩州被害民戶例多流徙仰陳亨伯體完詣實如所納祖稅過重即相度減免立為中制應妨下流灌溉處並當弛以與民令條畫圖上取旨毋得觀望減裂 三月十九日詔江南路官私圩埭有司希功妄作或輒將上流閉塞致下流無水灌溉或擁遏無所發泄致隣左例遭水患及有元供頃畝數多後來實數不及輒數與民戶或勒令等第承佃或仰配倍納租賦因此多致民戶流徙可限十日改正見妨民戶灌溉及擁遏無發泄者所屬監司相度措置或弛以予民所輸稅賦比附隣近立為永制如尚敢營私觀望許民戶越訴當議重行黜責 五年五月四日臣僚言鎮江府練湖與新豐塘地里相接八百餘頃灌溉四縣民田每歲春夏雨水漲滿側近百姓引灌田苗縱秋無雨亦不虞旱漕河水淺湖水灌注是以一寸益河一尺其來久矣今湖堤四岸多有損缺春夏不能貯水纔至少雨則民田便稱旱傷縣官

又禁止民間不得引湖水灌田且以益河為務故丹陽等縣民田失於灌
溉虧損賦稅欲令食利縣分候農隙日次第補葺隄防詔本路漕臣並本
州縣當職官計度利害檢計日用功料以聞 七年九月二十二日詔以
徽猷閣待制知江寧府盧襄為顯謨閣直學士江東路提點刑獄常平官
各轉一官以能奉詔體國罷丹陽固城石臼三湖為圩田及言開銀林河
事為不急之務切中時弊也

欽宗靖康元年三月一日臣僚言東南地瀕江海舊有陂湖蓄水以備旱
歲近年以來盡廢為田澇則水為之增並旱則無澆灌之利而湖之為田
亦旱矣民既承佃無復可脫租稅悉歸御前而漕司賠虧常賦多至數百
萬斛而民之失業者眾矣乞盡罷東南廢湖為田者復以為湖詔令逐路
轉運常平司計度以聞已上讀國朝會要

高宗紹興元年九月七日三省言宣州太平州圩田歲入租課浩濬近緣
賊馬蹂踐掘破圩岸及佃戶逃亡未歸荒閑甚多詔令逐州守臣將缺壞
圩岸疾速措置如法修置人戶耕種內合用功料并見佃貧乏無力人戶
並許取撥常平錢米量行應副及借貸支使 二年正月一日詔宣州太
平州見修治圩田逐州當職官能趁時興修了當將來收租稅及選人與

改合入官京官轉一官更減二年磨勘如過期違慢仰提刑司具名按劾
官取旨重行勒停人吏決配 十二月三日知太平州張鐸言本州管下
公私荒闕水田甚多今欲廣行召募修圩開墾其糧種據所佃頃畝多寡
立法官中量為借貸候至秋米成熟將所借物數分料剋還縣丞或主簿
一員專為勸誘催督歲終較請佃之數以其多者乞行推賞仍欲踏逐指
差大小使臣兩員充本州準備使喚幹辦農田事務從之 十六日詔太
平州諸縣興修圩岸錢未及借貸人戶種種令於宣州義倉常平等米內
取撥一萬碩仍令太平州認數候將來圩田收成日却行撥還 二年三
月二十七日都省言太平州宣州圩田累降指揮專委太平州守臣張鐸
宣州通判樊滋同本路漕臣提刑司併工修治尚慮不切用心理當專責
帥臣提總其事詔專委李光 三年三月二十九日紹興府上虞令趙不
搖言本縣所管夏蓋湖等一十三處自廢湖為田租米皆屬御前省稅即
隸戶部官吏知有湖田數千頃之利而不知奪此水利檢放省稅歲乃至
萬碩建炎以後湖租盡入戶部然未之廢廢之誠使吏部侍郎李光言一
方利病莫甚於湖田大抵湖高於田又高於江海水少則泄湖水入田水
多則瀉田水入湖故無水旱之虞荒廢之田也自政和以來據井知明州

王仲薏知越州內文權臣專務應奉將兩郡陂湖廢以為田潞則增滋不
已旱則無灌溉之利而湖之為田亦旱矣百姓失業不可勝計望乞下轉
運司比較自興湖以來所失常賦與湖田所得孰多孰少檢會得祖宗條
法應東南郡自政和以來以湖為田者復以為湖詔戶部工部看詳本部
言昨據紹興府上虞縣邱裏等狀稱靖康元年三月內降指揮盡罷東南
廢湖為田者復以為湖令逐路轉運等司同共相度利害聞奏乞先次廢
罷本縣夏蓋湖田遂行下兩浙提刑司施行去後雖據本司申列因依聞
奏當特緣未見靖康間轉運司曾如何相度具奏有無畫到指揮再下提
刑司從長相度申部未到詔令張守限三日相度具經久的確利害以聞
五月十日知紹興府張守言被旨令相度上虞餘姚兩縣湖田復廢為
湖經久利害以聞守契勘民戶所納苗米較兩年歸為豐熟但夏秋雨水
稍不應時其減放之數以湖田所收補折外官中已暗失米計四千二百
餘石民間所失當復數倍今相度先將餘姚上虞湖田復廢為湖委是經
久有利無害伏望早賜施行詔依仍乞自紹興三年正月為始 四月一
日詔宣州見興修官私圩田可改委新除守臣李處勵措置並依樊茲前
後已得指揮疾速施行其樊茲不合專輟工役限一日分析不奉行因依

以聞 二日詔江南東路轉運判官陳敏識將宣州見管常平義倉并惠民圩租米一萬九千七百餘石於內支撥一萬三千石與太平州外餘數撥付宣州並專充貸借圩田民戶使用同所委守臣疾速勸民耕佃 四年二月八日兩浙西路宣諭胡蒙言乞行下兩浙諸州軍府委官相度管下縣分鄉村勸誘有田產上中戶量出功料相度利害預行補治隄防圩岸等以備水患庶免將來有害民田詔劄與本路轉運司相度施行 九月二十二日太平州言當塗縣管下舊有路西湖傍有板簞港係通宣徽州界每遇春夏山水泛漲自港入湖出海塘港入本州姑溪河通出大江所以諸圩無水患止因政和二年本州將路西湖興修作政和圩自後山水無所發泄遂致冲决圩埧損害田苗乞廢田依舊開掘為湖戶部下本路轉運提刑司同共相度逐司言决圩為湖委是經久利便從之 五年閏二月二日江南東路轉運司言契勘太平州管下當塗蕪湖繁昌等三縣圩田所收租米萬數浩大因去歲春夏雨水連綿江湖泛溢衝决圩岸已蒙朝廷支降到圩米一萬石應副見行修築欲依紹興二年正月內指揮推恩庶幾有以激勸從之 四日知湖州李光言自壬子歲入朝首論明越州廢湖為田之害蒙獨罷上虞餘姚兩邑湖田具會稽之鑑湖鄞之

廣德湖蕭山之湘湖等處其類甚多州縣官徃徃利為主田頑猾之民因而獻計侵耕盜種上下相蒙未肯盡行廢罷竊謂二浙每歲秋租大數不下百五十萬斛蘓湖明越其數大半朝廷經費之源實本於此伏望專委漕臣通行郡邑巡問父老考究漢唐之遺制檢舉祖宗之成法應明越湖田盡行廢罷內有積菱葑淺灘去處許於農隙量差食利戶施行開撥稍假歲月盡復為湖詔逐路轉運限半月躬親前去相度利害申尚書省六年九月二十三日溫州進士張願言今歲旱凶逮此窮冬民食已艱惟水利一事可行於此時今已孟春農隙乘民乏食仍興是役用以振之一舉而兩得本州委瑞安縣主簿同張願前去集善鄉陶山河勸率豪戶情願出脩穀米給散貧乏人同共修築陂塘蓄水溉灌因便賑濟小民十餘家各免飢乏功效尤著緣此以近及遠互相依倣之人頗衆貧民賴以兼濟望朝廷特行推賞願召赴行在都堂審察 七年三月十九日兩浙西路安撫置制大使兼知臨安府呂頤浩言五代時偽楚馬殷據湖南潭州東二十里因諸山之泉築隄瀦水號曰龜塘灌溉公私一萬餘頃惠及一方其後隄堰廢壞經百餘年有失修治去年旱災民皆失食臣雇募飢民修成隄岸以為久遠之利今來裁棟是時欲令安撫司於潭州摘那數百

人併力裁種及將來芟除蒿草詔令劉洪道疾速措置施行 五月十二日詔臨安府餘杭縣南北湖依舊存留灌漑民田等用不許輒便出賣十七日尚書右僕射都督諸路軍馬張浚言勘會興元府洋州所用渠堰澆溉民田數目浩瀚昨自兵火之後例皆傾壞今吳玠遣發將兵及委知興元府王俊知洋州楊從義部押官兵同共修葺並已就緒望賜獎諭仍乞降黃榜撫勞將兵從之 二十三日給事中兼直學士院胡世將言吳玠等能憂國恤民發戢下之衆以興渠堰廣灌之用為富國與強兵之資寬疲瘵遠輸之急其體國之忠有足嘉者臣謂宜因以風勵將帥使咸知朝廷之意各務究心興修水利措置營田以省餽運而寬民力欲望將今來降詔敕榜文令有司行下諸大帥及統兵官等照會將王俊楊從義等特賜旌賞以為忠勞之勸從之 八年十一月二日侍御史蕭振言乞詔親民之官各詢境內之地某鄉某里凡係陂塘堰埭民田共取水利去處咸籍而記之若從官中追集修治則慮致擾擾不若隨其土著分委土豪使均敷民田近水之家出財穀工料於農隙之際修焉縣官董其大槩而已仍於縣官罷任之日書所興修水利若干於印紙量加旌賞以勸來者詔令戶部行下諸路常平司委守臣措置興修以聞 九年正月二十一

日利州路提刑司言保明到王俊楊從義田歲修葺興元府洋州兩處修
到渠堰溉田所增苗稅乞依已降指揮施行詔吳玠令學士院降詔
獎諭餘各與轉一官依條回授五月二十四日權發遣明州周綱言嘗
考明州城西十二里有湖名廣德周回五十里蓄諸山之水利以灌溉鄞
縣七鄉民田其利甚廣自政和八年守臣樓昇請廢為田召人請佃得租
米一萬九千餘石至紹興七年守臣仇愈又乞令見種之人不輸田主便
納官租增為四萬五千餘石臣嘗詢之老農以謂湖未廢時七鄉民田每
畝收穀六七石今所收不及前日之半以失湖水灌溉之利故也計七鄉
之田不下二千頃所失穀無慮五六十萬石又不無旱乾之慮乞還舊物
仍舊為湖伏望特降指揮施行詔依令轉運司疾速措置申尚書省十三
年三月二十四日明州言契勘廣德湖下等田畝緣既已為田即無復可
為湖之理不免私自冒種非唯每年暗失官租三十餘石而元佃人戶詞
訟終無由止息又因緣有爭占闕訟愈見生事欲乞依舊為田令原佃人
戶耕種從之十五年閏十一月九日差權發遣利州元不伐言蜀本魚
兒彭濮之國土地瘠薄秦太守李冰鑿離堆皂水以灌以溉由是水利之
興徧於右蜀遂為奧區養民之利莫大於此爰從近歲堰多壞缺不時營

繕為農之害莫大於此賞罰之明著於甲令非舉而行之無以示勸懲欲
望戒飭有司克遵成憲中嚴殿最以隆邦本使無罪歲之憂詔委四川宣
撫司相度措置十六年正月二十一日知興元府楊政言契勘本府山
河六堰澆溉民田頃畝浩瀚自來春首隨民戶田畝多寡均差夫力修葺
昨經兵火民力不足多因夏月暴雨衝壞堰身若修葺不如法遂失一歲
之利今措置如遇渠堰損壞民力不足即於見屯軍兵下等人內量差應
副并力修葺從之七月二日上諭軍執曰平江堤堰不修歲輸米比舊
額虧十萬斛并臨安西湖民灌溉所資其利不細歲久淤澱並宜措置修
治十一月前知袁州張成已言江西良田多占山岡上資水源以為灌
溉而罕作池塘以備旱暵望令江西守令俾務隙時勸督父老相地之宜
講究池塘灌溉之利以為耕種無窮之資詔令戶部檢具實格行下本路
常平司措置二十三年四月二十三日上諭輔臣曰久雨不至妨農否
民田須常作蓄昨來士大夫有理會興修陂湖之利者宜令州郡措置
以備闕雨灌溉於是尚書省勸會諸路州縣陂湖本以蓄水往修灌溉民
田訪聞比來多謂大戶侵占一或闕雨有妨灌溉詔令逐州軍措置每季
具施行次第以聞六月十四日權知江陰軍蔣及祖言江陰軍地廣民

眾稱稱沃壤北枕大江潮汐之所往來然漕河別有一派曰五卸港港北
入大江凡六十里自大觀中濬治距今填淤積水不泄霖潦暴至冒沒民
田故西南諸鄉多水溢之虞本軍舊有橫河自建寅門至平江常熟縣凡
五十里旁為支渠溉田甚廣自政和中濬治距今沙漲幾為平地北江之
潮無自而入故東南之鄉多旱乾之患二河之利久不開鑿望命官相視
興修仍令長吏以時疏導詔令本路常平司相度申尚書省 二十一年
十一月十九日前權知池州黃子游言乞飭提舉常平官將舊來管下所
有陂塘應干水利去處委官檢踏本處縣丞措置申本司照應修治務要
可禦水旱如一切了當從本司覆實申乞推賞施行或不切究心措置減
裂亦仰常平司具名按劾上曰聞近陂塘水利去處多為人侵占可令有
司措置毋妨眾用於是詔戶工部檢坐見行條法指揮申嚴行下既而蒙
上諭輔臣須是常平官得人若監司用心此等事無慮聞近時監司多是
端坐不出巡歷提點刑獄職在平反尤當適臨所部宜加戒飭乃詔諸路
灌溉民田陂湖往往為人侵占令戶部行下提舉常平官躬親措置申尚
書省 二十二年八月四日比部員外郎李泳言淮西募民耕墾闢田而
田疇高原去處舊有陂塘以資灌溉今來墾闢雖廣而未究水利若使民

戶自行開濬竊恐方集之人有傷其力望詔有司行下州縣更切講究水利如有陂塘所在俾於農隙官給錢米以濬治之上宣諭曰聞州郡陂塘蓄水去處如對岸紹興及淮南往往為民戶所侵占雖目前州縣獲利恐三五年後無水溉田却為害非細李泳所奏可令戶部行下本路常平司措置九月六日左朝奉郎周楙言臣前任蘄州見郡城環回皆山每遇霖雨則衆山之水奔湊城下莫之能禦治平二年郡守張衡創築河堤以捍水勢從此無復水患自經兵火搥鑿殆盡望詔有司委自知通同屬縣就農隙隙所定錢米和雇游手濬渠取土成堤水到渠成堤亦成矣堤岸既修除去水患民皆安居而灌漑有備亦無旱暵之虞上可其奏因宣諭曰不獨蘄州凡沿淮合堤傍水患去處令本路漕臣同逐州守臣措置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三日試右諫議大夫史才言浙西諸郡水陸平蕩民田最廣平時無甚水甚旱之憂者太湖之利也數年以來頻湖之地多為軍下兵卒請據為田擅利妨農其害甚大蓋隊伍既易於施工土益增高長堤彌望名曰堤田水源既壅太湖之積漸與民田隔絕不通旱則據之以溉墾田而民田不沾其利乞專令本路監司躬親究治盡復太湖舊利使軍民各安其職田疇盡蒙其利農事有賴上然從之十月二十二日

戶部言宣州太平州諸管官私圩田內有被水衝破圩垸去處欲乞委司農寺丞兼權戶部郎中鍾世明前去措置從之 二十七日鍾世民言被

旨差往宣州太平州措置圩垸今條具下項一今來宣州化城惠民圩垸

周圍接連計長八十里其小埂不用修築外內被水破缺并裡外損壞摧

塌去處合行修築增高一今來修築圩垸合用和雇人工錢米乞於常平

錢米內應副如本州常平錢米不足即許提舉常平司於本州合發上供

錢米內取撥兌借免至臨時缺悞其下三等人戶竊慮緣水患無力輸納

即乞令結甲借貸常平司錢自紹興二十四年為始作四年帶納一今來

修築圩岸所用工浩翰務要堅實庶可堅久全藉所差官協力管幹庶不

致減裂枉費人工如有不切用心弛慢職事許行按劾內有昏懦怯弱不

任職事之人亦許差官抵替所有檢察監修部役等官如能用心了辦不

致減裂者廢人工亦乞許保明申取朝廷指揮量行推賞庶示懲勸於是

戶部看詳欲乞下宣州并江東轉運常平司詳此並依本官逐項措置到

事理施行從之 閏十二月二十七日又言今措置太平州圩垸下項一

今來當塗蕪湖兩縣人戶被水損壞圩岸乞給甲保借米糧相添自行修

築在法係是農田水利民力有不能辦者合依宣州體例借貸具數保明

申提舉常平司外有萬春等圩垸人戶乞官為雇工修築今檢計被水壞
缺並裡外埂損壞合行增築貼補其蕪湖縣萬春陶新政和等圩垸三所
共長一百四十五里有餘合用九十六萬一百三十四工當塗縣官圩垸
一所係廣濟圩長九十三里有餘其圩與私圩五十餘所並在一處坐落
青山前各係低狹埂外面有大埂垸一條包套逐圩在內抵障湖水今歲
逐圩被水損壞詢訪人戶只條外面大埂不惟數倍可以省是可以抵障
水勢所有腹裏圩垸或有省處聽人戶自修尋取會到逐縣被水修治官
私圩垸體例係是人戶結甲保借常平米自修今來損壞尤甚人戶工力
不勝不能修治今措置欲乞依見今人戶結甲乞保借米糧自修圩垸體
例不以官私圩人戶等第納苗租錢米充雇工之費官為代支過錢年限
帶納自餘合用錢米並乞下提舉常平司照會日下取撥津發應副本州
雇工修治施行一今來蕪湖縣申獨山永興保城咸寶保勝保豐行春圩
北其地圩垸被水衝破打損至多若只依係保借糧米將來修築不前內
有咸寶一圩被水損壞衝成潭缺計長二十五丈濶三十丈深二丈二尺
須用創作堤岸從裏面圍裹倍費工力比獨山等圩垸損壞尤見工費不
同委是人力難辦乞官為雇工修築今檢計獨山等七圩委是被水損壞

處多其咸實圩埤衝破成潭處難以就舊基修築合依裡面別創築埂圍
畧計長八十一丈合用五千四百工今措置上件圩埤畝各依例結甲隨
苗借米外更據戶下田每畝與借錢一百文省令自修築其咸實圩埤潭
缺處據合用工數欲乞官和雇人工共同修治於是戶部言欲乞下太平
州江東轉運常平司並依本官逐項措置到事理施行從之 二十四年
九月十五日大理寺丞周環言臨安平江湖秀四州低下之田多為積水
浸灌蓋緣溪山諸水併歸大湖水分為二派東南一派由松江入於海西
北一派由諸浦注之江其沿江泄水諸浦中惟白茅浦最大今為沙泥淤
塞每歲若係暑雨稍多則東北一派水必壅溢遂致浸傷農田欲望令有
司相視於農隙開決白茅浦故道俾水勢分派流暢實四州無窮之利詔
令轉運司措置 二十八年八月二日宰執進呈監察御史任古論蕪湖
常秀被風水災傷因措置浙西江東淮南賑糶事上曰被水州縣檢放稅
苗而賑貸其不給固當如此宰臣言潁江一帶低下而堤堰壅塞畝漕不
通致有積水他郡亦不至此上曰可令蔣璟同漕臣專一措置 九月十
三日兩浙路轉運副使趙子滿知平江府蔣璟言近被旨相度水利利害
子滿等歷吳江吳長二縣民田湮沒去處相視以至常熟又自常熟北至

楊子江又自崑山東至海口推究源流講求利害今詢訪得浙西諸州平江最為低下而湖常等州之水皆歸於太湖自太湖以道於松江自松江以注海是太湖者三州之水所歸而松江者又太湖之所洩也然以數州瀦水之巨浸而獨洩以松江之一川宜其勢有所不勝受而洩放又所不遠是以昔人於常熟之北開二十四浦疏而導之楊子江又於崑山之東開一十二浦分而納之海兩邑大浦凡三十有六而民間私小徑港不可勝數皆所以決壅滯而防泛溢也後因潮汐往來泥沙積聚舊製開江之卒尋亦廢去間時既久填淤日增此大浦所以湮塞而民曰於是有所憂也非若建議興修水利之人接武而出其說皆迂闊汗漫而難用所見於已施行者天禧天聖間御史張綸於常熟崑山縣各開衆浦以導積水景祐間郡守范仲淹親至海浦開濬五河以疏導諸邑之水自東南入於松江東北入於楊子與海政和間提舉趙霖將命興修水利開浚三十浦役工僅開常熟兩浦崑山一浦而罷開三浦之後迄今又四十年諸浦湮塞又非前日之比遂致湖漲盈溢浦港淤淤而積水散漫民田之中十年之間勞費常八九今相視泥沙湮塞有妨洩水合行修掘開導緊切去處開具如左一常熟縣開浦五處梅里塘泄崑湖并常熟塘一帶積水

自本縣東柵由梅里鎮至白蕩橋又茆浦係泄崑湖承湖水自周涇至浦口又茆浦泄崑湖承湖由梅里塘積水自浦口至堆浦一帶又福山浦係泄崑湖承湖并府塘一帶積水自尚壘橋及九折塘至顯星橋又黃四浦係泄尚湖及昆湖水自三里汀至十字港一崑山縣開浦四處新洋江北接百家濠南出吳淞江自百濠口太倉塘又小虞浦北接鮑鯉濠向南出吳淞江自鮑鯉濠口下南至黃墓村橋又茆浦北接斜塘濠南出吳淞江自郭澤塘口下北至邵塘又郭澤塘南通夏駕浦東通茆浦洛徹吳松江已上兩縣統計工三百三十七萬四千六百六十四工錢三十三萬七千四百六十六貫三百文米一十萬一千五百三十九石八斗九升子滿等契勘崑山縣四浦工力不多乞止用本縣食利人戶支給錢米委本縣官監督開濬常熟縣五浦工力浩瀚係與吳長等縣利害相及欲除崑山縣外有本縣食利人戶以五千人為率人夫數少即於三縣見賑濟人內募強壯人充應所有差官起工等事件續次條具申請緣平_江府積水經今已及兩月餘日未退已妨種麥若不於農隙之際支給錢米雇夫開治恐深恐來歲春雨積水愈甚虧失常賦不便望速降指揮施行詔差御史任古同提點刑獄徐康前去覆視詳究利害聞奏所有合措置事件令趙子滿

蔣璫一面條具中尚書省其任古仍令上殿奏事平疾速前去二十五
日和涪州程數書言稻田以水為本故無渠堰而田宜稻者則有瀦水之
地以待灌溉比緣經界官吏以民間瀦水地為天荒地豪猾游手因而交
結州縣請佃承買洩其水以為可種之田獨擅其利田既無水歲失播種
乞行下諸路如有請佃承買瀦水地者即為改正從之十一月九日監
察御史任古言平江府常熟四縣有開江四指揮共二千人額專一修治
浦塘等并置巡塘官一員今欲乞止於常熟崑山兩縣各招填一百人額
其請給等並依舊例支給施行仍奏撥軍員使臣各二人分管軍兵如有
浦塘堙缺通融仗使逐旋修治古又奏崑山縣者宿言所開浦四處緣今
歲積雨東北風湖并太湖及山水相會有淹浸民田蕪郭澤塘一浦橫過
即非泄水去處春間人戶園田自當開撥所有小虞浦新洋江在浦三處
雖合開浚見今四浦盡為松江大水漲過其外發泄遲緩其致諸浦蓄水
難以興工欲候江水減落岸壘出露人戶自行開掘亦不願支破錢米若
內有貧乏無力之人乞量借常平官糧寬立年限分料送納乞從民便已
行下本縣令預脩將來興工之具候江水減退即行開浚並從之同日
監察御史任古言臣同徐康與常熟縣官覆視五浦今詳究得本縣東橋

至雉浦入丁涇通徹福山塘下注大江委是快便若依趙子瀾當來申請
以五十人為率於來歲正月入役約計一月餘日可畢此浦使昆承二湖
及府塘一帶并被傷民田內水通注於江然後後治黃四浦三里江至十
字港工力亦不甚多併趙農陳先畢二浦其餘合開港浦再俟將來農隙
當以緊慢次第興工古入奏趙子瀾昨計料開浚崔浦係決泄昆承二湖
及民田內水南自梅里塘距浦口遠遶北入大江古等身詣相視其浦乾
涸可以行往蓋緣浦身迂迴曲折泄水不快是致積沙高厚開浚工倍歛
於雉浦口別有一涇徑入福山大浦通於大江名為丁涇比之崔浦並無
回曲不惟開浚省費實於泄水為便詔並依奏錢於御前激賞庫吏降米
就平江府撥到綱米內支取令趙子瀾同守臣措置於正月上旬興工令
預備器用不許料擾於民 二十九年正月二十九日兩浙路轉運副使
趙子瀾言被旨開濬平江府常熟縣東柵至雉浦入丁涇徹福山塘已於
正月五日興工據常熟縣父老稱福山塘與丁涇地勢相等今開丁涇更
深三尺若不濬福山塘則水必至倒注於涇今與平江府州縣官同往相
視宜依父老陳乞開濬又見開東柵至雉浦口河面並合濶八丈并雉浦
港底四丈二尺貴得泄水通快詔依仍令疾速興工 二月十八日敕文

開侍郎知平江府陳正同言相視到常熟縣開浚諸浦其修治田岸係有
田之家計畝均出錢米以保永業必無怨尤之理舊來浦口雖有潮沙之
患每得上流清水湍浚可以推滌不至全然壅塞後來節次被人戶圍裹
湖渚水去處占射圍裹於是戶部言在法湖渚之地謂宋其既田者輒許
人請佃承買并請佃承買人各以違制論每畝賞錢三貫一百貫止今
欲下平江府明並界至約束人戶即不得依前占射圍裹從之 同日詔
常熟縣丞江續之減二年磨勘壞寨官韓彥彭昇各與轉一官資以本路
運使保開開浚浦畢工故也 三十年三月八日淮南運判張祁言被旨
措置開墾荒田修築圩埤陂塘竊見無為軍廬江縣楊柳圩一所周環五
十里兵火後來不曾修築致圩埤損闕溝洫壅蔽一向荒閑二十餘年及
無為縣佳成圩一所各有荒閑田土本司見已修築堤岸蓋造莊屋收買
牛具招集百姓耕墾竊念淮南窮陋本司別無寬剩錢物應副逐急支遣
欲望詳酌權於本路州軍合起發錢內科撥三萬貫從本司置厝專充措
置開耕荒田支廢候稍有次第即將逐年所收莊課管撥還支過錢數
詔於淮東茶鹽司莊管錢內支撥三萬貫應付已上中興會要

粵東紹興三十二年未改元十一月二十九日參知政事督視湖北京西

路軍馬汪徹言相視襄陽有二渠一曰長渠一曰木渠皆古來水利播殖
去處大約長渠溉田七千頃木渠溉田三千頃其間陂池灌漑脉絡交通
土皆膏腴自兵火後悉已堙廢嘗差委湖北運判李權京西運判姚岳親
至其地計度今且先治長渠凡築堰開渠可用二萬工并合要牛具種糧
等就委兩路運司措置不令耗毫擾民長渠繞成或募民之在邊者或取
軍中之老弱者雜耕其中來秋穀熟量度收租以充軍儲既省餽運又可
安集流亡乞以措置京西營田司為名令姚岳兼領從之其後乾道九年
十二月二十三日權京西路轉運判官吳仲復言長木二渠之利數內靈
漢水見流白馬堰係岳州都統制司營田莊水亦通唯是白馬陂以東石
子山木眼山合渠去處頗多損壞日復一日必皆湮塞今若隨宜興修可
以立見成效欲望下京鄆都統制司合同本司差官行視二渠隨宜開通
訖戶兵工部看詳各部欲下岳州都統制京西安撫轉運司襄陽府同共
疾速相度施行從之 隆興元年四月十二日詔浙西路轉運常平司取
見逐州人戶創立塋岸包圍成田及曠戶廣施漁具墾追水勢所去處疾
速相度措置施行仍令州縣常切督責巡尉每歲於農隙時修治隄防無

使闕壞及春夏之交部集人戶於河道淤塞要害之處併工開濬常令水路通快從殿中侍御史胡沂請也去六月十二日工部尚書兼侍讀張闡等言竊見近降指揮將紹興府鑑湖田明州廣德湖田盡賣二湖元灌漑民田浩瀚後緣民間侵耕遂作圩田今若一概出賣竊恐於民間別有所妨如紹興府鑑湖曾立石牌應深溝大港永遠存留可以充灌既今欲乞專委紹興府明州守臣計論利害詣實方可出賣從之 二年八月五日詔江浙水利久不講修積雨無所種泄重為秋稼之害可令逐州守臣考察古迹及見今淤塞去處條具措置聞奏 九月四日集英殿修撰知宣州許尹奏本州有童淤實係規興委是堙塞水流去處今欲依舊開決作湖以為民利詔令本路轉運司相度如委有壅塞候秋收畢措置開決十二日詔江東浙西監司郡守朕嗣服以來求民之瘼比緣江東浙右俱被水災思拯民於愁嘆寤寐不忘卿等既分外臺之寄皆為共理之民宜究乃心各揚爾職能於所部講明田事預為陂塘渠堰防患未然使顯効著於將來若朕當不次親擢其或但為文具尚畏權勢無益於備患徒擾於庶民國有典刑朕必不赦 乾道元年正月十四日知徽州呂廣問條奏農田水利諸塘塢合輪知首之人元雖田少不該亦均給水利不得阻

障若鄉利私約輪充於官部內開說充知首人盡賣田業新得產家雖合
充止輪當末名不得越次仍批官簿照會諸塘竭係眾水利蓄水救田本
縣於農隙之時告示知首及同食水利人均脩人夫併力修作塘竭下合
承水利田產遇人戶典賣並依資次承水如係買稅戶塘竭水亦申官注
籍塘竭水上流既足如障塞公然占奪不從州縣約束者取首形勢之家
將新置田產却在舊竭之上占截水利似此去處縣官即時除拆若舊竭
不容修築眾定利害務從民便若兩竭用水已足不放流者亦仰官司禁
約圳竭兩岸或被水衝隔隔岸漲出沙田止許被水人承佃不得田鄰爭
占圳竭所在合留水門不妨阻舟船或擅毀折並追斷約束未盡如
別有私約至仰知首自陳添入若舊例已定不得創改有合增事件並聞
官始許行用從之 二月二十四日詔紹興府開濬鑑湖除唐賀知章放
生池舊界十八餘頃為放生池水面外自餘聽從民便逐時放水依舊耕
種從知府趙令詠請也 同日知平江府沈度言被旨開掘長州縣習義
鄉清沿湖園田一千八百三十九畝益地鄉尚澤蕩園田一千五百畝蘇
臺鄉元津園田一千五百八十八畝樊洪濠園田三百三十二畝營田
一千九百六十九畝費村濠園田一千六百六十二畝崑山縣大虞浦園

田二十六畝小虞浦園田一百六畝新洋江園田一百七畝崑山塘園田
三十三畝許塘園田二十六畝六河塘園田一十三畝常熟縣梅里塘園
田二畝白茆浦園田二百三十一畝目今通泄水勢詔浙西提刑曹達親
至其地審實開具洩水通快可以經久無壅塞去處保明以聞 二年四
月七日吏部侍郎陳之茂言比年以來泄水之道既多壅塞重以豪右有
力之家以平時積水之處堅築塍岸廣包田畝弥望綿亘不可數計中下
田時易成泛溢歲歲為害民力重困數年之後凡淤為陂澤盡變為阡陌
而水患恐不止今日也乞選差強明郎官一員問漕臣日下將新園之田
疾速開鑿上曰聞浙西自園田即有水患前此屢有人理會竟為權要所
梗卿等可檢點累降指揮已曾如何施行仍委兩浙運副王炎疾速相視
利害以聞既而王炎言相視園田內有張子蓋新舊田九十餘畝占籍兩
縣壅塞水勢久為民患躬至其地地名四塘周圍約二十里開掘已盡泄
水通快地名長安周圍約四十里見督縣官併工開掘乞戒勵張子蓋等
家再犯重寘典憲已開掘去處各立標記餘州縣依此從之 五月十一
日尚書言浙西園田有壅塞水勢去處近專遣漕臣親詣逐州縣監督
開掘以泄積水除去民害尚慮形勢權要之家日後依前冒法謀利復行

修築為害如初理宜約束令兩浙轉運司并逐州縣守令常切檢察違守
如有違犯之人命官取旨餘重作施行 六月一日臣僚言江陰軍在浙
西最為地勢卑下雖瀕大江而歲苦水患尤甚於他州蓋常州之水其勢
趨下盡自五滬堰分流入石頭港黃港夏港蔡中達于大江江而江湖直
至堰下歲久潮泥淤塞河港水既不能輸泄漫入田間而中港一河連接
數鄉所繫尤重又有三山與泰望山山脚之下石自港內橫絕而過歷過
水道今所謂大石堰小石堰者是也一屬常州一屬江陰其石比年漸高
大河水為之不流數鄉無歲不被害四畝常在水底而常州境內河港水
勢又不能泄寔為兩郡之害若非朝廷措置開掘以兩郡之力不能辦
乞詔有司下本路監司兩郡守臣同力相度利害詔工部行下本路轉運
司同常州江陰軍相度措置以聞候農隙日興工開堰 十月臣僚言
新西園田壅塞水勢已行開掘窺見永豐圩自政和五年圍湖成田經今
五十餘年橫截水勢不容通世圩為害非細今相度欲將永豐圩廢掘依
舊為蓄水之地詔依候至十一月開掘 十月十四日利州路提點刑獄
公事張德遠言興元府褒城縣山河六堰灌漑褒城南鄭兩縣田八萬餘
畝內有光道拔一渠決壞年深民力不能興修下流關水率多改種陸田

今歲正月內判興元府吳璘親率將士代民修塞仍作偏堰勒回別渠棄水併入先道拔下流諸堰堅固前日陸種去處復為稻田其利甚博詔吳璘令學士院降詔獎諭三年五月十五日秘閣修撰前知衢州周鼎言宣城管下六縣唯宣城南陵有圩田去處而宣圩田最多共計一百七十九所大率地本卑下人力矯揉以成田畝十年九潦常有水患議者多欲廢決梗塞水道之圩以全衆圩謂不當隱忍愛惜當決之圩使衆圩俱受其害臣於乾通元年十一月到任是到圩田再遭臣浸童圩係是破壞之數人戶稱此圩委梗塞水道臣遂出榜曉諭且令糴往一年興築若來年衆圩熟不遭水患遂可永久廢罷今已去彼隔歲乞將童圩徑行廢決所有養賢政和蓮湖三圩乞併賜行下委自守臣詢訪條具聞奏詔寧國府守臣相度所聞以聞其後知寧國府汪徽言童圩最為民害一水自徽州績溪縣本府寧國縣合諸水至童圩一水自廣德軍建平縣合本府宣城縣南湖之水至童圩二水奔衝併來其勢浩渺所以向上諸圩悉遭巨浸又嘗考此圩本童家湖容流衆水非古來圩額今若將童圩廢決則水勢自然順適其餘未可輕議從之四年五月二十四日詔知彭州梁介自到任講究農田水利經畫修築本州九隴等三縣十餘堰灌漑民田因護

應排後

水勢委是利便可除直抵開利州路轉運判官填見跋從四川兵無仗虞
兄文請也 八月七日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史浩言本府諸壘聚天
台四明數百里壘岡復嶺水出之源其流既廣止有錢清一江為吐泄之
處古人于縣之四傍立湖七十二處以蓄蓄故無泛溢之患歲久所為七
十二湖有人皆占以為田故雨水需足則水皆歸七十二湖所種之苗悉
皆浸損然則非水為害民間不合以湖為田也今湖不可復則諸壘湖田
為民之歲歲受害臣不敢以不告詔令史浩選委諸曉湖田利害官相度
措置 七年十二月八日臣僚又言紹興府諸縣地接婺之浦江義烏
東溪輻湊與本縣諸山之水凡四十餘港合流而下境內舊有七十二湖
可以蓄蓄歲久湖淤為田不惟無所歸而又溪港浸為淤沙埋塞由是以
雨則有壅溺之患久晴則有旱暵之憂開鑿約用六十八萬一千五百工
每工日給米二升計用米一萬三千六百三十石詔令蔣希相度 九月
二十四日詔諸路提舉官自今具修水利若不依常平免役條令先選官
按視許令興修不憑州縣保明虛糜農田水利酬賞概為中奏不實者從
戶部按劾取旨本部人吏不照應條法疏舉無便依隨偽妄聞報推賞者
亦科違制之罪 十月二十六日臣僚言紹興府諸縣各有湖湖高于

田築塍岸瀦水以備旱其田高于江置斗門洩水以備潦故雖或水旱而有備歲可使之常豐蕭山縣管下湘湖灌漑九鄉民田夏秋之交多闕雨澤決其湖以溉田禾稼滋茂近聞百姓將湘湖填築以為田寔害灌漑欲乞令紹興府差官看視若委是將湘湖為田則令開掘復以為湖依舊灌漑民田從之 五年三月二十日大理正措置兩淮官田徐子寅言兩淮荒蕪之田一目百里究其十分之地陸田纔三四而水田居其五六春夏之交霖雨之久耕耨之勞秧蒔之功一旦空然此田之所以為民病也自去冬同歸正頭目人差擇到楚州山陽縣大漢村博田崗空閑官田約數百餘頃南有灌溝可通運河北有舊溝可按小溪今欲由其舊蹟與之開浚約用五百工歸正人各欲俟墾種畢日併力開浚從之 六年閏五月一日知雷州戴之邵言管下瀕海土薄地雜泥沙東北接連有大塘一所臣於農隙雇募夫丁併力開築竊慮歲久官司不能相繼增修旋致堙塞今擬差注本州海康遂溪兩縣並令於官街上帶主管河渠公事任滿有無增修損壞批上印紙從之 七日歲試開特制新知寧國府姜詵言寧國府太平州兩郡惟仰圩田得以供輸今來夏雨頻多竊慮縣官減裂民心不齊失于修治大為圩田之害欲選委清強官同本縣通行檢視修護

從之 六月二十二日敕獻閣待制知寧國府姜誥言宣城南陵縣圩田既壞有不曾決破圩田九所欲于今冬自十月措置修圩以係官錢米義民興工俟今秋八九月措置以聞從之其後誥措置修濟養圩岸兼開決除廢在外詔從之餘州軍圩岸損壞從之 九月二十八日新知泉州周操言太平州所管圩田每遇水災決壞除大圩官為興修外其他圩並係食利之戶保借官米自行修治就今冬十月內措置乞委自各州守臣照紹興二十三年例從寔措置施行詔應有圩田合修治處仰逐州守臣精加檢寔及工役合用錢米支費具數限一月聞奏 十月二十三日知寧國府姜誥言焦村私圩梗塞水面致化成患民圩頻有損壞合將焦村圩廢決其化成患民兩圩南元有梗岸接焦村圩合依舊增高修築從之十二月十四日監行在都進奏院李結言蘇湖常秀所產為兩浙之最自紹興十三年以來屢被水害議者皆歸積水不決之故以為積水既去低田自執第以工役浩煩事皆中輟臣有管見治田利便三議一曰敦本二曰協力三曰因時司農丞鄭亶議云古人使塘浦闊深者蓋欲取土以為堤岸非專為決積水若堤岸高厚儲今大水之年江湖之水高於民田五七尺而堤岸尚出於塘浦三五尺故雖大水不能入于民田民田既不

水則塘浦之水自高於江而江之水亦高於海不須決泄而水自湍流矣此古人治低田之法也若知決水而不知治田則所開浚之地不過積土於兩岸之側霖雨滂沱復入塘浦不五七年填淤如舊前功盡棄為今之務莫若專務治田乞詔監司守令相視蘇湖常秀諸州水田塘浦緊切去處發常平義倉錢米隨地多寡量行借貸與田主之家令就此農隙作堰車水開浚塘浦取土修築兩邊田岸立定丈尺衆戶相與併力官司督以必成且民間築岸所患無土今既開浚塘浦積土自多而又塘闊水深易以流泄田岸既成水害自去此臣所謂敦本之議也結又以為百姓非不知築堤固田之利然而不能者或因貧富同段而出力不齊或因公私相吝而因循不治非協力不可百姓所鳩工力有限必賴官中補助官中非因飢歎難以募民興役非因時不可詔李結所陳緣所費浩大令胡堅常相度措置胡堅常看詳李結所議誠為允當今相度欲鑊板曉示民間有田之家各自依鄉原體例出備錢米與租佃之人更相勸諭監督修築四岸庶官無所損民人告勞詔從之 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將作少監馬希言奏被旨覆寔太平州修圩利病欲望委自有圩田州縣守令措置將圩內人戶推一名有心力田畝最高之人為圩長大圩而人每遇秋成集本

圩人夫於逐圩增修而闊一尺側厚一尺脚闊二尺須用堅土寔築若圩內人力不及或闕工食官中量行添助如是五年不輟則圩勢高厚雖有湖潦不虞侵也詔令逐州守臣措置希言又言乞再委三州軍守令應私圩未修去處以田畝十分為率借米一分令日下修葺仍令被水之圩更與給借糧種候秋熟分兩年剋納並須遍及四遠鄉村先以所管常年米支如不足轉運司就隣近州縣取撥應副從之 二月四日觀文殿學士

知紹興府蔣芾言本府會稽縣德政鄉有田萬二千畝七年被水細民殆無生意古有後浦在下流凡十里餘舊來深浚以泄裏水爰自損壞壅塞每遇溪流泛溢江潮壅大則淹浸旬月水不通泄一再撙種並無收成乞於本府常平錢借支三千緡義倉未借支三千斛就行賙濟因以開浦從之 五月二十日詔太平州寧國府新修圩田可差監察御史陳舉善前去覆寔開具有無堅壯損壞以聞 七月十三日戶部尚書曹懷等言秀州華亭縣新涇塘合築堰置閘以捍賊潮免浸民田事繫利害其所用工料錢五萬貫文省乞委浙西提舉常平李結疾速興修從之後知秀州丘嵩遂成之詳見堤堰門 八年十一月臣僚言寧國府兩圩堤岸雖已圓固至於卑窪去處可以豬水者又須當求所以措畫之方惟相其水源所

歸穿掘陂堤以儲蓄之外水既涸則因以決放而可以免於浸溺况兩圩
腹內包裹私圩十五所其野泊荒陂低圩之田廢而不治者尚多有之圩
民知其利而不能自辦官欲為之又無餘力可成惟其常有淹溺之憂而
未免蠲減苗稅孰若以其所減者募民疏鑿欲望於苗租內截撥米若干
碩責以農隙之時浚築將見永無水患不失賦失以濟大農之用詔江東
常平司委官取見的寔合修去處丈尺工料米數寔具文狀保明以聞
九年八月十六日詔曰朕惟旱乾水溢之災堯湯盛時有不能免民未告
病者備先具也間者數年比不登江湖閩浙之人或荐告飢豈有肥磽人
事之不齊乎將火耕水耨不得其時地有遺利乎抑賦役繁多或奪其力
乎何種人之寡乏也深惟其故未燭厥理乃博延羣臣訪問得失吏有從
南方來者言豫章諸郡餘畝阡陌近水者苗秀而寔高仰之地雨不時至
苗輒就稿意者水利不修失所以為旱備乎唐韋丹為江西觀察使治陂
塘五百九十八所灌田萬二千頃此特施之一道其利如此矧天下至廣
也農為生之本也泉流灌溉所以毓五穀也今諸道名山川原甚衆民未
知其利然則通溝瀆陂澤監司守令顧非其職歟其為朕相丘陵原隰
之宜勉農功盡地利平繇行水勿使失時雖年有豐凶而力田者不至拱

手受弊亦天人相因之理也朕將即吏勤惰行殿最而寓賞罰各殫厥心
無貽後悔 九月二十七日度支員外郎朱修言江東圩田為利害大其
所慮者水患而已知增築埂岸以固隄防為急而不知廢決隘塞以緩奔
衝之勢乞下江東轉運常平司更切講究本路圩田別有似此隘塞水道
合從廢決去處與逐州守臣公共詳酌奏請施行從之 九年十一月二
十五日詔令諸路州縣將所隸公私陂塘川澤之數開具中本路常平司
籍定專一督責縣丞以有田民戶等第高下分布工力結甲置籍於農隙
日浚治疏導務要廣行儲蓄水利可以公共灌溉田畝如無縣丞處即責
以次縣官依此措置候歲終令本州參酌將工力最多去處保明中常平
司差官覈實中朝廷推賞其怠慢不職之人按劾取旨責罰從臣僚請也
十二月二日龍圖閣待制知太平州胡元質言今歲遭值大水除政和
等十三圩不曾遭風水餘諸圩幾四百里為水漫沫而入內外灌浸風浪
洶洗經涉三時其受害損壞不一合隨其所損而為之計其洗動處則重
築其塌落處則補築其虧缺處則貼築其不損壞處則補築其虧缺處則
貼築其不損壞處則反為增築其工費計未二萬一千七百五十七碩五
升錢二萬三千五百七十貫一百三十七文省 比隆興二年乾道六年所

省幾半務起此冬土脉堅實之時及期耕集從之以上乾道會要

水利四

孝宗淳熙元年四月七日提舉兩浙常平茶鹽公事劉
孝建言紹興府山陰縣安昌清風兩鄉餘姚縣蘭風東
山等五鄉海塘為海潮所損已委各縣尉修築溫州瑞
安永嘉平陽台州黃巖等縣皆有埋塞河道海水浦已行
開修從之五月六日詔溫州瑞安知縣特轉特轉兩官
任滿與通判差遣以浙東提舉劉孝建言懇開運河溉
民田又遍詣諸鄉浚治河涇與建塘梁斗門故有是命
六月十二日詔福州長樂知縣徐蕃連江知縣曾模各
特轉一官以本路安撫使言蕃興修管下湖塘水利及

創造斗門一百四所灌溉民田二千八十餘頃模開浚
東湖塘二十餘里造水閘寨埤塍一百二十餘所灌溉
田二十餘頃故有是命七月二十三日提舉江南東路
常平茶鹽公事潘旬言被旨詣所部州縣措置修築濬
治陂塘今已畢工計九州軍四十三縣共修治陂塘溝
壠凡二萬二千四百五十一所可灌溉田四萬四千二
百四十二頃有奇用過夫力一百三十三萬八千一百
五十餘工食利人戶一十四萬八千七百六十有餘詔
劄下諸路依此逐一開具以聞十一月二十七日江東
運副程叔達言番陽廣德二郡地最高仰間有旱傷二
郡尤甚乞詔守令遍行阡陌有荒曠田畝無水源處相

視其宜多創塘塹以備灌溉及令常平轉運司分行督
察若民力不能獨辦量行應副錢米以助其役從之

七年三月四日漕東提舉常平折知常言台州黃巖縣
令孫叔豹勸諭食利之家自行興工開濬八鄉官河凡
十餘里置立斗門堰閘五所灌溉田畝詔孫叔豹改合
入官候任滿赴都堂審察四月二十二日詔知泰州張
子正提舉淮東(南)路常平鹽茶公事葉翥各特轉一官

以修葺泰州捍
海堰有勞故也

七月二十八日浙西提舉薛元鼎言太

湖之水獨泄以松江之一川其勢有所不勝受並湖數
州皆受其害景祐間范仲淹嘗就常熟崑山之間濬五
大浦為注下張七了白茆許浦以殺其勢為數州之利

比年並皆埋塞前任提舉陳舉善勸諭人戶以漸開浚獨許浦正是泄水去處並未施工昨水軍統制馮港用軍兵開掘因與守臣不協遂已臣竊見許浦自梅里約三十餘里埋塞不通其水軍搬運錢糧亦自艱難乞詔馮港候農隙日從所請開濬從之閏九月十九日詔浙東今歲間有旱傷軍州仰轉運司同提舉常平司日下委官詢訪興修水利去處召募本處閑食人支給錢米因此存濟趁時修築不得因而科抑騷擾十月二日淮東總領錢糧臣言鎮江三邑旱傷練湖湮塞之久而榛積之米陳腐甚多欲因賑濟以興水利從之三日詔非令諸路監司守令措置興修水利以備旱乾灌漑田

江東具到修治陂塘溝堰二萬二千四百餘所淮東
一千七百餘所浙西二千一百餘所今歲旱傷江東淮
東為甚未委當未如何興修可令元興修官江東提舉
潘甸淮東提舉葉翥知平江府陳覲具析以聞從中書門下請
也十一月七日福建提舉薛居實言漳州龍溪縣丞范
薰勸率田戶開墾東湖修飾斗門及陂塘浦港六十一
所灌田甚多詔范薰特循兩資任滿赴都堂審察三
年二月十一日新知南康軍趙彥逾言諸處興修陂塘
施工開掘緣無限制多是苟簡望責之監司命諸州軍
如興修水利陂塘河溝不以廣狹隨其地形並限深一
二丈具畢工月日申奏不測遣使合核而加賞罰從之

四月二十六日皇子判明州魏王愷言本州鄆縣東錢湖周回八十餘里自唐天寶間開置灌溉定海鄆縣民田甚多而芟葑滋生塘堦岸推毀緩久湮塞水源今欲開濬約用錢一十萬貫米一萬碩詔於本州見管義倉米內就撥米一萬碩提領南庫所支會子五萬貫 三年十月十九日以東錢湖興修成愷降詔獎諭長吏莫濟徐秘閣修撰司馬陳延年直秘閣六月二十九日詔兩浙漕臣及提舉常平官并逐州守臣常切覺察自今如有官民戶及寺觀園菜田畝埋塞水道即行禁止如違具名以聞從中書門下省請也七月二十三日詔浙西諸州縣輒敢給據與官民戶及寺觀買佃江湖草塘園菜田畝者許

人戶越訴仍重寘典憲監司常切覺察

從監察御史傅洪請也

四年十三月十三日前提舉東路常平茶鹽公事何俛言本路州縣措置到水利創建河浦塘埭斗門二十九處增修開濬淺狹塘埭斗門碶閘溪浦河堰碓潭湖埭六十三處計灌溉民田二十四萬九千二百六十六畝詔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姚宗之覈實開具圖奏五年閏六月二十四日淮東總領所言高郵寶應田歲被水滂昔元祐間發運張綸興築長堤環遶二百餘里為函管一百八所石埭斗門三十六座以時疏洩下注謝陽湖流入于海故年穀屢登自殘擾之後是堤函管石埭斗門盡皆廢壞湖水漫流今乞委官專董其

事同守令於農隙之際官給米募夫擇湖水衝要去處
建石槌斗門函管察堤岸之損闕修築填補廢幾公私
利便從之 六年四月三日畢工詔准東總領葉蕭叢
實以聞 六年正月四日詔諸路提舉司各取去年所
部州軍興修水利數目以聞 七年二月四日知潭州
辛弃疾言欲令常平司本路諸州郡措置以官米募工
濬築陂塘因而賑給一則使官米遍及細民二則興修
水利從之十二月十一日詔諸路提舉常平司常切約
束所部縣丞每季檢視措置農田興修水利務要廣行
灌溉田畝如奉行違戾仰按劾以聞從三省請也 八
年九月二十四日知鎮江府潘緯言鎮江府置二閘本

為三邑高仰之田藉此灌溉自使者往來官司常留準
備望行下本府并轉運常平司自今常留四版以備人
使經由遇春夏間如水及五六版許令通放需溉民田
實為兼濟從之 九年六月二十二日度支員外郎姚
述堯言傳法寺僧請佃明州定海縣鳳浦沈窖兩湖八
百畝為田契勘兩湖可以灌溉田二萬六千餘畝乞委
浙東提舉官將所佃田盡行開掘復為平湖以為旱乾
灌注之利從之同日詔兩浙漕司行下所部州縣自今
常切禁止官民戶毋得將草蕩圍畧成田如失覺察其
漕臣取旨施行九月二十六日淮南運判錢冲之言真
州之東二十里有陳公塘周回百里本司近已興修塘

岸建置斗門石隄各一所東西湫口二處亡於楊子縣
知縣尉衙內帶入兼主管陳公塘六字庶幾責有所歸
人之身也 十年二月二十四日知秀州趙善志言本
州海鹽縣境近已修築堰閘共八十八處開濬運河一
百四十九里一百步儲積水源以資灌溉之用詔可令
縣尉兼管縣丞提督四月九日大理寺丞張抑言浙西
諸州豪宗大姓於瀕湖陂蕩多占為田名曰塘田於是
舊為田者始隔絕水出入之地淳熙八年雖因臣僚劄
子有旨令兩浙運司根括而八年之後園畧益甚亡自
今責之知縣不得給據責之縣尉常切巡捕責之監司
常切覺察仍許人告令下之後尚復園畧斷然開掘犯

者論如法從之十二月四日知和州錢之望言歷陽縣
含山縣有麻澧二湖灌溉民田為利甚博乾道二年因
守臣胡昉鑿千秋澗以設險澗既開通而二湖之水始
洩入江積十餘年湖水日淺灌溉之利遂廢今欲於千
秋置斗門以防湖水之洩遇大浸則啓之以出外遇旱
暵則用之以瀦水俾二湖之浸如初又不妨千秋澗之
險從之二十二日知明州楊綱言定海縣崇邱鄉南北
二港總計二萬四千六百餘丈日就湮塞本縣丞趙師
程勸諭人戶各據食利併力開掘皆已畢工欲行推賞
宰執進呈上曰且令提舉官覈實俟來秋見其利方可
推賞十一年正月十一日詔浙東提舉司將開掘過

白馬湖為田去處並置立版榜每季檢舉曉示人戶日

後不得再有侵占仍仰本司常察覺察毋致違犯八月

五日詔浙西諸路州府各將管下舊來園田去處明立

標記仍出榜曉諭官民戶今後不得於標記外再有圓

裏如敢違戾具名申取朝廷指揮仰漕臣常切覺察以

書門下省檢會淳熙十年四月九日臣僚奏將浙西諸

州豪宗大姓園裏湖波塘斷然開掘緣有暗置未盡

訪聞日來尚多十一月三日詔向來趙善志所修海鹽

縣堰開外劉侯修華亭縣塘堰令劉穎親往相視目今

有無衝決損壞并本州去年所修水利於今年有無實

被灌溉田畝及未盡去處開具聞奏浙西提舉劉穎言

一相視海鹽縣所開河五處雖得深濬可以蓄水其

入深田畝全藉支港分引水勢灌溉稻苗緣何仰開濬
既深支港高仰每遇雨澤其水傾入大河無所儲停臣
七月間因措置鹽場到縣其時雨多水漲與田相平故
得一例全廢目今止是大河有水支港乾淺若他日關
雨必至旱涸衆議皆欲開濬除已委官措置趁農隙興
工開濬此役重大乞量支錢米以為犒賜戶部勘當乞
行其犒賜錢米從本司措置量行支散一相視得海鹽
縣白馬廟至縣東二十里地屬沙腰鹽場其地卑下潮
水見行衝決數中有岡門三條洗滌日漸深廣鹹水將
及民田人一二里內創置塘岸一條限隔鹽場若從官
司出備錢物置買村料其費不多戶部勘會乞下浙西
提舉司計科工費具

諸實文
狀供申

一相視得華亭縣澱山湖闊四十里餘所以諸

泄九鄉之水近歲被人戶妄作沙壅經官佃買修築岸

塍圍裹成田計二萬餘畝以此北鄉之田遇水無處通

泄遇旱亦無由取水灌溉乞下有司詳度施行戶部勘

浙西提舉司更切委官審實如係妄作沙壅色占湖面去歲即仰照條開掘施行一照對華亭

縣自築運港塘堰張汪達偃守臣丘憲奏其諸不可無

官巡視修葺乞移秀州城下杉青閘官至彼監管專以

監新汪堰為名遂於亭林寶雲寺作廨宇招堰兵五十

人充役向來運港堰外二十里尚通海潮魚亦未曾築

塘汪堰岸委合在亭林監管今來運港堰外二十里並

已潮泥淤塞塘岸更不須修築却合照管張汪達堰岸

等處而相去乃在二三里外委是不便今欲移就張汪連
堰居止不惟於往巡視山塘汪岸一帶便近兼張汪連
堰鹽船經過多於彼處停泊等候潮汛未免衆私出賣
若得偃官在彼亦可稽察私販乞下本州畧與創立廨
舍本司亦當少助其費本處堰兵衣糧州縣視為閑慢
不以時得往往怠慢不切向公戶部勘當乞下浙西提
舉司將新汪堰鹽官移
就張汪堰居止其堰兵衣糧
行下本州按月支給一照對華亭縣塘岸西綿亘
七十里餘所管堰兵不多每遇修葺全藉食利人戶以
為所築堤岸止是沙土每歲未免少有坍塌官司役用
人戶若遇豐歲口食稍給固自無害設有饑歉恐難徭
使今踏逐到運港堰外舊汪二十里目今潮泥填塞生

出蘆柴約歲可得柴三萬餘束若以一半為看管採斫
工力之費外歲可得錢三數百千既係官塘地段却與

民間全無交涉若令丞尉拘束更行踏逐添助足可賠

給支用

戶部勘當乞下浙西提舉司得踏逐到前項柴地如委係官塘地段不係民間產業今從今來

奏請事理拘收入

常平施行從之 十二月二十六日進呈知太平州陳

發奏修圩畢工已行具奏躬親遍視驗實今到圩上見

得元水決破大埂成深潭處一百三十一丈圩脚見闊

七尺面闊二丈高一丈三尺其幫築元水齧蝕見湖大

埂凡二萬五千一百三十四丈五尺其幫築元水決破

及齧蝕子埂凡一萬五千八百三十七丈比舊埂面有

增闊二丈至六尺埂脚有增闊三尺至八尺高有增三

寸至五寸至舊埂脚又增築一丈至二丈並皆修築堅
實委堰久遠臣昨已將防護圩岸約束刊碑分植在圩
曉示竊慮畢築之後過往路人及牛羊放牧恣有踐踏
頗毀分責巡尉各據地界每五日一次點檢十日一次
申州府幾常有覺察不致因循隳壞上曰陳騷與集英
殿修撰 十二年正月五日戶部言明州申鄞縣東錢
湖蓄積澗水溉田三十餘畝昨緣茭草延蔓侵耗湖
水昨奉旨支降錢米開淘茭葑堆積沿湖山灣湖濶去
處遂成葑地先係資教院僧立利承佃茲墾成田三百
餘畝近有人戶爭佃承提舉常平司行下本州出榜別
召人增租承佃蓋緣東錢湖積水灌漑定海鄞縣七鄉

民田竊人戶以增租承佃為名填壅增廣有妨積水乞
將上件沿湖新地不許人戶請佃仍舊開掘為湖庶免
向後湮塞之患詔勾昌泰躬親前去相視開掘二月二
十一日詔從事郎徽州休寧縣丞譚次山迪功郎池州

貴池縣尉趙炳從政郎寧國府宣城縣丞陳豪各循一

資

以江東提舉張押言等奏故有是命

四月三日宰執進

呈戶部勘當知鎮江府耿秉奏遇亢旱聽民車河水上
曰河水豈可不令百姓灌田王淮等奏尋常人使來時
恐水淺所以不聽人戶車水上曰稼穡事大可依耿秉
所請十月四日知臨安府張杓言竊見本府每遇大雨
四山之間所積糞壤衝突而下難行措置增添海子深

閘溝渠創置鐵憲差委使臣等往來尋視總遇填積旋
即除去躬行督促不敢少懈常恐或有所未至倘更本
府憚於支費稍不任責則數月之間使可填塞臣照得
元祐五年守臣蘇軾申請開西湖置一內一項乞將西
湖新舊菱蕩課利錢盡送錢塘尉司收管以備逐年開
葑撩淺如敢別用並科違制又如有菱葑不治即申吏
部理為遺闕臣今欲勸此二說先儲工力之費將本府
合得湖塘等錢六項每年共計錢二千九百餘貫專置
赤厯撥充挑撩湖河之用如別將支使並科以違制之
罪却分委本府正任通判二員一則點檢城內外河道
一則點檢西河更以巡河巡湖為名城內道則委之排

司公
事當
切點
撥開
撥替
日

岸并逐地分兵官江浦口河則委之城東巡檢修江監
開官西湖則委之錢塘縣尉城西巡檢日後差注並亡
於階衙中帶入每歲委轉運司覈視有無湮塞以為殿
最從運司保明批書責既有歸人必盡力工費既儲易
於辦集誠為無窮之利從之 十三年正月二十六日

詔承事郎臨江軍新塗縣丞梁克俊轉一官文林郎臨

江軍新喻縣丞王必簡循兩資承奉郎贛州興國縣丞

劉伋與減三年磨勘

以江西轉運提舉司言克俊等十
與修陂塘乞加推賞故有是命十

二月十六日知太平州張子顏言昨奉聖訓圩田候農

隙每歲一往點檢去年已嘗具奏前往逐圩看視畢即

今復是農隙除已行下管屬三縣將官私圩埂照應逐

年體例趁時增築令措置自淳熙十三年冬為始每歲
俟修官埂畢日勸諭圩官專長部集食利人夫與築合
圩元來舊小圍埂將來或有損闕去處其害及一小圍
其他諸圍自可保守已行呼集圩官勸諭下鄉部集人
夫增修官埂畢日併工與築內埂兼蕪湖縣官修圩內
間有元來舊埂去處已行勸諭興修以備向去梅夏雨
水欲照前項累降指揮親往圩上相視點檢及照對諸
圩從來不曾開治圩內溝濠今因修築小圍就行勸諭
農民浚治水道從之 十四年七月十九日詔宣教郎

知秀州華亭縣劉璧特轉一官候任滿赴都堂審察

西提舉羅點言華亭縣旱河流斷絕璧躬行村落相視水利有青龍江可通湖水壅塞已久壁糾集民夫開浚

救漑民田委是利便八月二日詔修職郎秀州華亭縣尉徐昭特循一資以兩浙轉運司言昭與知縣劉璧協力興建水利乞量加推賞故有是命十五年十月四日知湖州趙思言湖州寔瀕太湖並湖有堤為之限制且例二十七浦湊引導湖水以溉民田因各建斗門以為蓄泄之所視旱潦為之啓閉去歲之旱高下之田俱失需漑專委官吏訪求遺迹開濬浦湊不數日間湖水通徹遠近俱獲其利而於斗門因加整葺乞詔守臣逐歲差官親詣湖堤通行相視開濬浦湊治斗門庶幾永久從之

食貨志

淳熙十六年五月五日知嚴州錢聞詩言本州

東城下塲

大注湖水入城渚三小湖與外溪水會于龍

津橋下

州治轉東南入江居民侵塞為屋為園者半

臣委曲諭侵塞之家皆願還官如舊界今一壕自湖迄

東江凡四里通流無碍又念外溪沙石易積不三二年

間淤塞水溢恐復為湖害今浚湖官就畚湖土填築堤

岸得地百餘丈造蓋三十六家募債賃直三歲計得千

緡可以浚溪湖已委建德縣尉日掠每月解本州常平

庫寄祿乞行下本路常平司時與檢點每三歲令守臣
以其錢和雇人夫浚溪如潮塞亦浚或有用餘之錢量
犒重役官吏從之六月七日浙東提舉袁詵友言本路
管下州縣田畝每歲易於告旱往往皆因河渠陂塘久
不開浚斗門堰閘失於修建以致不能蓄水一遇水旱
禾稼即有損傷內有管下台州臨海縣明州鄞縣紹興
府上虞縣三處開淘河湮建置堰閘斗門各已畢工其
紹興府上虞縣運河一帶自梁湖堰至通明堰計三十
五里本縣先乞裨撥塘岸次乞置立減水石碓已勸諭
三鄉上戶均出椿蔭用工裨撥塘岸今並已堅固所有
合置減水石碓恐妨農務乞候農隙興建從之 光宗

紹熙二年七月二十二日詔守令凡到任半年之後具
所部有無水源壅塞合行開修去處次第申聞任滿之
日亦具已興修過水利圖畫繳進擇其勞効著明功垂
久利者特與推賞以激勸之據臣僚請也 三年十一
月五日知潼州府范仲藝言東南二江環蹙城郭近江
隄岸歲久頽壞雖曾措置修築未兩年間又值大水悉
皆漂壞自後節次相視修築南江五堤擇城郭疏導東
山古渠以分水勢開敞府北山路以便避水人民別建
城東城南兩處木橋以防漲潦漂壞又詢訪東江水脉
元在東山普慧寺下旁山而行見得東江之水元旁東
山安流以行只緣江口壅塞久不淘濬江心土隄常漏

湍水漲潦之際南江合怒因而回流吹損城郭今於普
慧寺下疏開古來江道三百丈有奇并於上流漏水灘
上疊石堰水分送水脉令復傍山而行並已畢工合所
築五座長堤并開道東山下石渠若遂歲常加增修使
兩江之水久遠循山而行則一城之憂遂可永息已目
朝廷行下本府委自守臣任責逐年於係省錢內起時
收買竹木雇募人夫檢舉修葺不令廢填從之 四年
八月十二日知太平州葉翥言本州所管當塗蕪湖繁
昌三縣並低接江湖圩田十居八九皆是就近湖澤低
淺去歲築圍成埂便行布種每遇大水平分江湖水漲
衝突岸埂即時破決顆粒不收近一二十年以來官司

出錢每於農隙之際鳩集圩戶增築岸埂高如城壁種
植蘆葦以圍岸脚今措置欲於圩田之內舊有過水小
溝去處開濬深闊就用其土增築滕岸亦令高廣厚實
以為裏濠可為車戽出之入地其間項畝廣袤或無舊
溝亦皆創新為之必使一圩之間遇水可以儲蓄遇旱可
以灌溉欲先於當塗縣所管官圩五十五所之內先開
濬一二圩溝港使之丈尺深闊可以納水已於本州去
年州用米內取撥米三千石趙積到錢一千貫專充修
圩使用先於今冬農隙雇集食利圩夫均行開通水壕
田溝且逐旋興修一兩圩寬作三年庶使州郡接續成
功永為久利今別行開濬大壕以闊五尺深一丈小溝

以闊二丈深七尺為約及兩岸田塍亦高三四尺脚闊
四五尺未免用過人戶田產開修欲候收割之後先欠
差官於合修溝岸去處打量係是何人田產所用過步
畝若干總見數目以時估價直細計錢數於諸圩衆戶
有田之家均敷價錢給還所合差官監督之役分頭管
幹只就本州選擇見任官逐時興修詔本州守臣將葉
蕭椿管下錢米修圩接續措置逐時興修以防水患
紹熙五年九月二十七日司農卿兼知臨安府蔡戡兩
浙轉運判官黃黼言餘杭縣去行在四十五里地勢最
下當天目群水之衝每遇霖雨水勢暴漲即高尋丈故
隄防之設比他邑為重不幸一決則邑不可居田不可

耕其害浸淫於臨安府湖秀三州六縣今歲八月水漲湖決約計四十六所共五百餘丈既欲修治必須沿湖幫廣舊堤填築敗岸合於湖內取土紹興初南湖為孽生馬監馬不蕃息監遂隨隳廢而湖有蘆葦芟芟鵝魚之利至今監據其利凡民間下湖採取必納錢買牌違者有禁今來馬監既已久廢則兩湖合還本縣廢幾可於湖內取土每歲築岸浚湖為本縣悠久之利乞降旨撥南北兩湖歸還本縣從便取土修築隄岸開浚湖港派連天目旁通裏河潦則瀦水旱則灌田以為三州六縣之利臨安府轉運司欲分抱採取買牌課利入馬監申發

寧宗慶元元年十月十一日新知通州李楫言乞

行下諸道每於農隙專令通判嚴督所屬縣丞躬行阡陌博訪父老應舊條溝澮及陂塘去處稍有堙趣使修膳務要深闊或有水利廣袤工費浩濶即申監司別委官相視量給錢米如法疏治毋致減裂仍勅監司察倖丞之勤惰以為殿最異時非但亢陽有備或遇淫潦而水有所歸亦不致泛浸之患實經久之利便從之 二

年八月二日戶部尚書袁詒友侍郎張抑言近年以來湖西諸郡圍田之利既行而陂塘淹漬皆變為田年歲既深圍田日廣曩日瀦水之地百不一存水無所瀦旱無所取雨則易潦晴則易旱者皆四田有以致之也今湖西鄉落圍田相望皆千百畝陂塘淹漬悉為田疇有

有水則無地之可瀦有旱則無水之可辟易水易旱歲
歲益甚今不嚴為之禁將不數年水旱易見又有甚於
今日無復有稔歲矣乞下瀾西提舉司將諸郡管下縣
分委各縣清彊佐官取索簿熙十一年內立碑標記園
田簿籍照籍及碑內四至親到地頭著實審究畫定某
鄉某村其舊田增園者有若干畝及新創園畧者有若
干畝結罪具申提舉司併行籍記若盡行開拓復恐祖
種者有失業之患今本司嚴立賞榜過於諸州縣城郭
鄉村散榜曉諭自後輒敢將陂塘淹瀆等應干瀦水之
虞增園舊田及創新園田并雖係舊園之田如已經浸
沒或圍岸已倒者不得再行修園上件三項立賞錢一

千貫如有違犯許諸邑人赴提舉司陳告仰追犯人根
勘指實即以所圍田委官日下盡掘並行沒官賞錢先
以常平錢代支犯人以違制論不以陰贖監銅追賞仍
令提舉司每歲於秋成後檢舉今來指揮申嚴錢勝過
行曉諭毋致久遠視為虛文從之中書門下省言乞行
下浙西提舉司令從實契勘如舊圍田本係經界字號
及自經界後來常年得執止因去年被水浸沒或圍岸
已倒如不妨眾共水利及曾有石碑標記去處許令修
築如舊圍之田有累年積水已係眾共水利及自來不
曾有石碑標記去處雖係曾經紹興十三年經界立定
字號不許援引今來指揮再行修圍如有違犯自依已

降指揮勘斷追賞仰本司令所委官分明區別不得令
豪強形勢之家並緣修圍有妨水利常切遵守詔令戶
部行下浙西提舉司照應 三年六月十一日淮東提
舉王寧言昨者奉旨開濬高郵軍至楚州鹽城縣并修
築一帶堤岸皆已畢工今斟酌措置斗門石碶通大河
港所以殺水勢之衝決故去水速而所置稀函管通小
溝港所以節水勢之高下故去水遠而所置密除鹽城
縣係上流止有石碶一座即無斗門函管外高郵興化
兩縣共函管斗門^上四座石碶止七座却管函管四十四
座並係紹興五年所修置內石碶已是高固不必移改
獨斗門函管視新開河底尚有低一尺五寸者乃是當

來修置之初設為此弊却欲暗竊運河之水以濟其私
甚失本意今斟酌水勢於斗門之外視新開河底以四
尺為釐^別砌水若登及四尺則流而入於斗門於函管之
外視新開河底以三尺五寸為則釐^別水若登及三尺五
寸則流而入于函管其制悉徹石礎而差小焉大率水
小溢則先放^通函管水浸溢則兼放斗門水大溢則併放
石礎^必次第^通溢池及得其平尚慮頑民猶有私意不放
水則^通溢池輒行毀掘則為公私之害欲乞分委地分巡
尉每月一巡視仍委知縣每季一點檢如有毀掘去處
即申本司追斷仍與登時修築^整苟或憑蔽毀有損壞從
本司覺察責罰紹熙五年所修函管不能盡復其舊是

致人戶續有陳乞興修者今盡行根刷舊有函管未復
去處共二十座並與興修務令均一次乞令逐縣每年
冬收成畢日檢舉勸率挑撩無淺淤如有怠惰不從勸
率之人即行懲治貴得接續不治成為久遠之利從之
寧宗嘉泰元年九月四日中書門下省言檢會已降指
揮訪聞浙西州郡圍田不已日侵水利為害匪輕雖累
有指揮築戩官吏奉行不愛遂至全無忌憚可選差職
事官二員專一措置自淳熙十一年立石碑之後不以
官民戶應輒有圍裹者候秋割了日限兩月盡行開掘
務在必行無為文具詔差大理司直留佑賢宗正寺主
簿李澄限半月內起發仍各具已開掘過數目申尚書

省十月四日臣僚言伏見宮陵之山俯鑑湖為形勢今鑑湖為姦人侵耕包占日就淺狹忽遇天旱乾涸無餘既於宮陵形勢未便又於會稽山陰兩縣俱失灌溉民田害莫大焉嘗推究本原有姦人規圖管莊之利將此侵湖田畝入為慈福宮延祥觀莊田姦人因此侵碑外低窪之地盡行包占為田並無忌憚臣子為是延祥之田莫敢輕議今乃撥入修內司矣今湖面日蹙天久不雨徒步可行不惟元來食湖之田被害而日後侵之田田亦例失灌溉矣竊聞淤田微利歲入修內司不及萬緡朝廷視此不啻如太倉之稊米必不靳惜今乃使此郡兩邑民田每歲苦旱以致上勤宵旰指康賑濟減放

秋苗所損不知幾萬錢而姦人占據淤田所入大槩有
名無實適足以廢飲修內司管莊軍糈食爾今縱未能
盡復歷治平以前舊跡如隆興間吳芾所奏碑外之田
與今日修內司元係侵湖之田豈有不可復而為湖者
乞委自紹興府同本路提刑主管河渠司且將修內司
田凡係侵包東西兩湖石碑外低窪淤土為之者盡廢
為湖不得耕種趁此農隙之時限日開掘以俟朝廷委
官覈實毋為文具仍俟開畢之後著令每歲委通判一
員巡視有無再行侵已保明具申臺省照會如再盜種
之人則乞如治平間臣僚所議拔其苗責其力以復湖
重其罰庶使越人田畝不憂每歲之災傷宮寢諸陵稍

復平湖之形勝實為公私利便從之十二月十四日吏
部尚書兼實錄院修撰兼侍講袁詒友言竊見比頒詔
旨以浙西圍田之害荒廢水利遣二使者親往措置盡
行開掘命下之日識者交慶今開掘之利竊聞十竟七
八然議者猶有遠慮蓋今不預為必行之法則恐歲復
一歲人情易玩法久易廢官司不能禁戢約束不能詳
備則恐今日圍田已壞者又復漸圍於後日矣此不可
不慮也今之行下將每州諸縣內令鄉所掘圍田並行
逐縣置籍凡所掘某人圍田計若干畝坐落四至並田
主姓名並行抄上如法印記付各縣知縣牢固掌管其
知縣於衙內帶一點檢圍田事每遇農事方興於三月

四月知縣同縣尉將簿籍親往已掘園田地頭徧行點檢有無姦民再行園裏布種過點檢畢具有無結罪保明申州州申省部所有知縣每考及任兩批書並於印紙上批鑿有無再行園裏分明批上仍行下提刑司照措置園田所已置開掘諸縣內園田簿籍依樣抄錄一本存留提刑司每遇春夏之交抽摘諸州內或下縣或兩縣互差有心力官前去對籍親到鄉分審點已開掘去處結罪保明具有無再行園裏申提刑司提刑司再行結罪保明備申省部每三年三月內從朝廷取旨選差職事官兩員分往浙西諸州點檢審視各州知通專一遵守朝廷行下應干束約務在必行仍委臺諫常切

覺察彈奏庶幾法以不行人無輕玩所在水利永助豐
登從之 二年二月十四日大理司直留佑賢宗正寺
主簿李澄條具到園田利害乞下提舉司將臨安平江
嘉興府湖常州開掘園田戶名數目除曾納錢請買許
將元產地管業別作營生不得園果成田其他白狀作
常平沒官產學糧職田等色請佃者並行追索元給公
據入官毀抹仍嚴飭浙西提舉官及守令今後不得輒
行開請佃公據縣分巡尉並帶舟一巡視園田下教令
所議定禁止刑名修為成法其殿前司草蕩不許將有
管草蕩再行圍築為田及種植菱荷蘆葦如違奏御史
臺覺察具官責產立價低微占據寬闊今來既已開掘

止合照祖額輸納其舛立為田賦稅却合與之減免下
諸州屬縣應論訴園田結局以前填登者並不許受理
截自嘉泰二年正月以後新行填登委是壅塞妨碍水
勢之虞却許行指實陳訴詔從之二月十一日右正言
兼侍講施康年言去歲因夏秋不雨復行乾道之令特
遣使者巡視開掘務在必行蓋欲廣疏灌溉之源預為
水旱之備奈何近屬貴戚之家平日享國家高爵厚祿
貪婪無厭不體九重愛民之心止為一家營私之計公
然投詞奏煩朝廷畧無忌憚且國家行一法一令貴戚
之臣首當遵奉今乃交相符合倡為浮議意欲搖動愚
民傲傲陳訴以沮成法乞嚴飭貴近之家自今後輒有

前來陳狀者臺諫指名奏劾必罰無赦從之六月九日
臣僚言常潤一帶與臨安蘇秀運河相通兩浙州郡向
者以此漕運入於汴京故鎮江為之京口今日自京口
漕運入于行都皆此河也常潤之間舊有名湖水利數
處皆可注之於河又有大江大湖之水可引而入為之
閘堰如江水則有潮汛之候每月遇大汛則開閘放水
入河水及然後下閘如潮水則不拘汛次遇支港關水
則引湖水而入河水有閘則引支港水而入况又有天
雨可及運河安得而涸乎乞專遣提舉常平使者同與
州郡相視置使江湖之水皆入于河以為綱運舟楫之
備雖遇天雨之至常謹閘壩之法但不使河水大溢免

為田疇道路之惠從之 三年二月十一日臣僚言丹
陽練湖回環四十里湖面闊遠蓄水至多固足為旱乾
之備然其壩有二斗門之不固函管之不通是也為今
之計莫若修築斗門開掘函管工用省而惠濟博乞下
鎮江府差官相度疾速條具施行從之十一月十一日
南郊赦文在法湖塘池濞之利與眾共者不得禁止及
請佃承買監司常切覺察如許人請佃承買并犯人糾
劾以聞請佃及買者追地利入官訪聞比年以來縣道
利於賦入違法給佃或作荷塘或作草地容令形勢之
家占據侵奪小民食利自今仰轉運提舉司嚴行措置
約束如州縣奉行法令違戾按劾以聞自後郊祀明堂

赦亦如之 開禧元年四月十八日集英殿修撰知寧
國府沈作賓言本府宣城縣管下有號童家湖者乃徽
州績溪縣廣德軍建平縣二水之所會其勢闊遠政和
間有貴要之家請佃此湖圍成田宣和間因民戶陳詞
遂令開掘依舊成湖至紹興間有淮西總管張瑛者詭
名承佃再築為圩計田一十八頃草場七頃自後每遇
水漲諸圩被害如初至隆興乾道間守臣許尹周樸具
申朝廷遂將童湖圩廢決以息水患至今年深民間又
復節次改易地名挑棟田段經官請佃萬或遂所欲則
漸次築圩被害者衆矣乞明詔三省行下本州常切遵
守毋令人戶妄有請佃圍築以妨水利從之五月十一

日浙西提刑葉萇言近都園田之害朝廷為之專遣使
臨措置開掘比歲以來雖稍多雨無曩時泛溢之憂近
者有訟開掘之不公者頑民皆起僥覲之心陳訴者源
源而未絕乞約束州縣凡各有訟園田者即令當官重
責決配估籍文狀然後送所司究驗虛實如果有契券
碑籍歲月明白即從令丞守碎次第結罪保明申本司
本司再行覈實保明具事因申取指揮施行不得擅自
給與如有虛妄則生以所責之罪若州縣奉行滅裂乞
賜加責罰下本司以憑遵守施行從之 嘉定二年十
二月四日臣僚言臣聞浙右號為澤國松江太湖控引
灌溉且無旱乾之憂而比年以來未嘗患水而多苦旱

者水利不修而陂塘溝瀆之事不講也浙西之俗惟恃
江湖溪河天造地設自然之水至於陂塘之儲蓄清澮
之開浚一切廢而不講欲函委監司下之郡縣相視水
勢之高下推尋陂塘之埋塞雖小小之溝渠凡利之可
以及民田者悉循行而周視之趁此農隙責立近限申
聞監司以達于朝省然後疏於合用賑糴錢米之內分委
才敏清強之官責以開浚之事募民之無食者役
而食之分團申結如庸雇夫役體例日役若干用錢米
若干皆可稽考民既執役朝夕待哺雖欲不與不可得
也若胥吏或有減尅生以重罪從之三年七月八日
臣僚言題者朝廷分遣使者將奏冊曾經有籍開掘之

田許人戶入米仍舊圍裹已降指揮不許稍有過數竊
聞豪民巨室並緣為姦廣行圍裹殆且加倍又連年亢
旱江湖之濱塗狀旋生囑托胥吏偽造干照或就縣起
立稅租納錢請佃多圍成田又所在水蕩自來止是裁
種芡蘆菱荷之屬不妨瀦水今亦憑籍再圍指揮影射
包占不顧眾戶灌漑之利又牧馬草地自有標定界止
今未收放官與管塘軍兵接受賕騙縱人圍裹以畝計
者動以萬數積日累久展轉侵占重妨水利凡此數者
為害寔廣乞詔浙西提舉常平司照當來續降指揮多
給文牒曉諭官民戶除奏冊有籍曾經開掘之田許令
圍裹外如有遇數包占步田不同難曾經縣起立稅租

及納錢請佃並候秋成之後差委清疆官分往地頭照
元奏耕界丈量步畝分留其餘盡行開掘仍割下殿
前司約束兵官不得擅將草地私給自據與之園畧嚴
立罪賞務在必行每歲專責諸縣縣丞點檢有無創添
圍占田畝申常平司每考書上印紙以憑將來稽考如
此則水勢疏通有所瀦泄實為民田久遠之利從之
五年三月七日臣僚言丹陽練湖舊係瀦水去處間之
父老以為放練湖水一寸可增運河水一尺其利之博
如此向者親往行視四下湖流僅如衣帶中間填淤交
莽彌亘非惟漕渠無倉卒之益而四下田畝亦失車機
之利臣又按中興記事本末言鎮江府呂城夾崗地勢

高仰久不雨則水淺而漕艱兩浙運使向子諲取唐常
損劉晏攷覈狀置斗門二石礎一以復舊迹計度止費
萬緡今本府郡帑頗有餘儲計向來捲江天河之艱使
損數萬緡以為漕運之利異時再值早乾免致倉卒勞
擾亦一方之幸詔令兩浙轉運同鎮江府守臣共同相
度合開浚去處丈尺措置條具申尚書省 六年十二
月十三日臣僚言竊聞浙東之田其旁海者常有海潮
衝蕩之患浙西之田其旁湖者常有霖潦弗泄之憂故
防海潮者在於修築隄岸防水潦者在於疏剔河港乞
戒飭紹興守臣趁此農隙立限了畢所修白洋石塘不
得並緣科擾其餘姚縣八鄉濱海之塘逐急差官相視

修壘土塘以防近患仍照白洋體例一面商議修築石塘以利水久所有浙西蘇湖等處田畝增築外埂侵占官河并於田埂外種植竹篠雜木壅遏水勢者告示鄉保日下令自拆毀伐去其形勢之家不得私意執占如違許人戶陳訴官為相視毀拆若道民所私石橋不得水勢者聽其仍舊其或橫當水衝故障上流出勝州縣許鄉民陳訴改造實為兩浙無窮之利從之 七年七月三日臣僚言竊惟國家駐蹕臨安左江右湖襟帶形勝八九十年生齒繁阜所恃以溉負郭膏腴之田飲闔城內外之人者西湖之利溥哉乾道淳熙之間累降指揮居民不得占圍畧湖面如違以違制論其時守臣遵

奉開過侵碍湖心荷草蕩八萬二千九百餘丈盡復元祐之舊規嘉泰以來權姦用事私欲橫生其欲至於西湖草塘亦復徇情聽民請佃日漸月積種荷之地寢廣而湖面之水愈狹不惟失形勢之壯觀而亦違淳熙之指揮臣嘗畧計臨安府舊蕩四百餘畝每歲增收租錢一千貫有畸以天府財計之夥繁視此千百緡直瑣瑣耳乞行下臨安府西湖水面盡從舊界至嘉定以後續租地段侵占湖面去處並行開拓不許租殖其人戶歲增納租錢盡與蠲除從之 十二年十二月二日臣僚言臨安府鹽官縣日來為海潮衝突沙岸傾坍其事頗異蓋鹽官為邑雖是瀕海相去尚有三十餘里從來初

無海患所以鹽竈頗感課利易登去歲海水泛漲海潮
湍激橫衝沙岸每一潰裂常數十丈日復一日侵入鹵
地蘆洲港清蕩為一垓京畿赤縣審近都城內有二十
五里之塘直通長安之閘上徹臨平下接崇德漕運往
來客舟絡繹兩岸田畝無非沃壤若海水透徹徑入于
塘不惟民田有鹹水滄沒之患而裡河隄岸亦將有潰
決之憂乞下浙西諸司公共相度條具築捺之策截撥
合解上供錢米以為工物之費務使捍堤堅壯土脉充
實從之 十四年六月二十五日詔令葑椿庫於見椿
管度牒內支撥一十二道付慶元府每道作八百貫文
變賣價錢充修砌上水烏金等處堰埧及開掘夾砌道

士堰米賴填工物等使用仍令本府專一委官提督務
在河流通徹砌固(堅經)久利濟仍不得縱令吏胥因
而科擾作弊從本府之請取十二月十七日詔令紹興
府就於椿管米內支撥三千石仍令葑椿庫支撥度牒
七道付本府每道作八百貫文變賣並充開河使用務
在如法開浚經久流通毋致積泥再有淤塞具所用工
役支過錢米帳申尚書省從浙東提刑兼知紹興府汪綱請也十五年
四月五日臣僚言越之鑑湖受溉之田幾半會稽往者
累任帥臣時加浚治故民被其利今官豪侵占殆盡填
淤益狹所餘僅一衣帶水耳興化之木蘭陂始為富人
捐金興築民田萬頃歲飲其澤今醜水之道多為巨室

占塞時或水旱鄉民至有爭水而死者水利之在天下
顧何_地而不可興今遺陂故堰古人之已興修者聽其
湮廢而不修之歛乞下臣此章戒諭州縣應水利所隸
官司每歲躬親相視厚其儲蓄去其壅底罔俾豪強侵
占以妨灌溉歲終則具其興修去處申提舉司委官覈
實以憑賞罰務求實利毋事具文如此溝洫有復修之
政農畝有西成之望從之 十七年二月二日詔令封
樁庫支撥度牒一千道付福州每道作八百貫文會子
變賣價錢貼充開浚西南二湖使用務要審濬流通經
久便民候畢工日具申尚書省

從本州守臣
胡永之請也